



CHINESE
NATIONAL
GEOGRAPHY

www.dili360.com

中国国家地理

玉溪专刊

玉溪：

云南腹心 滇中秘境

主打文章

抚仙湖：红土地上的万顷琉璃

哀牢山中的景观之路

玉溪陶瓷：泥火烧制的世俗画卷

哈尼族：时光酿就自然生存智慧

花腰傣：红河谷里的色彩传奇

温润之城的山水传奇







玉溪

红土琉璃 多彩秘境

这里是云南腹心之地
哀牢山、云贵高原耸峙
珠江、红河两大水系漫散
碧蓝的湖泊群如从天上落下的翡翠
镶嵌在广阔的红土地上
温润的气候、肥沃的土地、丰富的物产……
从史前文明的曙光
到数千年来多民族的汇聚
一代代人们在这片膏腴之地上
创造着美好富足的生活和绚烂的文明
这里有——
绵延的大山
高原、深谷、河流、森林、风光……
特色的民族
古城、古道、史诗、工艺、民俗……
这是一片多彩秘境
待你亲身体验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月刊·1950年1月创刊·每月7日出版

国际标准刊号 / ISSN 1009-6337 国内统一刊号 / CN11-4542/P 广告证 / 京朝工商广字第0036号

编辑出版 / 《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

社址 / 北京市朝阳区安外大屯路甲11号地理科学馆 邮政编码 / 100101

E-mail / cng@cng.com.cn 网址 / www.dili360.com

总机 / (010) 64865566-376 会员热线 / 4006521360

主管 / 中国科学院 主办 /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地理学会

CONSULTANT 顾问

王文澜 冯骥才 孙鸿烈 李乐诗 茹遂初 唐登银
秦大河 黄效文 谭兆璋 薛凤旋 张子扬 刘纪远

科学总指导 / 葛全胜

社长·总编 / 李栓科

执行总编 / 单之蔷

EDITORIAL DEPARTMENT 编辑部

主编 / 单之蔷 (兼)

内容总监 / 刘晶 设计总监 / 介彬 图片总监 / 王彤

资深编辑 / 李志华

编辑 / 高新宇 陈惊鸿 张璇 骆凡 马子雷

李欧 康静 雷东军

特聘编辑 / 刘乾坤

校对 / 陆凤山 李成林

美术编辑 / 李晟 (兼印务) 崔晓琳

图片编辑 / 吴敬 马宏杰 王宁 宋文

地图编辑 / 陈云 王岩

繁体版协调 / 骆凡

英文版主编 / 刘晶 (兼)

英文版编辑 / 李润萍 金畅南

E-mail / bjb@cng.com.cn

传真 / (010) 64842217

行政部 / 江郁 (主任) 吕鑫 刘景欣 孙媛媛 鲁娜 冯文潇

NEW MEDIA DEPARTMENT 新媒体部

总经理 / 才华烨

副总经理 / 闫瑞杰

市场总监 / 李曦

网站主管 / 卢建爽 微信主管 / 杨静 项目主管 / 王威

电话 (010) 64889218 · 64869398

ADVERTISING AGENCY 广告代理

北京全景国家地理广告有限公司

总经理 / 高颖

副总经理 / 黄志鹏 陈辉

客户部 / 邢蕾 史楠 张雨潇 伏亚丽 赵雅靓

策划部 / 乔涵 洪琪 刘秀阳

广告热线 (010) 64848933 · 2007 · 1815

(010) 64865566 · 290 · 289 · 256

传真 (010) 64842066



本刊发行量经BPA国际媒体认证公司认证

中国国家地理·官方客户端

汇聚杂志内容 尊享“随行读、随心读”全新体验
手机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第三方应用市场
搜索“中国国家地理”即可下载安装



中国国家地理·微信订阅号

扫描二维码或搜索微信号“dili360”
关注中国国家地理微信订阅号



中国国家地理·官方微博

扫描二维码或搜索“中国国家地理”
关注中国国家地理官方微博



中国国家地理·手机视频

探索未知世界 寻觅自然奇观
观看方式
安卓手机用户下载“咪咕视频”客户端:
导航>合作专区>中国国家地理
即可安装中国国家地理手机视频客户端
无限精彩 尽在中国国家地理手机视频
观看节目2元/条 包月15元/月 (不含GPRS流量费)



中国国家地理·荣誉

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新闻出版“走出去”先进单位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百强报刊”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中国最美期刊”

中国(武汉)期刊交易博览会组委会



中文报刊海外发行最受海外读者欢迎TOP50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



中国邮政发行报刊百强排行榜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国家百种重点期刊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新中国60年最具影响力的期刊

中国期刊协会



最具品牌传播价值期刊

中国品牌与传播大会



最受广告主青睐的杂志

国新出版物数据调查中心



中国标杆品牌

哥伦比亚新闻评论



中国邮政发行畅销报刊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CIRCULATION AGENCY 发行服务

北京全景地理书刊发行有限公司

总经理 / 李宁

发行部 / 吴超 盛文武 宋丽娟 王洪武 袁荣荣

国内发行 / 北京报刊发行局

订购处 / 全国各地邮局 • 邮发代号 / 2-806

国外发行 /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 代号 / M80

发行热线 (010) 64849250

传真 (010) 64841987

会员热线 (010) 64879277 • 64806269

E-mail / hyb@cng.com.cn

SCIENTIFIC EXPEDITION 科学考察部

陈辉 (主任) 邢悦 陈锐 刘洋

电话 / 传真 (010) 64852136

BRAND EXTENSION 品牌发展

王杰 (主任) 郭晓冬 冯亚楠

电话 / 传真 (010) 64842136

MEDIA & TV CENTER 影视中心

北京全景国家地理影视有限公司

总经理 / 孙钢

电话 (010) 64983156 • 64982153 • 64982142

传真 (010) 64985211

BOOK PUBLISH DEPARTMENT 图书部

北京全景地理书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 陈沂欢

电话 (010) 82842695 • 82845677

传真 (010) 82841175

香港代表处 / 香港全景国家地理传媒有限公司

地址 / 香港湾仔告士打道151号资本中心11楼全层

网址 / <http://hk.dili360.com>

繁体字版

市场合作 / E-mail bd@cng.com.hk

订阅服务 / E-mail cs@cng.com.hk

电话 / 香港 (852) 98066887 大陆 (8620) 87533180

传真 / 香港 (852) 30139084 大陆 (8620) 87533992

制版 / 北京美光制版有限公司

印刷 /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分印点 /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中华商务联合印刷 (广东) 有限公司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玉溪特刊

YUXI SPECIAL ISSUE

主要编写人员

总策划: 杨兴荣

内容统筹: 龚紫山 方勇云 王杰 张正友

项目统筹: 伏亚丽

项目协调: 官朝弼 沈倩楠 白帅

值班编辑: 郭晓冬

撰稿: 何建安 杨雪 赵丽兰 徐明 蔡传斌 范晓 陈泰敏 李旭

编辑: 郭晓冬 冯诗涵 陈婷婷 刘秀阳

图片编辑: 冯亚楠 (兼)

校对: 陆凤山 李成林

设计: 冯亚楠 洪玥

摄影: 张本聪 罗涵 郭建林 李江 赵建彪 金云龙 刘贵能 李卫东

崔永红 耿卫 李伟 黄勘凌 蔡立能 李旭 施锦泉 等

图片除署名外, 均由玉溪市政府新闻办提供

绘图: 傅意凝

地图绘制: 陈云

特别鸣谢:

中共玉溪市委宣传部

本期封面: 抚仙湖

摄影: 赵建彪

版权声明

COPYRIGHT ANNOUNCEMENT

本刊发表的文字、图片、地图、光盘等的版权归《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所有, 未经本社书面许可, 不得为任何目的、以任何形式或手段复制、翻印及传播, 本刊保留一切法律追究的权利。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for any purpose, in any forms or by any means, unauthorized copying, reproduction, hiring public performance and broadcasting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s are prohibited.

特别承诺

本刊凡出现印装差错, 一律由北京华联调换。

地址 /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环北路3号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 / 100176 电话 / 67876655

目录

封面文章

玉溪：云南腹心 多彩秘境

撰文 / 范晓 摄影 / 罗涵 等

玉溪像是一个微缩版的云南，山岭、盆地、湖泊相错相伴，共同演绎出多样、多彩的地理地貌格局。本文中，地质学家范晓从古老岩层的变迁、山盆相间的演进到历史和文脉的流传进行梳理，全景式俯瞰、解读这片云南腹心的多彩秘境。

P6—P11



秘境碧水

抚仙湖

红土地上的万顷琉璃

撰文 / 赵丽兰 徐明
摄影 / 张本聪 等

烟波浩渺的抚仙湖是中国透明度最高的湖泊之一，这座葫芦状的“万顷琉璃”在滇中红土地上呈南北向展开。幽深澄净的湖水之下，一座或属于史前遗迹的古城向后人昭示着远古文明的微光。这里既有自然赋予的优美神秘，也有澄江人共同呵护的安闲生活。

P12—P23



帽天山

抚仙湖畔的远古生命秘密

撰文 / 凌云
摄影 / 张本聪 等

澄江生物化石群是世界上所发现的最古老、保存最好的一个多门类动物化石群。它所保存的软躯体动物生活在5亿年前寒武纪时期的海洋中，今天这些动物构造保存完好，生动再现了远古海洋的壮丽景观和现生动物的原始特征。

P24—P27

凤麓镇

文脉绵长的小城

撰文 / 赵丽兰
摄影 / 李江 等

抚仙湖北侧，卧着一座状若“丹凤衔书”的古镇——凤麓。千年历史上，这座文脉绵长的古镇以其淳风厚土哺育了一代代英杰。行走在老城街巷中，古老的庙宇楼台错落，书卷气与烟火气相互交织，营造出了朴拙安闲的生活氛围。

P28—P31

美好风物

玉溪陶瓷

泥火烧制的世俗画卷

撰文 / 杨雪 陈泰敏 摄影 / 官朝弼 等

高原湖泊是生命的摇篮，孕育了生命繁衍和绚烂。早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玉溪“三湖”周边的先民已开始制作精细陶器。而后，无论是在古滇国，在南诏大理国，还是时至今日，有着神秘而坎坷身世的玉溪陶瓷，却总在一个个最恰当的时机涅槃重生、令世人惊艳。

P46—P67



秘境之山



风景哀牢

哀牢山中的景观之路

撰文 / 何建安
摄影 / 郭建林 等

阳光明媚，天穹蔚蓝，绵延的群山中浮动乳白色晨雾。我们穿行在莽莽的哀牢山间，道路由东北向西南延伸、蜿蜒起伏。这条并不为世人所熟知的景观之路，带我们游走在山水丛林的峡谷间，感受着茶马古道上古人的艰辛顽强，见证了古老土司制度的神秘久远。

P32—P40

茶马古道在玉溪

撰文 / 李旭

茶马古道为玉溪人提供了一个更广大的生存空间，开拓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玉溪人也为迤南路的开通和繁荣，为西南边疆的开拓、巩固和发展，为与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交流和友好往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地理视点

P41

动植物王国

珍贵的物种基因库

撰文 / 何建安
摄影 / 李伟 等

斜贯云南亚热带中部500余公里的哀牢山山脉，处于东南亚热带季风、青藏高原寒流交汇处。这里森林密布，植被覆盖率达85.1%，是一座珍贵而完整的天然物种基因库，是多种动物繁衍生息的家园和南北迁徙的走廊。

P42—P45

多彩民族

哀牢行记

领略垂直分布的民族图谱

撰文 / 何建安

哀牢山是一幅立体的画卷，从山下的坝子水田到山上云雾缭绕的顶峰，多个民族聚居区域自然呈现出垂直分布的现象，恰如气候带和植被带沿着山体在不同海拔上的分布。一次行走，就能感受到别有趣味的多民族风情。

P68—P75

哈尼

时光酿就自然生存智慧

撰文 / 蔡传斌

以层层叠叠梯田而闻名的哈尼族崇拜自然，认为万物有灵，他们的先祖从西北一路迁徙而来，房屋火塘跳动着神圣的火焰，《古歌》在哈尼族的历史空白处流传、昂玛突仪式年年不断、古老棕扇舞在村寨中舞动，豁达超脱的生死哲学世代流传……

P76—P81

花腰傣

红河谷里的色彩传奇

撰文 / 蔡传斌

这支束着彩色腰带的傣族至今仍然较完整地保留着自己的传统文化，他们对山林万物充满了崇敬，“土掌房”中延续着古老的习俗，“赶花街”的盛会则让这支古老的民族在浪漫的气氛中繁衍生息，而别具一格的亮丽服饰使他们成为了红河谷里的色彩传奇。

P82—P87



城市掠影

温润之城的山水传奇

撰文 / 蔡传斌
摄影 / 张本聪 等

俯瞰彩云之南，你会看见这片红土地上镶嵌着一块温润的滇中翡翠——玉溪，这里延续着古滇国、俞元古城的传说，有着“生命起源地”、“花灯之乡”、“云烟之乡”、“聂耳故乡”、“高原水乡”的美誉，正在凭借着新的发展机遇演绎着更加富足安适的城市生活。

P88—P95

玉溪：

云南腹心 多彩秘境

撰文

范晓

摄影

罗涵 等

玉溪像是一个微缩版的云南，山岭、盆地、湖泊相错相伴，共同演绎出多样、多彩的地理地貌格局。本文中，地质学家范晓从古老岩层的变迁、山盆相间的演进到历史和文脉的流传进行梳理，全景式俯瞰、解读这片云南腹心的多彩秘境。

层层梯田沿着山势而下，云海涌动、天光摇落，
组成了美轮美奂的人间胜景。



地貌中蕴含了 地质演化的精彩传奇

玉溪地跨云南中东部的高原区与西部的横断山盆岭区这两大地理地貌单元，地势西北高，东南低，高者如主峰海拔3165.9米的哀牢山，低者如河谷海拔327米的元江河谷，高低起伏的地势之中蕴含着地质时代演进中的跌宕起伏。

玉溪以及云南最古老的岩层在莽莽连绵的哀牢山，其主体由距今26亿年至16亿年之间形成的变质岩构成，但这座山脉却是伴随着青藏高原的抬升，隆起于晚近地质时代。在南北两大板块的强烈碰撞下，青藏地区的地块被向东挤出，在经过被挤压束窄如蜂腰的三江并流区后，挤出

的地块向东南方向散开如裙摆，其中哀牢山为唐古拉山向南分支出的宁静山—云岭—点苍山一派山脉的余脉。虽为余脉，但挟横断山之势，依然巍峨高大。

作为红河上游主干的元江，紧贴哀牢山东坡，沿着红河深大断裂带而行，如巨斧划过大地，成为分隔云南东西两部分的“鸿沟”：元江以西为滇西横断山区，山体走向呈西北向；以东为云贵高原，由于受云南“山”字形构造的影响，山体走向复杂，大体可分为南北向、西北向、东北向及南突的东西向，山体破碎。

地质时代的生命变化在抚仙湖东北岸的澄江帽天山里有着深刻而精彩的体现，这里是全球罕有的能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的古生物化石产地。保存在寒武系地层中距今约5.3亿年的“澄江动物群”，



有 40 多个门类 100 余种化石，几乎包括了今天地球所有现生生物门类的最早演化形式，是世界上仅有的三处最古老的保存有动物软体组织遗迹的化石产地之一，表征了地球“生命大爆发”的最早起点。

湖盆交错、山河掩映 是玉溪最具特色的景观

哀牢山以东的云南高原，以及哀牢山以西的横断山南段，最显著的地貌特征就是盆地与山岭相间交错。形成这种地貌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即地块沿着断裂发生抬升与沉降，山是断块山，盆是断陷盆，山盆相伴，盆地汇水多成湖泊，而且山岭和盆地大都顺着主要断裂的走向，呈近南北延伸的长条状。

云南区域规模最大的断陷湖盆群集中于滇中的昆明、玉溪一带和滇西的丽江、大理、祥云一带。滇中滇池、抚仙湖、杞麓湖、星云湖、阳宗海、异龙湖六大湖泊中，抚仙湖、星云湖、杞麓湖皆在

玉溪境内，阳宗海横跨玉溪的澄江与昆明的宜良。尤其是云南高原最深、蓄水量最大的抚仙湖，水波星灿，云烟浮动。早在明代，才子杨慎便写下“澄江色似碧醍醐，万顷烟波际绿芜”，对抚仙湖的澄碧清澈赞叹不已。

需要指出的是，玉溪境内的湖泊，皆属珠江上游的南盘江水系，与云南其他属金沙江水系、澜沧江水系的湖泊相比，具有不同的地理格局。

这些湖泊皆是沿近南北走向的断层而成的断陷湖，这些断层为地震活动带。但人们无须为此谈“震”色变，在人类生存的岁月中，破坏性强震毕竟只是有较长间隔期的短暂事件；另一方面，正是漫长地质时期的地震与断陷，造就了广阔的湖盆平原，成为了自古以来的宜居之地。

这些断陷湖盆的一侧，往往都有壮丽高耸的断块山，如滇池旁之西山，洱海旁之苍山，抚仙湖湖盆东西两侧就是断层崖或断块山地分水岭，呈人字形分布，湖中的天然小岛——孤山就是残留的小断块山。由山向湖，你可以看到断块山—断

山水相依的 旖旎风光

抚仙湖流域属滇中红土高原湖盆区，以高原地貌为主，由于受构造盆地影响，区域内地势周围高、中间低，相对高差大。湖泊东、南、西三面环山，北面与澄江坝子相连，东西两岸山势陡峭，呈东北走向，与构造线基本一致。

绿色大地上的 红色巨龙

从高空俯瞰，红河呈现出的色彩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显得厚重而热烈，由于流经红土区，水体略呈红色，故称“红河”。图中新平境内的红河，正蜿蜒在莽莽苍苍的哀牢群山之间，离开哀牢山后，红河一路向东南方向流下进入越南境内，最终流入南海，下游的红河三角洲是越南北部的的主要经济区域。

摄影 / 张本聪



层崖—山麓沟口洪积扇—湖滨冲积平原—断陷湖盆的完整地貌组合。由此也形成了波光浩渺，山水相映，田园秀丽，山崖峻峭，雄峰屏列的独特景观，既可凭湖眺望，也可登高俯览，多样景观层层递进，极富观赏性。

群山之间的青青稻田

适合种植各种亚热带农作物与经济作物

因气候温润，从河谷平坝地区到哀牢山间，都非常适宜水稻等作物生长，自古以来水稻在玉溪有着广泛的种植，而哈尼族在半山腰上开出的一层层水田更是成为了举世闻名的景观。此外，甘蔗、荔枝、香蕉等热带水果以及豆类、瓜类、辣椒、黄瓜等在冬季早熟的蔬菜的种植，更为当地农业带来了新的增长点。摄影 / 赵建彪



玉溪自古便是滇中腹心的膏腴之地

提到玉溪，人们首先想到的，也许是以“红塔山”、“玉溪”命名的卷烟，这并不错。

气候温暖、阳光充足、土壤适宜的特殊高原环境，使原产于美国弗吉尼亚的优质烟草品种——大金元，在上世纪40年代，由蔡希陶博士引种到云南玉溪后，就好像找到了它的伊甸园，在这里生长得健壮茂盛。金黄油润的烟叶，其色泽、香味、厚薄度都臻于完美，从而使以玉溪领衔的云南，发展成世界上最宜烟草种植的五大产区之一。

但如果你认为玉溪仅以烟草著称，那就大错特错了。这里自古以来便是物产丰饶的土地，有“滇中粮仓”的美誉。

玉溪之名，就是因横贯坝子的州大河河水澄碧透亮、如玉带潺潺流淌在万亩田畴之中，故而得名“玉溪”。这里拥有广阔的湖盆平原，属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大部分地区气候温和湿润，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平均气温在15.6—23.8℃之间，年平均降水量792—943毫米。

23个山间盆地（坝子）遍布全市各地，红土地上173万亩耕地种植着从粮食、蔬菜到花卉等多种作物。海拔1400米以下的亚热带河谷，更是得天独厚、全国少有的“天然温室”，盛产甘蔗、芒果、柑橘、咖啡、芦荟等亚热带作物和冬早蔬菜。



云南地形图

多样化的云南地貌，无论在垂直还是水平方向上，都像是一个复杂的五彩拼盘。云南地形大致分为三个阶梯，第一级是滇西北高原及三江并流区，第二级是滇中一滇东高原，第三级是滇西南一滇南丘陵谷地。玉溪就坐落在滇中区域，境内有哀牢山的莽莽苍苍、有滇东高原的丘陵纵横，也有坝子的肥沃平坦、众多清澈湖水的碧波荡漾。绘图 / 陈云

源远流长、交汇融通 成就滇中文化秘境

从农业的繁盛、聚落的形成、早期文明的曙光、民族的迁徙到商贸的交汇融通，在滇中六湖所在的玉溪坝子上，历史时光中演绎着一出出纷呈的精彩。

这里是云南早期古人类生存繁衍的家园，例如抚仙湖畔的江川甘棠箐旧石器遗址。这里更是湮没了 2000 多年、神秘绚烂的先秦至汉的古滇国文明的摇篮，例如抚仙湖畔的江川李家山遗址，这里出土的牛虎铜案，既是古滇国青铜器的巅峰之作，也是世界罕见的青铜艺术珍品。以滇中六湖为中心的古滇文化、唐宋时期以洱

海为中心的南诏—大理文化，堪称云南古代文化的耀眼双璧。

玉溪恰好处在云南中部的腹心地带，北邻昆明，是滇中通往滇南、滇西南以至越南、老挝、缅甸等地的要冲，历史上是许多民族迁徙的通道，也是诸多族群选择定居的场所。立体变幻的山川湖原，滋生出了依附不同地理环境的、斑斓多样的民族文化。

新平、元江境内的花腰傣，因哀牢山和红河河谷的隔离环境，成为别具一格的傣族分支，他们和其他傣族的习俗一样，喜居于低海拔、滨岸亲水的河谷平坝。哈尼族在元江河谷选择比傣族村落更高的坡地聚居，由此也创造出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梯田耕作方式与景观。虽然目前被列入



哀牢山中，远山巍峨、白云浮动，层叠曲折的水田映着蓝天，绿色、白色、蓝色交织错落，共同构成了一幅色彩浓郁的立体画卷。摄影 / 张本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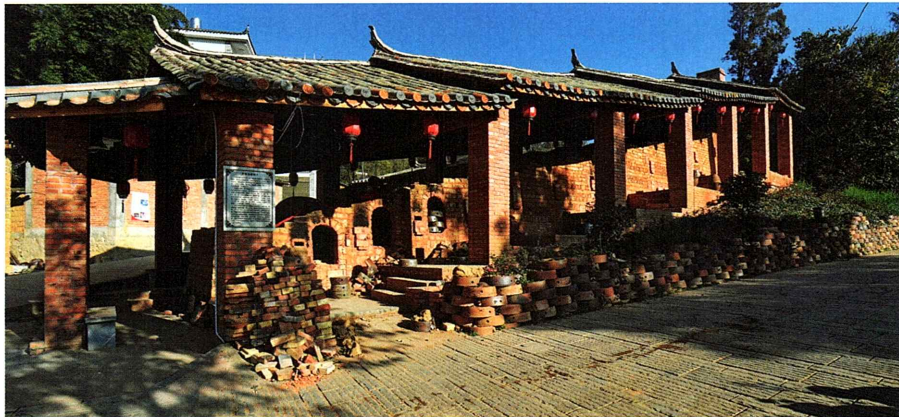
花腰傣服饰

哀牢山下的傣族因其妇女的传统服饰中，用长达丈余特制的彩织锦带缠绕成宽约一尺半的花腰带系在腰部，俗称花腰傣，他们被认为是遗留在哀牢山腹地的古滇国王族后裔。



华宁陶龙窑

明洪武年间，江西景德镇制陶技术传到了玉溪华宁，这里的优质煤矿、陶土和龙潭水让这门传统的制陶工艺得以蓬勃发展，在华宁先后建起了几十个龙窑，主要以生产饭碗、油盐罐、腌菜罐、茶壶、酒杯、花瓶、笔筒等当地百姓家用器皿为主，深受欢迎。也正是这种实用性，才使得制陶工艺在云南得到了发扬和传承。



世界文化遗产的哈尼梯田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境内的元阳等地，但整个哈尼梯田景观带无疑也包括了玉溪境内的元江一带。

玉溪下辖的易门、峨山、新平、元江等县区，是云南彝族的重要聚居区，彝族也是玉溪境内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他们或居于滇中高原海拔较高的山原区，或居于元江河谷两岸的半山区。峨山境内从唐代的彝族嵯峨部落到明清两朝传袭十三世的嵯峨禄氏土司，长达780多年，是玉溪境内较典型的彝族社会与历史的标本。

忽必烈率军征云南，灭大理国，在杞麓湖畔的通海县河西镇曲陀关，设立临安、广西、元江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驻扎重兵。元亡后，曲陀关及周边的蒙古族入集聚于杞麓湖畔的凤山之麓，使这里成为现今云南蒙古族最大的聚居地，并以此建立了兴蒙蒙古族乡。这里的蒙古族自称卡卓，数百年来与当地民族交融，经历了由牧而渔而农的转变，但又存留了蒙古族的语言、服饰以及那达慕等习俗，形成独特的蒙古族卡卓文化。

历史上因商贸、征战、为政等，内地汉族移民也不断进入云南及玉溪，他们多居于湖泊周边的平坝，农耕发达、渔业兴盛、中原文化氛围浓厚，也使湖滨地区名人辈出。凭借富有的陶土、煤等矿藏，以及由内地带入的陶瓷技术，这里还形成了以玉溪窑、华宁陶为代表的独特陶瓷文化，它与遍布玉溪的少数民族陶文化交相辉映。

抚仙湖是云南高原尚未被污染的一泓碧水；红河河谷有着以云南特有的绿孔雀为旗舰物种的多样性生物群落；哀牢山也是尚存有原始森林生态系统的绿色宝库；而千年的茶马古道翻越莽莽哀牢、跨过滚滚元江，串起了一个个古城、古镇、古村。山间湖畔保留着多民族的原生态文化，梯田上回响着淳朴的古歌……玉溪恰如一幅隽永的画卷，值得人们细细欣赏与感受。而如何保护与养育这些自然资源、传承古老多样的历史文化，将是我们面临的考验。■





秘境碧水

云南是中国跨越不同水系和国际河流最多的省份，位于这片红土地上的玉溪更因水源丰沛而被誉为“高原水乡”。玉溪境内的湖泊以“琉璃万顷”的抚仙湖为代表，包括抚仙湖、星云湖、杞麓湖和阳宗海，这些古老清澈的高原断陷湖属于珠江水系；而其境内的元江干流、绿汁江、南盘江及曲江等30多条主要河流则属红河水系。位于峨山中部的总果山和红塔区西部的高鲁山构成了两大水系的分水岭。



玉溪：

湖水眷恋的土地



摄影 / 张本聪

秘境碧水

抚仙湖

红土地上的万顷琉璃

撰文 赵丽兰 徐明

摄影 张本聪 等

烟波浩渺的抚仙湖是中国透明度最高的高原湖泊之一，也是中国第二大深水湖。这座形如倒置葫芦状的“万顷琉璃”在滇中红土地上呈南北向展开。幽深澄净的湖水之下，一座或属于史前遗迹的古城向后人昭示着远古文明的微光；而琉璃万顷的良好生态，更使得神秘的抚仙湖区域成为了人们的游览胜地。这里既有自然赋予的优美神秘，也有澄江人共同呵护的安闲生活。

抚仙湖是云贵高原最清澈的湖

清晨的薄雾散开后，远山的轮廓逐渐变得清晰。秀美的山峰从西面、南面和北面将抚仙湖轻轻地拢在了胸前。在暖风的吹拂下，粼粼水波像铺洒在湖面上的一层

层细碎的蓝水晶，涌向金色的岸边。人们常常以“海天一色”来形容海水跟天空一样地清蓝，而眼前的抚仙湖水，在目之所及的远处，竟也不能同浩阔湛蓝的天空区别开来。

澄江人用“琉璃万顷”来形容抚仙湖的古雅浩荡不可谓不贴切，这座两头宽而中间细的湖泊很像一个不那么“标致”的葫芦。从高处俯瞰这个蓝色的葫芦，它就像是挂在滇中盆地脖颈上的一颗琉璃吊坠，也像一颗镶在盆地里的蓝色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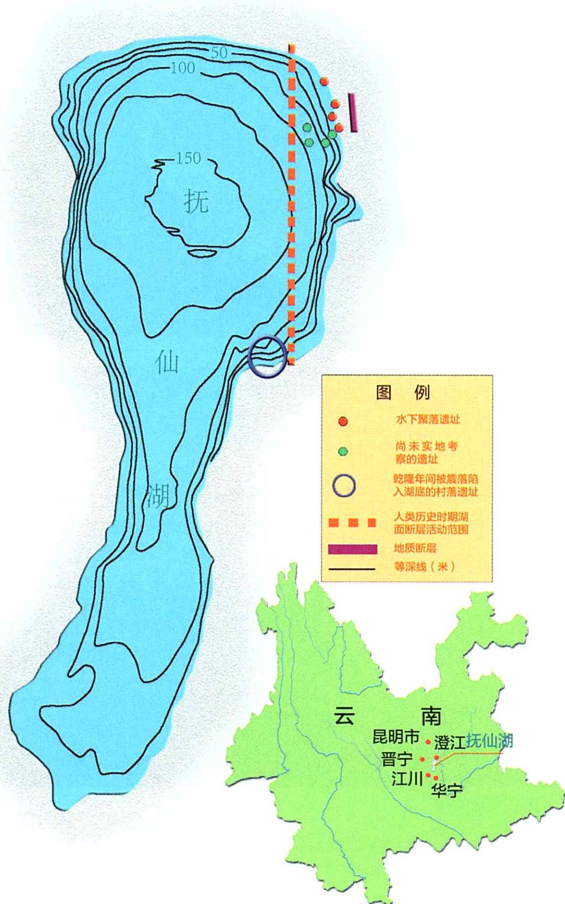
不是每一座湖泊都能呈现出抚仙湖这样清透碧蓝的水色。抚仙湖的清，得益于湖水透明度高。国际上常以这样的一种方法来测量湖水的透明度：拿一个直径为25厘米的白色圆盘，沉入湖中，我们所看到的圆盘下沉的最大深度，就是湖水的透明度。由于先天的优势（如依靠高山融雪补给因而湖中悬浮颗粒物少等）及后天的生态保护，我国透明度高的湖泊，多分布





四面晴岚接远天 湖光潋滟抱城还

抚仙湖自古就有“琉璃万顷”之称,《徐霞客游记》有“滇山惟多土,故多壅流而成海,而流多浑浊,惟抚仙湖最清”的记载。澄清碧蓝的万顷湖水、翠绿欲滴的笔架山、屋舍俨然的村镇构成了抚仙西岸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美好画卷。摄影/李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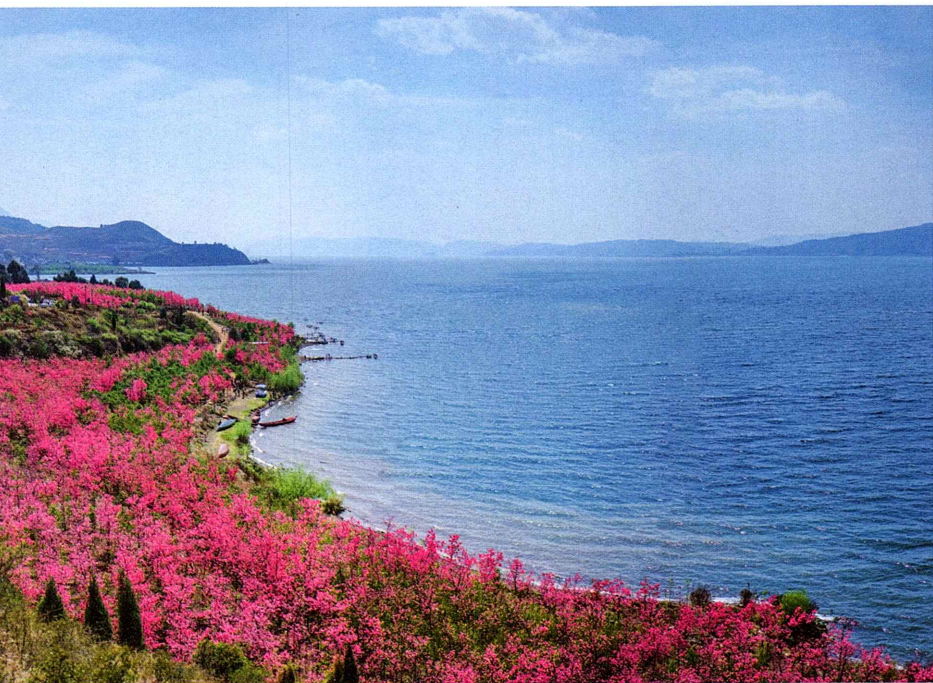


在西部的高原和高山上,而长江和淮河中下游的一些浅水湖,透明度甚至不足 0.1 米。我们眼前云贵高原上的这座抚仙湖,透明度一般在 7 米到 12.5 米之间,是我国内陆淡水湖中水质最好的湖泊之一,居云南省湖泊之最。明末徐霞客游历到抚仙湖,就曾写道:“滇山惟多土,故多壅流成海,而流多浑浊,惟抚仙湖最清。”

风清气朗的时候,抚仙湖面似铺上了一层蓝色的绸衣,天光云影在这层蓝色的衣裳上交织辉映。在人们的印象中,蓝色是属于天空和大海的色彩,我们难以见到蓝色的湖泊。事实上,抚仙湖所呈现出的

抚仙湖断层、古遗址分布图及抚仙湖位置图

抚仙湖位于玉溪市澄江县,它北部宽而深,南部浅而窄,中间收紧。抚仙湖的东北部沉睡着一座或属于史前遗址的“水下古城”。



天空来野鹤 波静跃潜鳞

春风中的抚仙湖是穿着蓝纱裙的沉静少女，在轻烟缭绕的碧山中轻轻摇动着她的花裙裾，为这片碧水蓝天增添了一抹明丽的色彩。一点浓一点淡的青山环抱着淡蓝的湖海，渺渺茫茫，清明浩荡。淡荡的湖光山色既滋养着安闲的澄江人，也吸引着远方的客人前来消解半生尘梦。

微雨过后，湖面上聚起层层薄雾，随着湿润的清风飘进四周的山岚。此时荡漾在湖上，或是行走在山间，如同悠游在浩渺的仙境。

下图摄影 / 李江

这种美丽的蓝色也只有在水深超过5米、透明度高的湖泊前才能看见。当湖水足够深时，它会吸收可见光中偏长波的红色、橙色、黄色、黄绿色，而把紫色、蓝色、浅蓝色、绿色等短波反射到人的眼睛中。因此湖水越深，水色越蓝，而作为中国第二大深水淡水湖，抚仙湖的最深处达到158.9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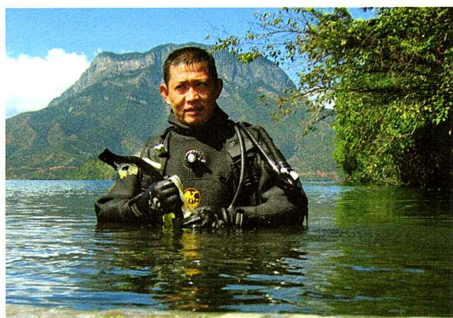
若只有这青天浑同碧水，抚仙湖一带未免有叫人乏味之嫌。而环抱在抚仙湖西、南、北三面一点浓一点淡的青山，正为浩荡的湖面增添了几处清逸的笔墨。抚仙湖西岸是欣赏湖光山色的好去处。西岸的南面是郁郁葱葱的麒麟山，西边是翠丽如画的五指山，北边是状如金钟的尖山。三山雄峻壮逸，既是这幅山水画中的远山背景，也为茫茫然的湖面增添了丰富景致。

西岸最令人称道的风光是“一山一湾”，山是状如古人搁笔之笔架的“笔架山”，湾是勾勒出波浪线的“波息湾”。



笔架山陡崖之下，一条条蜿蜒的小路掩映在浓荫蔽日的古榕树下，这些枝叶如伞盖散开的大榕树，多是“百岁老人”。行人从树荫遮蔽的山间小径拾级而上，目之所至，景色亦随之变换。波息湾三面环山一面临水，三面秀美的山峰是这片广阔湖湾的天然屏障，挡住了大风的侵扰。即使湾外湖面水波涌动，但湖湾内依然风平浪静。

造化出这样一片优美秀丽的湖光山色，大自然很是费了一番工夫。6500万年前，抚仙湖地区在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作用下，逐渐抬升，从海洋演变成为高原；之后受到小江断裂带的影响，这片高原呈南北向断裂凹陷，在滇中沉积盆地中形成了美丽的古滇中海；到了340万年前的新生代晚第三纪，这一区域发生了新的构造运动，断裂加深，滇池、抚仙湖和阳宗海逐步分离；大约在320万年前，古抚仙湖形成；而距今12000年前，湖周山体继续抬升，湖盆深陷，湖水不断加深，形成了深水湖泊，星云湖随之分离成为抚仙湖上游湖泊。现在的抚仙湖则属于南盘江水系，是珠江源头第一大湖，也是云南最深、蓄水量最大的湖泊。



碧水之下的古城秘密

自小在抚仙湖边长大的耿卫，在潜水中发现：抚仙湖北部的湖面之下，遗存着大量有人工加工痕迹的石质建筑。有专家认为，突发的自然灾害如地震、滑坡造成了古城沉没湖底。这种突发的自然灾害带来的悲剧性灾难，令人联想起古罗马因火山喷发而被掩埋的庞培古城。因此，抚仙湖的水下古城又被称作中国的庞培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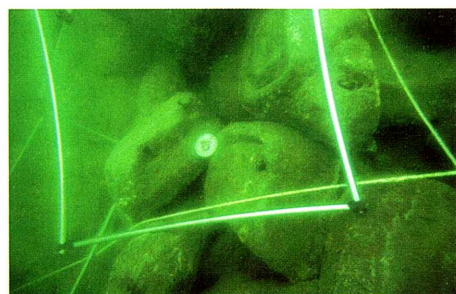
上图、下图 供图 / 耿卫

抚仙湖底隐藏着一个“史前遗址”

抚仙湖所在的玉溪市澄江县境内曾长时间流传着“抚仙湖沉入了一座古代城池”的说法，有人据此说“澄江”原叫“沉江”。

有渔民曾表示在天气晴好的时候偶尔可以看到抚仙湖“水下古城”的墙基显影。渔民称传说中的这处水下遗迹为“石龙”，与它相对的山为石虎山。根据这个古老的传说改编而成的民谣“石龙对石虎，黄金二万五。谁解其中谜，可买澄江半个府”，也一直为澄江人所传唱。但大多数澄江人都未亲眼见过，只拿“水下古城”作一个传说。

1992年，潜水爱好者“水鬼”耿卫在抚仙湖进行潜水活动时，无意中发现湖的东北方沉积着数量巨大、人工痕迹较为明显的石块。通过前后38次的潜水考察，他探测、拍摄了大量的水下录像，并向云南省的相关部门和专家作了汇报。耿卫的





这一发现，正式揭开了抚仙湖水下古城的神秘面纱。

2001年3月，云南省有关部门首次对媒体公布，抚仙湖底确实存在着规模宏大且具有一定城市功能的古建筑群遗址。这一发现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有人猜测这是壮观的滇国古都，也有人认为这是消逝已久的汉代俞元古城。为了揭开抚仙湖的迷雾，玉溪人决定探秘“水下古城”。

2001年6月3日，探秘工作队员在湖底两块青石板之间的黏合物中，发现了一枚

贝壳。贝壳是砌在墙中的物体，据此可以判断它的生长年代应早于或等于古遗址



悠悠一艇破烟微 岛屿空回敛霏霏

抚仙湖南部水面上有一座湖心岛——孤山。这是地质时期留下的小断块山，岛屿面积约6万平方米。它是抚仙湖一带开发最早的景点，岛上绿树荫蔽、凉风习习，间或有亭榭供游客小憩，早有“巍然形胜冠南洲”之誉。如今，湖面上时见白帆点点，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在风浪之中享受着纯净美好的自然风光。

址的建筑时间。后经碳十四检测，那枚贝壳大约生活在距今1750年前，正负不超过100年。此外，探秘工作队员还从湖中打捞出一口陶罐、一块铺在街道上的石板、一些螺壳。专家认为，陶罐古时叫釜，类似今天的锅，是战国时期的文物。石板表面有明显的人工雕琢痕迹，在与其他石板的连接处还带有黏



“生态安全”是抚仙湖的保护神

保护抚仙湖水资源，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作为珠江源头第一大湖，秀美神秘的抚仙湖蓄水量占全省九大高原湖泊总蓄水量的68.3%，占全国淡水湖泊总蓄水量的9.16%，占全国优于Ⅱ类淡水资源总量的50%，是我国最大的深水型淡水湖泊，是玉溪、云南乃至全国重要的战略水资源。抚仙湖水质的好坏，对于滇中地区以及珠江流域生态安全至关重要。

今天人们看到的一泓碧水，其实也经历了生态安全的危机。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口迅速增长，抚仙湖的水质一度下降。2002年因总氮值增加，局部水域甚至出现了蓝藻。生态危机敲响了抚仙湖环境安全的警钟，严峻的现实摆在了世人的面前。

抚仙湖的主要补给水源有大小河流103条，主要河流32条，这些河流的水质对抚仙湖的水体质量无疑起着举足轻重

合物。这种陶罐在滇池周边的考古中也曾出土过。

这之后的十多年间，玉溪市先后4次组织专家学者运用当时最先进的仪器设备对这座水下古城进行了“水下探秘”。2014年，最后一次抚仙湖水下遗址科考取得了非常重大的突破：共寻找、发现、追回了42件（处）由人工使用金属器雕琢的石质文化构件等。这些证据表明，抚仙湖水下有可能是一个史前（约170万—4000年前）遗址。当然，尽管人们对这座中国的“庞培古城”已经有了许多全新的认识，但要最终揭开蒙在抚仙湖水下遗址上的神秘面纱，还需要更多艰苦细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

桥通千嶂碧 溪抱一村幽

图中有着完美高拱的石桥是位于江川县的海门石桥，桥下似玉带的流水名为隔河，是连接抚仙湖与星云湖的唯一河流。



的作用。其中抚仙湖径流区的抚澄河（马料河）、山冲河、马房中沟、马房西沟、洗菜沟、大清沟等 10 条沟河沿岸村庄密集、人口众多、污水排量大，且河水长期直接流入抚仙湖。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加强径流区河道治理，从源头截污是抚仙湖正本清源的有力举措。玉溪市曾多次深入实地，进行调查研究，制定了 10 条入湖河道的治理方案，落实了一河一策的规划。根据“截污、贯通、绿化、加宽、保洁”的河道治理思路和“绿色视廊，生态湿地，休闲通道，达标水体，城乡景观”的目标，玉溪市更采取了重点污染控制、面源污染治理等工程和非工程措施对沟河进行综合治理。

2007 年，云南省颁布了《云南省抚仙湖保护条例》，对抚仙湖的生态治理进行了系统性的规范和约束，并在 2016 年进行了修正。该条例规范了水位高程、管理

体制、违法处罚、发展协调、污染治理方面的内容。玉溪市还先后制定出台了抚仙湖水政、渔政、河道管理、资源保护费征收、生态补偿等一系列配套规范性文件。此外，玉溪市更与中国科学院签署合作协议，就高原深水湖泊研究展开合作，通过共建科研机构，为抚仙湖保护和治理提供科学技术支撑。

“河段长责任制”是玉溪市为了保护好 206.2 亿立方米抚仙湖Ⅰ类水质资源而重点推出的治理方案。“河长们”承担着管河、治河的重大责任，是负责所管河流污染治理的第一责任人，建立了省、市、县、镇、村五级全覆盖的河长责任制管理网络，形成了河道“条条有人管、段段有人护”的目标管理责任制。澄江县更落实了环保一票否决制，依法形成了治河的长效机制；实行河道月检、周检、随机检查等制度，即河长、副河长每月至少巡河一次，段长每周至少巡河一次，镇环建中





澄江水似碧醞醺 万顷烟波际绿芜

晴空丽日下，山水明艳，人间与自然和谐一体。古人之吟咏，今人之所见，还是这片美好的河山，愿此景此境不变。

摄影 / 黄戡凌





自是人生不行乐 鲈莼何必羡江东

抚仙湖的渔民以传统的捕鱼方式为主，他们对这片赖以生存的湖水保持着虔诚的敬畏之心，网眼的大小一直沿着先辈定下来的规矩。事实上，这也是世代代的抚仙湖渔民保持富足生活的秘密。摄影 / 李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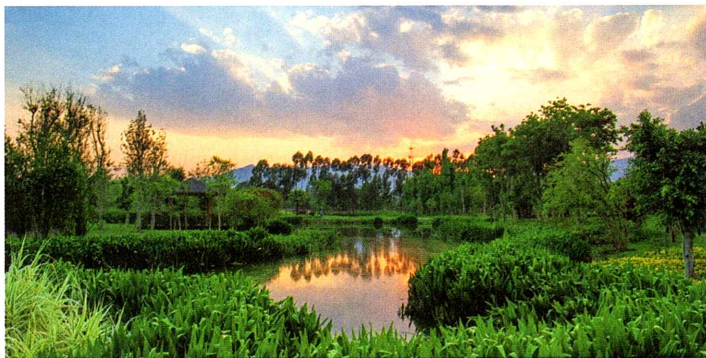


心监管人员随机检查；完善了管护方案、河道办理办法、考核办法，建立了工作台账。

在以上举措之外，澄江县还实施了“四退三还”工程，在抚仙湖一级保护区内，退人、退房、退田、退塘，还湖、还水、还湿地，以有效削减抚仙湖流域污染负荷。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生态红线，是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这个红线不能突破，一旦突破必将危及生态安全、人民生活和国家可持续发展。

玉溪市更对抚仙湖一带的项目开发设立了4条建设红线以坚守抚仙湖一带的生态红线：抚仙湖最高法定蓄水位沿地表向外水平延伸110米范围内禁止新建、扩建或者擅自改建建筑物、构筑物；严格控制从抚仙湖取水，严禁从抚仙湖取水做水景观；做到污水零排放、垃圾无害化、设施景观化。玉溪市还实行了抚仙湖径流区建设项目集体审批制度，用以加强对抚仙



生态湿地公园
摄影 / 金云龙

湖一带项目开发的监管，并对重点建设项目实行周检、月检、季检、半年检和环境监理制。此外，玉溪市政府更加加强对重点行业的环保核查，关闭了抚仙湖径流区原有的20家企业。去年，澄江县又将抚仙湖径流区内的飞机场工业园区调整至径流区外，关闭了冶炼、化工、铝型材、水泥等制造工厂。玉溪市的这一系列举措实现了环境保护、项目开发、村庄环境改善与沿湖居民致富的协调统一。为转变抚仙湖径流区的经济发展方式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们知道，脱离环境保护搞经济发展是“竭泽而渔”，离开经济发展抓环境保护是

万顷平湖一鉴清 谁教皓魄涌波明

夜色中的抚仙湖映着湖畔的山水，也倒映着繁星的光芒。城市的夜生活是人造的白昼，只有远离灯光的干扰才能拍摄出这样绚丽迷人的星轨图，而纯净的空气更是抚仙湖地区良好环境的绝佳体现。

“缘木求鱼”。一定意义上，正确的经济政策就是正确的环境政策，正确的环境政策也是正确的经济政策。为了妥善解决农业农村面临的污染问题，澄江县根据其地理位置、气候条件、自然资源和农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等因素，大力发展蓝莓、荷藕、景观苗木、核桃等高原特色产业，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生态休闲观光农业转变。“十二五”以来，全县累计流转土地15622亩，扶持发展核桃、大樱桃、杨梅、板栗等特色经果林4万余亩，蓝莓3500余亩，景观苗木6500余亩。

经过云南省和玉溪市长期以来高层次、多角度生态治理，目前抚仙湖这座我国最大的深水型淡水湖泊总体水质稳定保持Ⅰ类，符合生态规范的多种产业经济

发展也让沿湖地带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最终实现了“山湖同保、水湖共治、产湖俱兴、城湖相融、人湖和谐”。

大自然将澄清浩渺的抚仙湖慷慨馈赠给了澄江人。千百年来，澄江坝子上的居民以生态发展的眼光守护着这位侧卧在它南面的碧衣仙子。而湖畔良好的生态，更使抚仙湖区域成为了人们休闲游览的胜地，或驾帆船风行水上，或静观潮涨潮落，或品尝鲜美的鱼虾……琉璃万顷的抚仙湖，有“天然图画胜西湖”的自然美好，更有安乐的尘世生活。杨慎说“自是人生不行乐，莼鲈何必羡江东”，诚然也。■



秘境碧水

帽天山

抚仙湖畔的远古生命秘密

撰文 凌云

摄影 张本聪 等

澄江生物化石群是目前所发现的最古老、保存最好的一个多门类动物化石群。它所保存的软躯体动物，生活在亿年前的海洋中，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动物。经过5亿多年的沧桑巨变，这些不同类别的海洋动物软体构造依旧保存完好，生动地再现了寒武纪时期海洋生命的壮丽景观和现生动物的原始特征，为研究地球早期生命起源、演化、生态等理论提供了珍贵的证据。



在距今 5.4 亿年前的寒武纪时期，生命以藻类和菌类等简单的形式存在于海洋之中。而在距今 5.3 亿年前，这些生命突然发生了变化，完成了从单细胞藻类、菌类到多细胞后生动物的演变。此后沧海桑田，这无数生命生长又死去，被埋进深深的海底，经过几万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变化，最终成为古生物化石。

坐落在澄江坝子东面、抚仙湖北方的帽天山，就是集中发现这些古代生物化石的地方。

生命大爆发遗迹 为什么出现在澄江？

地质学家认为，5.3 亿年前地球刚好经历过一次冰期转暖现象的“雪球事件”，相对温暖的气候为这些地球生命大爆发创造了条件。更重要的是，目前发现的寒武纪时期的生物化石大都在当时的赤道附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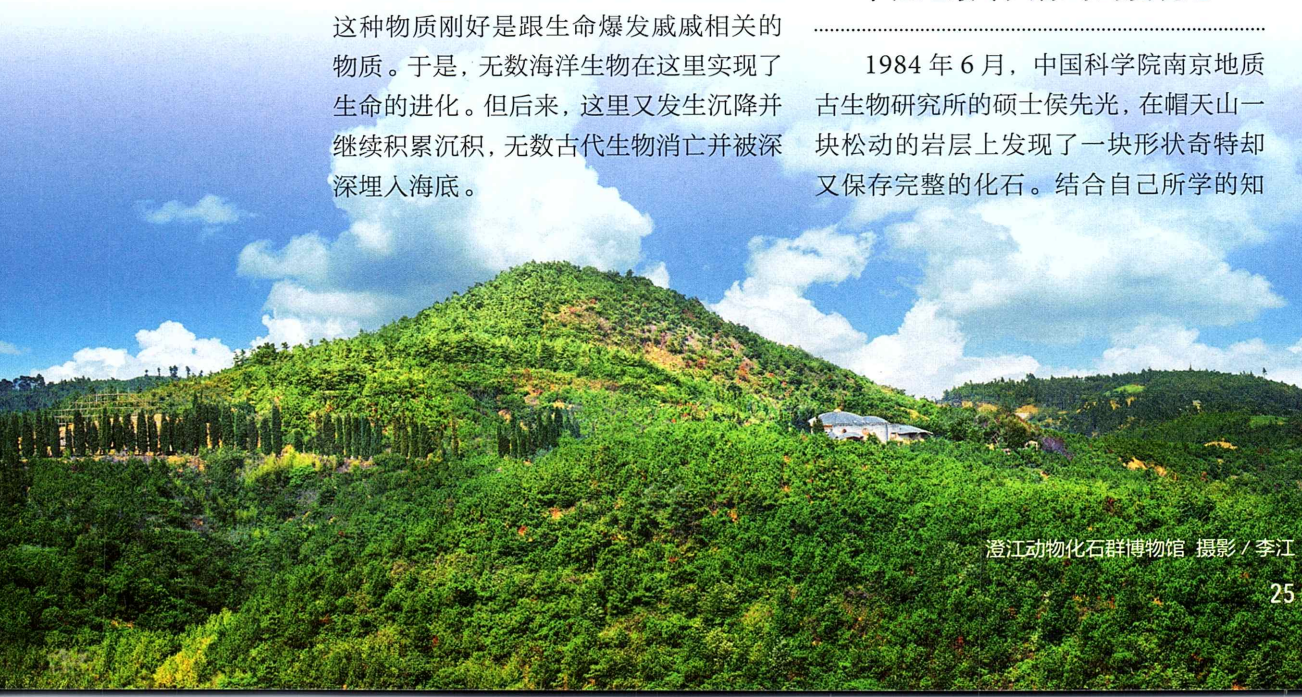
彼时，到处都是汪洋，中国陆地的版图还没有形成，云贵地区还是一片宁静的浅海，如今的抚仙湖和帽天山刚好就在这个区域。这里沉积着大片的含磷地层，而这种物质刚好是跟生命爆发戚戚相关的物质。于是，无数海洋生物在这里实现了生命的进化。但后来，这里又发生沉降并继续积累沉积，无数古代生物消亡并被深深埋入海底。

经过至少几万年甚至几亿年，它们的软体部分腐烂了，骨头、鳍条等坚硬部分的有机质逐步被矿物质所置换，最后变成了化石，汇聚成了举世罕见的化石宝库。到了新生代时期，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使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加速隆起，原来沉积在寒武纪地层之上的部分被陆续剥蚀。随着寒武纪的底层最终露出地面，这些寒武纪时期的生物化石也开始陆续呈现在世人面前。

其实，在 1984 年之前，世界其他国家已经发现了来自寒武纪的化石。比如 1909 年在加拿大发现的、如今已经被列入联合国科学遗址的寒武纪中期的布尔吉斯动物化石群，1947 年在澳大利亚发现的前寒武纪末期的埃迪卡拉动物化石群。这两个化石群的形成时间间隔了 1.1 亿年。而 1984 年发现的澄江动物化石群，在时间跨度上正好处在两个化石群的中间，这一时间段，是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最重要的环节。同时，这三座动物化石群也被称作“地球历史早期生物演化实例的三大奇迹”。

“二十世纪最令人惊奇的发现之一”

1984 年 6 月，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硕士侯先光，在帽天山一块松动的岩层上发现了一块形状奇特却又保存完整的化石。结合自己所学的知





识，侯先光判断这是一块寒武纪早期的无脊椎动物化石。他循迹再找，又找到了好几块化石，后来经过进一步鉴定，侯先光找到的几块化石分别是纳罗虫、腮虾虫和尖峰虫化石。

这一发现如同打开了一扇古生物宝藏的大门，让侯先光欣喜若狂。返回南京后，他与导师张文堂教授撰写了《纳罗虫在亚洲大陆的发现》，并首次在论文中将澄江的动物化石定名为“澄江动物群”。

此后的帽天山迎来了更多的科学家，他们在这里发现了许多从未见过的奇特古生物，他们的研究成果陆续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自然》、《科学》等期刊上发表。5.3亿年前的地球生命曾在寒武纪的云南澄江集体爆发的壮观场景，开始为世界瞩目。

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澄江动物化石群列为“全球地质遗迹东亚优先甲等第四号”。2017年7月澄江动物化石群成功申报为世界自然遗产。这是一个举世罕见的化石宝库，那些精美的软躯体化石，保存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动物类型，这是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看到距今五亿三千万年前的海洋生物世界的真实面貌。

如今发现的澄江动物化石群共有120余种，包括海绵动物、腔肠动物、叶足动物、腕足动物、软体动物、节肢动物、棘皮动物等十多个门类。这意味着，从低等的海绵动

物到高等的动物，几乎所有现生动物们在寒武纪开始不久都已有了各自的代表。更为宝贵的是，澄江动物化石群不仅保存了早寒武世（距今5.3亿年）40多个门类的生物硬体化石，还保存了精美的生物软体印痕化石，这可是十分罕见的地质遗迹。

保存在帽天山里的 远古海洋和生命起源

有了这些震惊世界的发现，云南不久就在澄江的帽天山地区建成了云南“澄江动物化石群”国家地质公园。这个总占地面积18平方公里的地质公园，距离昆明只有52公里。

如今，在澄江动物化石博物馆内，很容易就能看到种类繁多的古生物化石，比如小昆明虫、小细丝海绵、钱包海绵、高足杯虫、先光海葵、藻类、小舌形贝、始虫、微网虫，以及看起来像荆棘丛生的陆生植物棘丛虫和抚仙湖虫等，抚仙湖虫的足分布在身体的上端两侧，下部是肚腹，一节一节的，纹路十分清晰。

而在博物馆内，专家们还根据找到的生物门类，复原了想象中的寒武纪海洋场景，那些已经逝去的个体和已经消散了5.3亿年的海洋全景图，再次鲜活地呈现



了出来，泥沙遍地的海底，是藻类和棘丛虫，上面则是奇虾和抚仙湖虫。各种生物姿态奇特，色彩斑斓，让人称奇。

在奇虾之外，澄江也首次发现了云南虫，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种云南虫被认为是人类远祖。云南虫的身体呈蠕形，最长的也不过6厘米，由于它的头部在化石上不易保存，所以当时被发现时，曾被认为是特殊的蠕虫。后来有研究者发现这种蠕虫有7对腮弓，也就是说，它不仅可以呼吸，还可以把食物留在口腔里，而这些，正是脊索动物的重要特点。于是，研究者提出了“云南虫是脊索动物”的观点，认为云南虫原始的脊索就是脊椎的前身，它身体的神经单元集中在脊索上，肢体的感觉可以通过脊索传到全身，以提高动物控制身体和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对云南虫的研究，被视为生命演化史上的重大突破，也证明了在澄江动物群中蕴涵着脊椎动物的起源。1995年，《纽约时报》曾经针对云南虫的研究，发表过一篇名为《从云南虫到你之路》的文章，文中说：“如果云南虫夭折，动物的中枢神经系统将永远得不到发展，地球将像遥远的月球一样永远寂寞冷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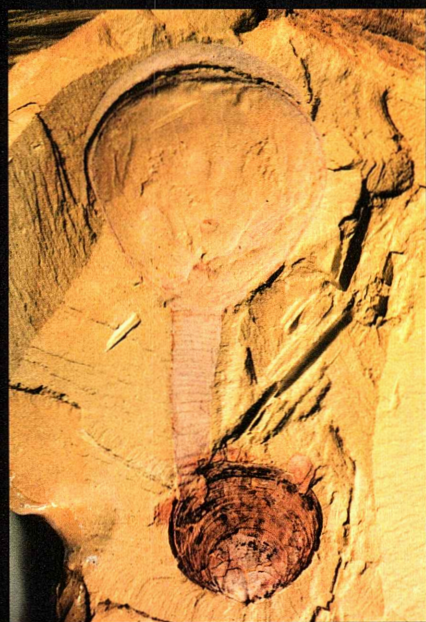
不管这种说法是否确切，在云南澄江的这些重大发现，都是蕴藏在化石中的生命奇迹。对于生活在5.3亿年前的古生物来说，在它们中间，死亡之后能够形成化石的，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并且随着地质运动从深埋的岩层中暴露出来，则更是需要机缘。而澄江，

不仅有可能会拥有这样的机缘，而且收获的是“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时期”的动物化石群，这种古生物史上的奇迹，已经不能简单地用让人震惊来形容了。■

左上图为长足罗哩山虫。它的身体呈细长形，细长的脚上有许多弯曲的爪，或以爬行的方式进行移动，身长可能不超过2厘米，由于在化石附近经常发现许多海绵的化石，推测身上应有海绵附着。

上图为奇丽灰姑娘虫。它由头和躯干组成，头甲呈半圆形，长有一对细长的触须。一对带柄的大眼睛从头部腹侧边缘伸出，躯干约有26节背甲。

下图为纯真滇东贝。纯真滇东贝大部分保存为硬的壳体，无任何软体结构。它的肉茎长而纤细，最长可达16毫米，宽仅0.7毫米。



秘境碧水

凤麓镇

文脉绵长的小城

撰文 赵丽兰

摄影 李江 等

在碧波浩渺的抚仙湖北侧，躺卧着一座状若“丹凤衔书”的凤麓镇。这座文脉绵长的古镇以其淳风厚土哺育了无数英杰，也为人们营造了朴拙安闲的生活氛围。

澄江县城坐落在抚仙湖畔的舞凤山南麓，故名为“凤麓”。

凤麓镇建于明隆庆五年（1571年），其老城以北正街为中轴线，街道笔直，对称规整。凤麓镇的城市布局，遵循了中国古代城市理想的风水格局，站在形似凤凰的舞凤山顶往凤麓镇看，宛若凤凰口衔书本，因此凤麓镇又有“丹凤衔书”的美称。

若将凤麓小镇看作一本打开的书，那么沿着北正街头往南走，就是在凤麓书脊上漫步。市井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这本书里的故事；房屋、树木、庙宇以及活动其中的澄江人，都是故事的书写者。

丹凤衔书：孕育无数澄江先贤

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丹凤衔书”与澄江历史上多位颇有影响的乡贤交相辉映，如吴宏业、赵士麟、李发甲、段琦、罗瑞图等。从《清史稿·列传》中走出来的李发甲就是澄江这本书里不可或缺

的人物。这位康熙年间的举人，官至湖南巡抚，值水灾，借帑银五千两以赈乏，出仓谷以平市价，剔蠹奸，澄清吏治，所至有声，最后因过于辛劳而死于巡抚任上。死后，李发甲得到了康熙皇帝的钦赐：“清廉持身，实心尽责，应得恤典，特赐祭葬。”

澄江县的“李府街”，正是因为李发甲故居在这条街上而得名，这也可以见出李发甲对澄江的影响。今天的李府虽然破旧、杂乱，却依然保留着文化气韵。最有姿态的是李府瓦扉上的一丛丛野草，在清冷的月色下微微晃动着它们轻瘦的身影，为这座百年老宅更添了几缕幽静。

从李府出来，往东走百十米，就来到了这本书的书脊北正街。左转往北，是凤山公园。罗佩金将军的墓即坐落在舞凤山的半山腰。将军墓靠山面湖，墓前的石碑上刻着一副对联：“让贤屈己襟怀壮阔罗天地，驱虏讨袁事业辉煌铸鼎钟。”从凤麓镇走出的罗佩金将军身上有一种凤麓人特有的“二气”。“二气”，在云南俗语中，相当于“憨气”、“傻气”。但罗佩金将军的



这份“二气”当然不是指憨傻之气，而是一份仗义洒脱、大智若愚的浩然之气。因此，罗佩金将军的“二气”也与唐继尧的“福气”、蔡锷的“骨气”、黄毓成的“勇气”共称护国战争的“四气”。世事流转，重新回看百年前的人物是非，一场薄雪可以掩埋一些痕迹，而薄雪化尽时，世界又会以另外的方式显现或重建。罗佩金将军纵然有过失策、失意之时，但秉持操守的将军仍在凤麓镇这本书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灿若霞光的金莲儿女

在距澄江县城约4公里处的旧城村东侧，矗立着一座金莲山。金莲山不高，但它却是玉溪市境内青铜器时代最大的古墓群所在地，据专家考证，该墓葬群始于战国时期，延续至东汉。

金莲山的一座古墓碑上赫然刻着“汉忠臣兴亭侯子李公讳蔚、寿亭侯女关氏三姐之墓”，墓联为“墓近圣人宫，父女相睽只数武；神游荆襄界，魂魄长恨于千秋。”

碑文上所说的兴亭侯，是指南中（汉晋时期对四川南部、贵州西部和云南的称呼）人李恢。他跟随刘备、诸葛亮建立蜀汉政权，并助其平定了南中四郡。根据墓碑刻文来看，其儿子李蔚娶了汉寿亭侯关羽的三女儿为妻，夫妇二人死后合葬在金莲山上。

据说李恢南征，李蔚、关三小姐夫妇随李父来到了家乡。善良美貌的关三小姐能文能武，她协助丈夫经营家业，并热心地教当地妇女织绣女红。关三小姐远离故国，思念家乡之时会倚窗北望，据说金莲山上原有的梳妆台就是她北望家乡的地方。

日落西沉之时，这座小山红光朗映，霞光万丈。当地传说，关三姐死后将她心爱的一颗红宝石随葬在身边，日落的霞光

正是这颗红宝石散发的光芒，这座小山也因其灿若金莲的霞光而得名金莲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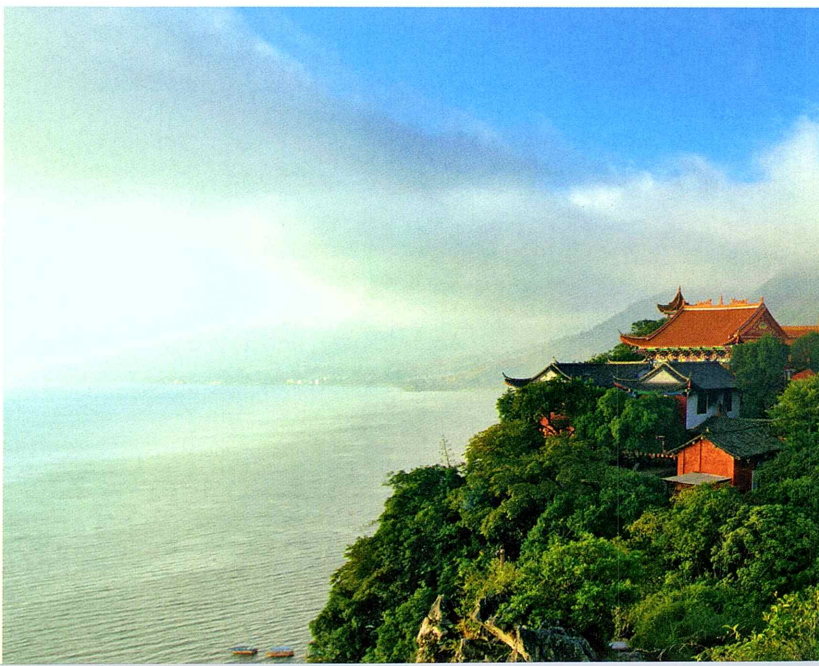
文庙：澄江人的精神庙宇

澄江的文庙、武庙、普福寺和城隍庙等庙宇以及老民居、老店铺等保留在东南门一带。

澄江文庙，坐北向南，整座建筑群由影壁、大门、泮池、三孔石拱桥、棖星门、大成门、大成殿、崇圣祠等组成。殿与殿之间相隔数十米，逐层迭建，均在一条南北向的中轴线上。其大成殿左右两庑和大门两旁设有东西两门，东称“孔门”，西称“义路”。

天空敞开着，燕子在文庙的上空嬉闹盘旋。文庙的院子里种了一棵老桂树，桂花开时，馥郁的香气弥散在整座院落里。若是遇到身体倦怠之时，只消在院子里的石凳上小坐上半天，疲乏困倦就能在桂花香中消解殆尽。

作为建筑，文庙是静止的，但它蕴藉的思想却是流动的。文庙以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为思想核心，搭建起了澄江文化与民俗的筋骨，也为澄江人徜徉于天地智慧搭建了一座精神庙宇和栖居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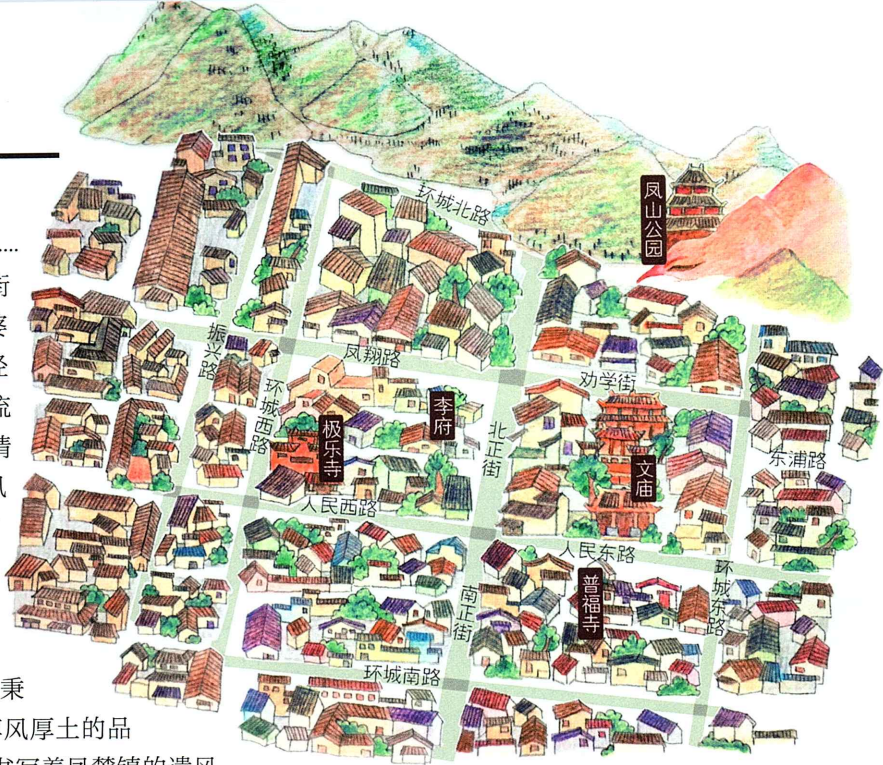


顺任自然的淳美小城

走在凤麓镇的古老街巷间，青苔斑驳、树影婆娑，古屋楼台上，那些曾经的风云英才也曾经驻足流连，望云烟碧水、想家国情怀。无论时光怎么经过，凤麓恰如一本大书，写着古人的传奇、诗书和精神，总是在抚仙湖畔伫立着，留给后人去读。

如今，小镇上的居民秉持了先辈们幽思古意、淳风厚土的品性，以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书写着凤麓镇的遗风。你大可不必担心市井人家的雅与俗、快与慢、仁与慈、悲与欢会惊扰了凤麓镇的书卷气和顺任自然的生活。

千百年来，生活在这方小坝子的人们，在抚仙湖水的滋养下，传承着农耕文明怡然简朴的生活方式：打一口井以饮水，整理田地以种出五谷食粮，太阳出来就播种、插秧、收割、打鱼、挖藕、捣衣……太阳下山就唱灯、喝茶、小酌、博弈、谈天……澄江人以顺乎自然的生活方式吟唱出了一曲动人的田园之歌，诠释了自由安闲的快乐。澄江人也在自由中望见淳美，在朴拙中望见太平。



上图：凤麓镇鸟瞰图。绘图/傅意凝

下图：凤麓镇老城街道笔直，轮廓方整。图上这种棋盘式布局是中国传统城市布局中最为常见的一种。凤麓镇北高南低，北依形似凤凰的舞凤山，南滨碧水万顷的抚仙湖，澄江人在青山碧水之间过着安闲而富足的生活。摄影/刘贵能

斜阳的余晖、屋上的炊烟、窄巷中的叫卖和飘散的食物香气，更为这古老文雅的凤麓镇增添了缕缕烟火气息。在小镇上生活、行走，你能体味到这座交织着书卷气与烟火气的老城的幽雅；离开之后，不经意间，你会回想起这湖畔小镇的月色和月色下清冷的石板路，回想起这小镇的淳美自然。□



哀牢山

莽莽哀牢无尽藏

红河漠沙湾：山萦水绕 风光旖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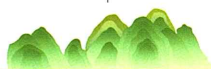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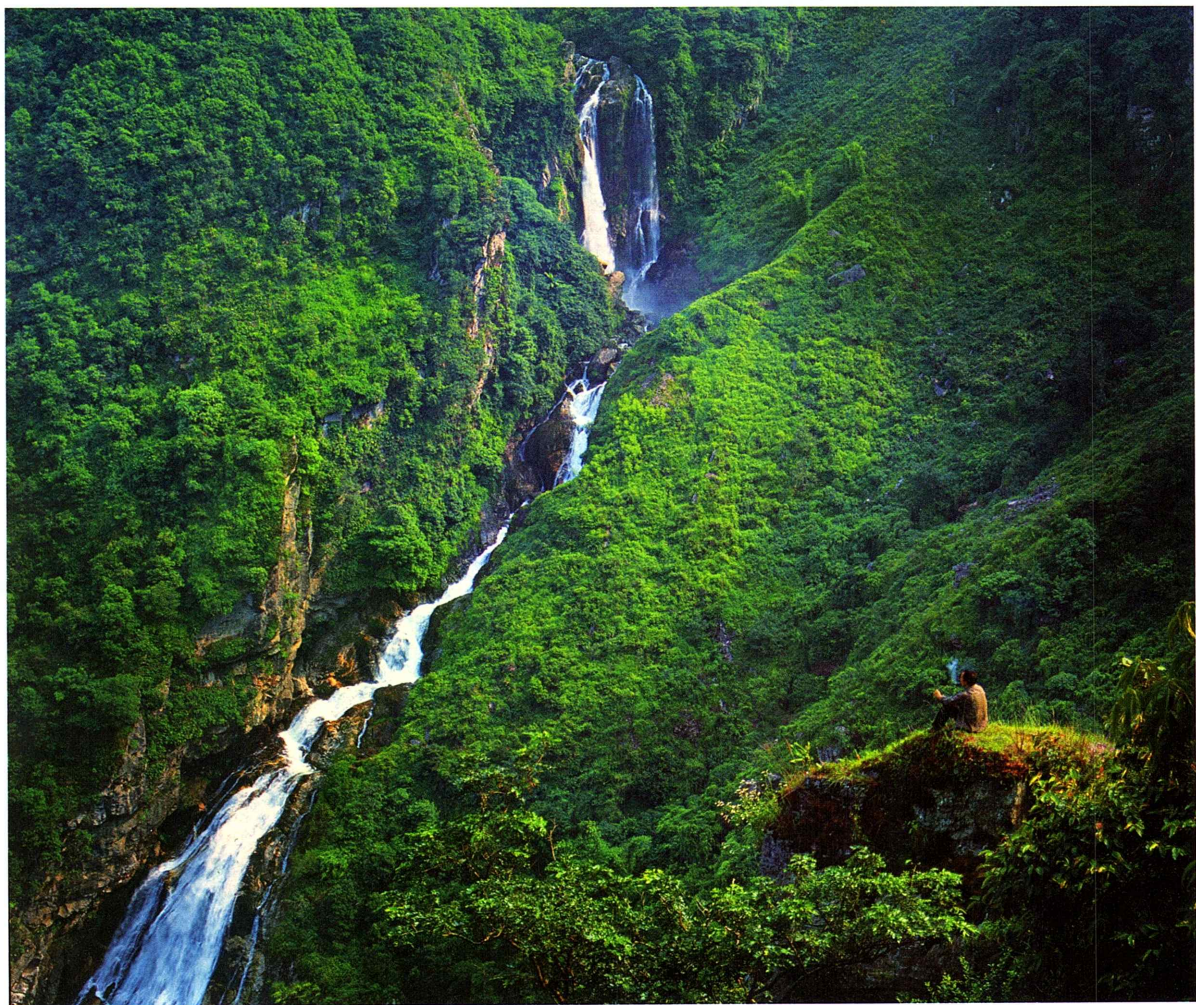
红河漠沙湾位于哀牢山脉东麓，新平县境内的红河中上游漠沙镇，站在红河东岸高高的山梁上遥望，云雾缭绕的哀牢山下，红河温柔地缠绕着从哀牢山伸延下来的每一条山脉，仿佛在高山峻岭中滑出一道绚丽彩虹。摄影 / 郭建林



秘境之山

哀牢山，横亘于云南省中部，“哀牢”在彝语中为“虎豹出没的地方”，世居在这里的人们，终年和森林、野兽、虫鸟、云雾、江河、飞瀑、梯田、太阳、星空打交道，跨越千年的时光，留下茶马古道上的斑驳错落和陇西世族的历史沉沦。横跨寒暑的地理景观，独特物种的生命在这里起源，与谜一样的自然气象交织，演绎出哀牢山独有的秘境仙踪。





秘境之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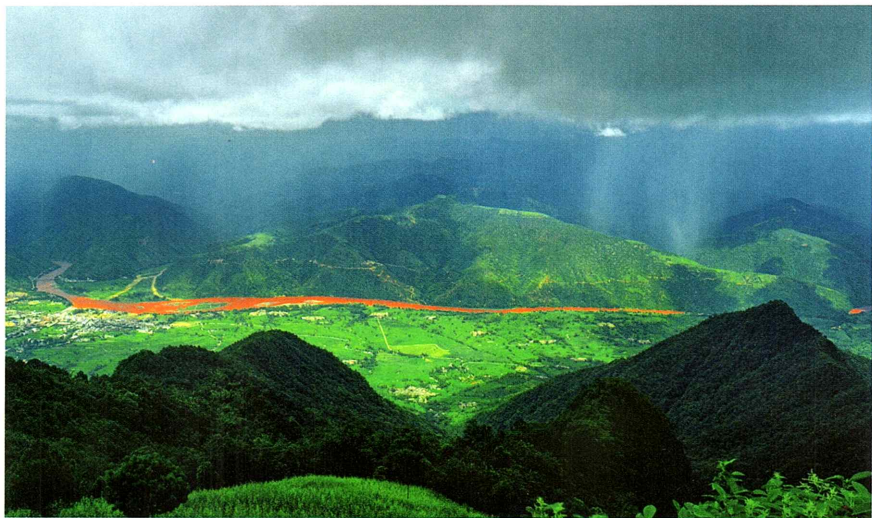
风景哀牢

哀牢山中的景观之路

撰文 何建安

摄影 郭建林 等

阳光明媚，天穹一片蔚蓝，绵延的群山中浮动乳白色晨雾。自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水塘镇出发，我们的车穿梭在哀牢山间，道路由东北向西南延伸、蜿蜒起伏。沿着这条并不为世人所熟知的景观之路，作者带我们游走在山水丛林的峡谷间，感受着茶马古道上古人的艰辛顽强，见证了古老土司制度的神秘久远。



森林秘境

绵延起伏的峰岭中，藏着一处处茂盛葱绿的原始森林。行走其间，但见雾气缭绕、树影绰绰，令人宛若置身秘境之地。摄影 / 张本聪

一山分四色 十里不同天

哀牢远望，这幅天然山水大画由下至上呈现出朱红、翠绿、墨绿、青蓝的微妙变化，伴着朦胧的雾气，面对着画面之中的气韵流动、色彩天成，人间丹青圣手也唯有感慨了。摄影 / 张本聪

假如将云南比作一片飘零的枫叶，从西北到东南横贯全境的这支山脉就是叶片的主脉：全长约 500 公里，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的分界线，元江和阿墨江的分水岭，它就是哀牢山。

从最高峰大磨岩峰到最低的红河谷，海拔相差近 2500 余米，跨越寒带、温带、亚热带、热带，天体人间的气象就像山寨巫婆口中吐出的谜语一样变幻莫测。当位于新平县境内的海拔 3166 米的哀牢主峰大磨岩峰，次峰大雪锅山冬季白雪皑皑时，红河谷花腰傣村寨早已秧苗发绿、木棉花开，简直是“一山分四季，隔日不同天”，地理物候之美在山脉的垂直分布带上彰显得淋漓尽致。

哀牢山上的恩水公路，自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水塘镇起，经普洱市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和平镇，至镇沅县恩乐镇，全长 126 公里，以东北—西南的姿态延伸、蜿蜒在这座秘境山间，串起了令人惊叹的自然风景和人文故事。

现在，就请随我们出发，从水塘镇开始沿着高低起伏绵延的公路行走，用眼睛、用耳朵、用心灵去感受莽莽苍苍的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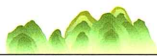


牢，让瀑布、流水、峡谷、森林之间温润的空气和清新的草木放松我们的身心，让千百年来流传的人文故事引导我们，去体会茶马古道上古人的艰辛顽强，去审视古老土司制度的神秘久远，在众多民族创造的绚烂文化里迷醉。

南恩瀑布：气贯长虹的百米高瀑

哀牢山的形成，大约始于 1 亿年前的中生代燕山运动时期，哀牢山在地壳与水流的双向作用下，地面大规模抬升，河流急剧下切，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第四纪喜马拉雅运动时期，深度切割的山地地貌最终形成。

在哀牢山体东部的玉溪地界，因处断裂带，下切较陡，相对高差大。山川交错、山高谷深，是至高、至陡、至美的一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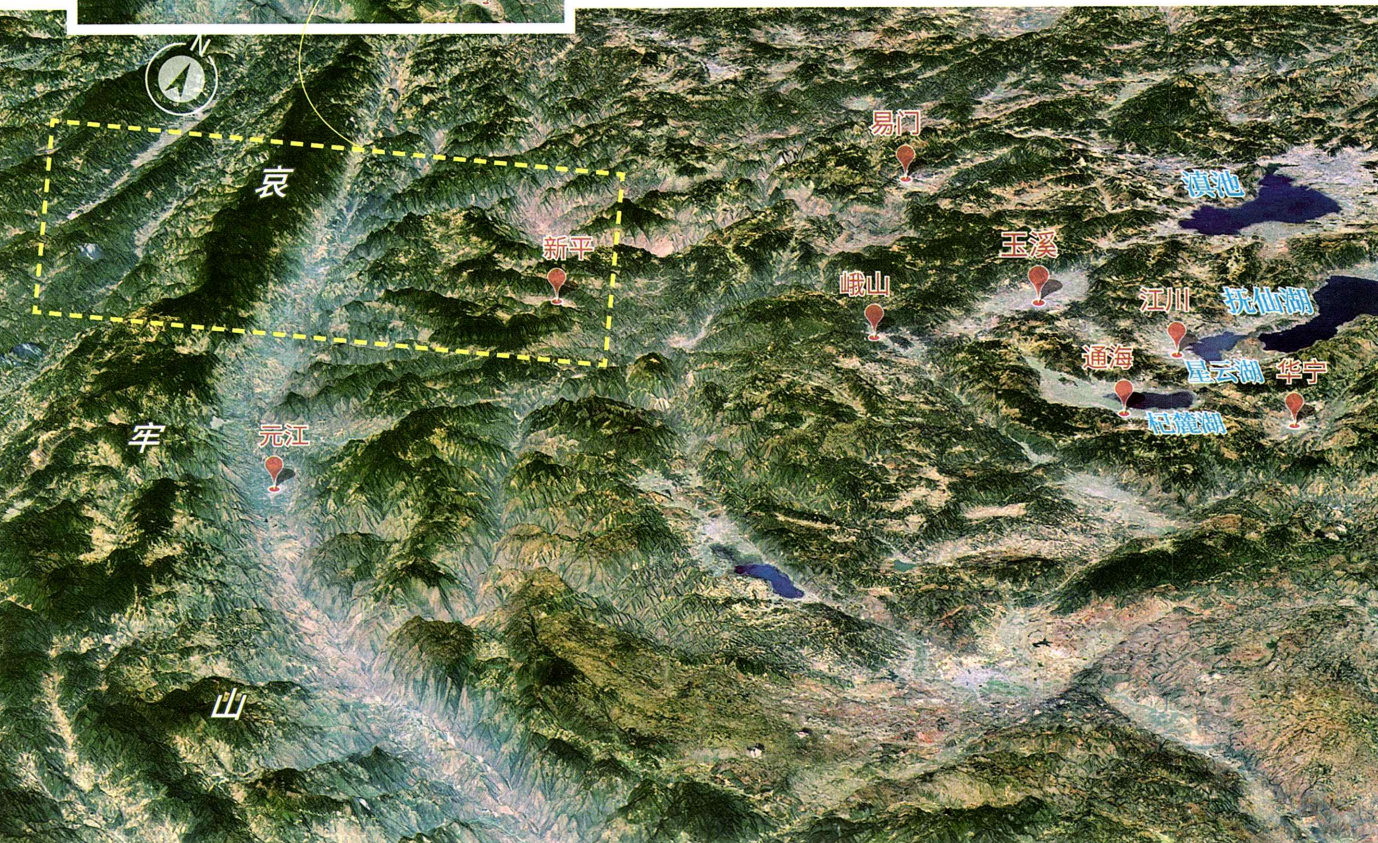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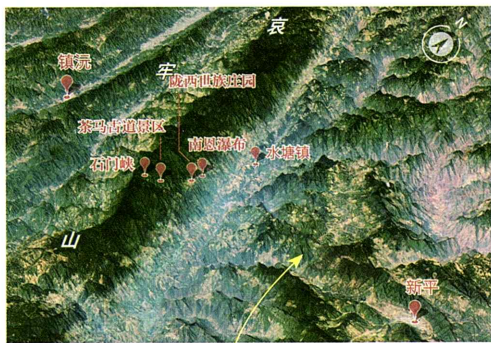
玉溪新平县境内一江三十二条河，南恩河便是最有代表的一条。全长 18.1 公里，落差 2018 米的南恩河，发源于哀牢山东麓的原始森林，于山脚下的戛洒镇汇入戛洒江，最终汇入红河，流向遥远的南海。

“南恩”为傣语，意为“银白色的流水”。南恩河在中下游处生成了上百个银色之瀑。这些瀑布或飞溅、或跌宕、或垂挂、或静止，或声如洪钟，或静如处子，它们镶嵌在蓝宝石的山间，形如银色的天河。我们沿恩水公路向上，车子左拐右转，在两峰之间的峡谷里，迎面有一个巨大的瀑布从一块高约 100 余米，宽约 50 余米的峻石峭壁上跌下，演绎出形如孔雀开屏，声如宏钟的百米奇观，这就是南恩瀑布。

哀牢山第一瀑布，湍急的河流雷霆万钧、气贯长虹，随着数十股溅水从瀑布脚再次分流奔涌而下，狭窄的山涧中腾起片片水雾。

举头眺望瀑布的上空，蓝天一碧如洗，洁白的云朵悠悠飘动，时有金色的阳光照在瀑布上，使天河之水更加洁白如练。回望山下，远处的戛洒坝平畴万里，房舍俨然，江河南逝，金黄的稻浪镶嵌在密密的傣寨旁，两种风景、两处人间，令游人恍若隔世。

恩水公路出新平县水塘镇，蜿蜒穿行在哀牢山中，途经南恩瀑布、陇西世族庄园、石门峡、茶马古道景区等自然和人文景观，是一条少为人知的景观之路。沿着这条路，游人可以漫步原始森林，探访一处处古人踪迹。绘图 / 陈云



图中为南恩瀑布局部景观。南恩瀑布有20多米高，沿着峭立的岩壁飞泻而下，顿时抛撒万斛珍珠，溅起千朵银花，宛若飞雪。瀑布凝结的水雾约有五六丈高，雾腾腾的水汽似彩练垂空，流光四溢，迎面而来，别有一番韵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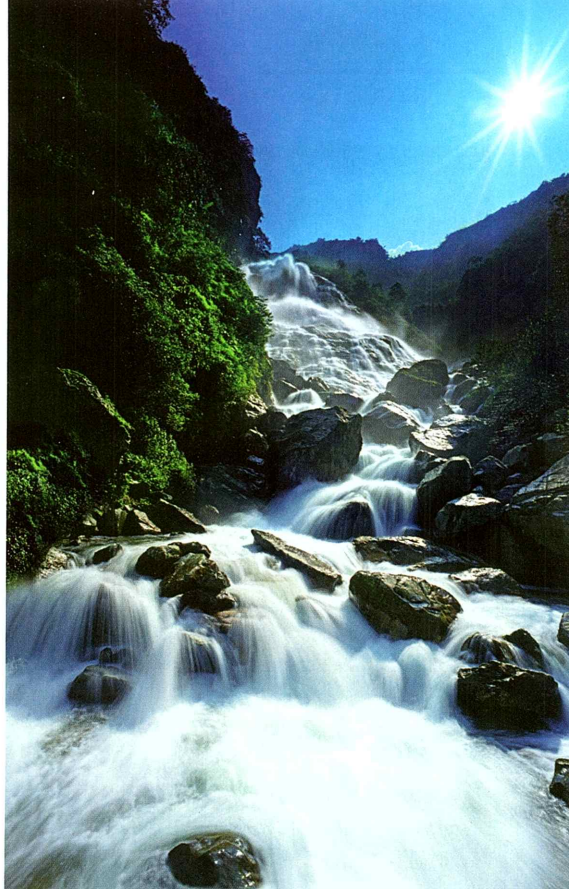
陇西世族庄园：滇中南土司制度的缩影

沿恩水公路，我们继续向大山深处前行，我们所寻找的历史人文地标“陇西世族庄园”就耸立在哀牢山白虎崖下，这里是哀牢山主峰地段戛洒镇耀南村大平掌，很多当地人都称它为“云南版的座山雕庄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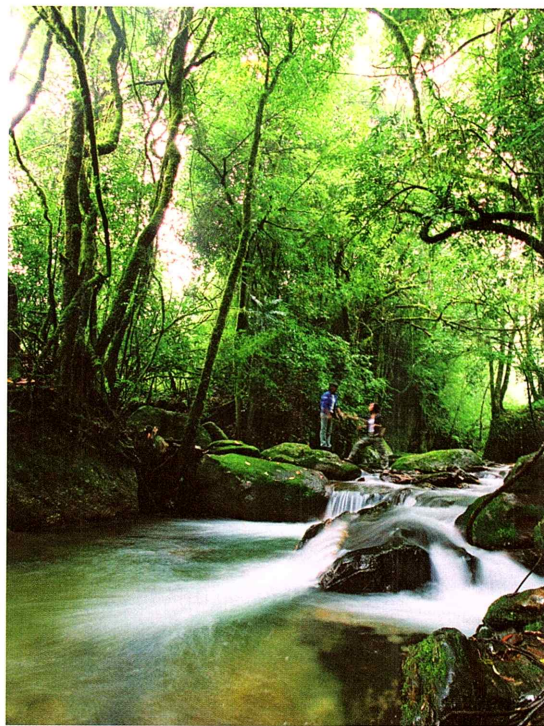
这座庄园始建于1938年，历经5年建成，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史传，这片土地曾是清朝乾隆御封“岩旺土把总”世袭土司李显智末代传人李润之的宅第，占地面积4.2亩，庄园的选址极为考究，坐西朝东，依山而建，西邻白虎山虎跳崖，东向俯视戛洒坝和红河谷，使庄园形成西依山险、东控平川之势。整座庄园分为主体建筑、花园、马厩三部分，布局紧凑，层层深入，广场、大门、前院、中院、穿堂、四合院、后花园构成了丰富的建筑院落空间层次，金碧辉煌、流光溢彩。四合院的建筑布局依照走马转角楼形状构建，而这也成为滇中南地区保留最完整的土司制度历史缩影和实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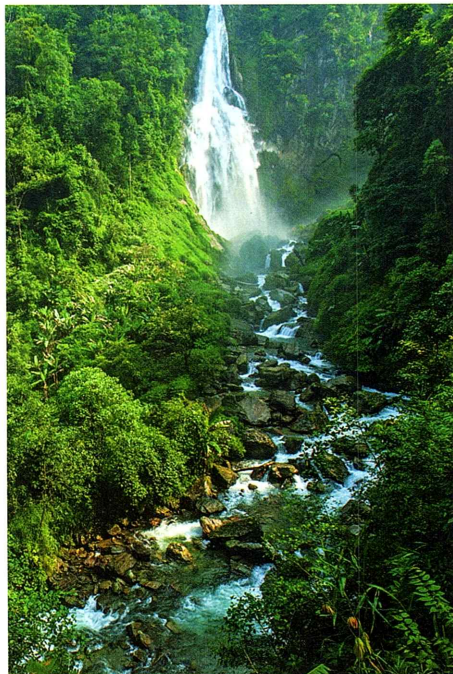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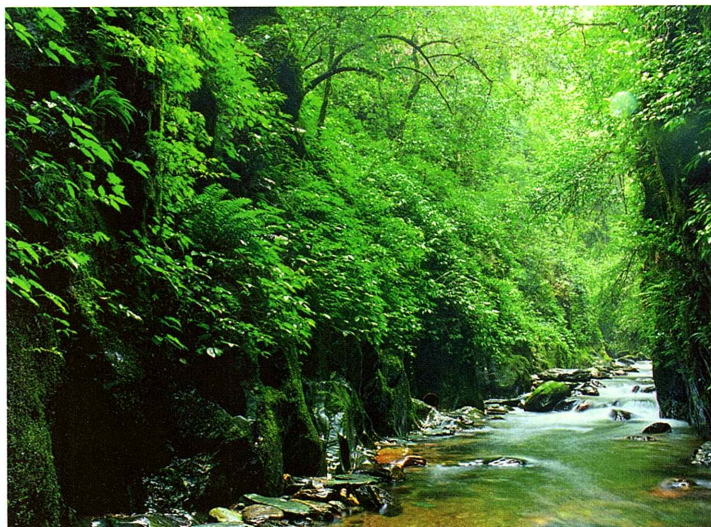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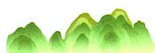
当地上了年纪的老人回忆庄园建成初期的模样：朱红的门面和庭柱、汉白玉的大门拱架、雕花鎏金的堂屋门和窗户，廊道西侧的山水壁画及题诗题句、花台中的奇花异木、乳白色大理石抛光地面，仿佛哀牢深山中的一座水晶宫。

庄园还是新平雕刻、绘画、书法等传统文化的大观园，“蚌鹬相争图”、“蛟龙腾海图”、“少妈携子春游图”、“佃户典租图”……这些展现工匠精湛技艺的书画都是当时新平县的书画文人普鸿武、朱明伟、李济美的作品，字迹苍劲，画作高雅，体现了幽雅、恬淡、寓志的风格。



往密林深处走，忽闻泉水叮咚作响，只见一条清流蜿蜒穿行在树下林间，两岸的树冠直挺挺地伸向天空。我们坐在岩石边，拾几块卵石，捧一泓清泉，看着眼前流动的光影，满溢的绿意，好不惬意悠闲！





石门峡： “一线天”岩石峡谷

从哀牢山肚腹中流出的溪流清澈见底，汇聚在狭小的石缝之中，四周森林茂密，两侧悬崖峭壁，奇岩异石，时而阻挡、时而汇拢，星罗棋布，变化万千。

“天下李氏出陇西”，这座富丽堂皇的土司庄园，见证了陇西“李氏”从发迹、繁荣到覆灭的历史，留下了很多值得后人言说的故事。

石门峡谷群落中光影变幻

“哗啦，哗啦”声音渐重，我心想，刚过南恩瀑布，莫非又有溪流？摇下车窗，一股湿润的水汽萦绕过来，石门峡到了。

这里是一系列峡谷组成的群落，5座酷似门的峡谷前后相连，故名“石门峡”。从入口到栈道的尽头全长近6公里，众多河水从峡谷中间不断穿流而出，奔向山下。峡谷河底的两岸石壁耸立，壁上爬满了青苔，将石门峡掩映在浓绿的深谷之中。

往密林深处走，满山的树是苍劲的，并不很高，有的树冠被往年的大雪压垮，秃顶光亮亮地伸向天空。树身长满了青苔，原始得就像披满长毛的孙行者；色彩

斑斓、茫茫苍苍的蕨类就像铺开的簾巴，或歪去倒来的象耳朵；溪水像是哀牢山的精灵，巧妙地在山中流淌。

来到“素湍绿潭”景点，三道白练般的溪水从绿得滴水的岩林中倾泻而下，大珠小珠般坠落到峡谷河流形成的潭水中。峡谷中的河水并不是很大，大约也只有两三米到十多米宽，宽处人可涉入而过，仅能淹到脚踝。河水清澈见底，让人心碎，就像少女的发丝漫过五彩斑斓、圆润光洁的河床。河床中的石头，不论是青色或是沙红色的，不论是条形的还是圆形的，不论是大的还是小的，都鲜亮光滑，有如凝玉，似乎只要人们取出，稍稍钻孔、打磨，河底的每一块石头都能成为价值连城的翡翠。树丛、溪流、玉石与两岸的峡谷交相辉映，勾画了绿荫匝地、水声潺潺、波光粼粼、光影婆娑的秘境景观。

沿着水边的栈道往峡谷的深处走，一路都是潺潺的水声和错落有致的飞瀑。山谷中的路是人工开凿的栈道，高高低低，迂回曲折，顺河床蜿蜒向深处。游客有时要从岩上攀过，有时要从河心跨过河床，

十里河瀑布： 山间白练垂空

郁郁葱葱的山林中，一条湍急的河水悬于哀牢峭壁，气势雄伟，云遮雾绕，水珠溅落，犹如白练垂空，让人恍惚以为是银河从天上泻落到人间。



有时要侧身钻洞，有时则要凌空过桥。峡谷或宽或窄，或深或浅，或明或暗，或陡或缓，好像在和我们绕道道、捉迷藏，仿佛要绝人之路，但走上前去又柳暗花明。

在两岸合拢的树荫下，变幻莫测的峡谷景观顺次登场。谷深天远，抬头仰望，在峡谷中只能看见天空的“一米阳光”；峡谷高空绝壁上，年年有岩蜂飞来酿蜜的“岩蜂崖”；路旁一巨石上天然形成母婴胎儿一样大小的石盆，盆中终年溢满清亮的山泉，冬不干、夏不溢，寓意“生命之源”；清澈的河水落入潭中浮起千万颗珍珠般水珠，从而形成一道形同腾冲温泉“大滚锅”般的奇观景象。“探幽寻韵”、“仙女泉”、“悦心池”、“养心池”、“幽谷落照”、“岩蜂崖”、“清泉石上流”、

“听泉赏石”、“峰黛水秀”、“幽谷流彩”……让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

千年古寨中感叹兴衰往事

在莽莽哀牢山的原始密林中，迄今仍保留着历史遗留下来的茶马古道，又称“迤南大道”。我们将车停在了恩水公路边，仿古人一般，重走商贸古路，只为更深入地了解历史，感悟大自然穿越时光的风景。始于唐，建于元，兴于明清，衰于民国的这条古道，起于大理，止于西双版纳，至今已有1500年的历史，是内地汉族地区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往来的一条重要通道。



哀牢山，
这条蜿蜒在滇地的山脉，
以亚热带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为主，
拥有着全世界同纬度最完整的植被群落，
东西气候独特殊异。

垂直分布景观别致，
一眼望去满是绿意，生机盎然。

埋藏在戛洒镇耀南山十里河原始森林中的茶马古道有近 8000 米长，宽约 1 至 3 米。驳驳斑斑的古道，经历了蛮荒、原始、艰险、苦难的往日时光，不知多少匹马儿踩过的青石板上，深深蹄印至今依然清晰可见，在青苔包裹中透着岁月的苍凉痕迹。

古道上有着目前保存尚且完好的千家寨遗址，残垣断壁长满杂草灌木，爬满青藤苔藓。古时，这里曾是茶马古道上一个繁荣的驿站，酒家、客棧、马店、烟馆、铁匠铺、

的驿站，酒家、
客棧、马店、烟馆、铁
匠铺、
赌场、炼铁厂
错落有致。

相传，千家寨曾经有过上千户人家，寨头杀猪

寨尾都听不到叫声，南来北往的客商、马帮都要在过山的时候在这里歇脚，人们要在这里休整后再进山到普洱，或出山下戛洒、北上昆明，繁盛时每天有 800 多匹骡马要过哀牢山，千家寨旁的十里河人嘶马叫，一度出现旺铺集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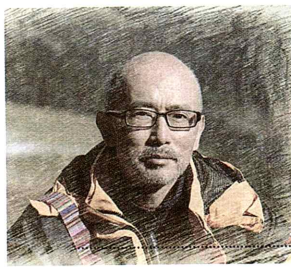
距千家寨不远处的十里河，有民国时期“陇西世族”世袭土司后人李润之的父亲李国宝投资开采的十里河铁矿旧址，主要冶炼生铁、铸造铁锅等器具。如今，青苔落叶包裹着高大的炉窑，一窑挨着一窑，古藤缠绕，荒凉败落，成为了古代手工业最后的印记。

横跨哀牢，我们走过了高山流水的自然造化、走过了古道残阳的人间往事，一切都那么令人着迷。

行至高处，凝望着莽莽群山，风声过耳，时光似乎停滞，停滞在当下这一刻，我和大山，亦师亦友，相对相坐，两不相厌。□

左图：戥子的发明始于北宋，流行于清朝。戥，从星从戈，是用小铜点做刻度标记的微型秤，用来称金、银、药品等分量小的东西，最大单位是两，因轻便便携，在古时茶马古道上商贸往来中较为盛行。
摄影 / 李旭





李旭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茶马古道研究专家

茶马古道在玉溪

早在十多年前，我在做玉溪通海的回族商号原信昌马家口述史时，首次接触到玉溪与茶马古道的关系，那段经历让我震惊不已。

在清代后期，马家就踏着前人的足迹，往南“走夷方”，以传统的马帮驮运，将内地的毡子、烟丝、铜铁器、百货等销往边疆及境外，将澜沧江以南各地各国的棉花和土特产贩卖至内地，并在普洱的江城经营起普洱茶的生产和贸易。他们坚守信誉，逐渐扩大经营，在短短两代人成长成为茶马古道上一个传奇家族。而这样的家族在玉溪比比皆是。

茶马古道的滇藏线起始于滇南澜沧江流域的普洱茶产区，往北通往藏区和川渝的茶叶消费地，小部分也晋京贡茶，南边则顺沿澜沧江等扇形辐射出境江河，连通东南亚各国及南洋的广大区域。滇中的玉溪，正处这条网状古道的枢纽位置，成为滇茶向北方销售的经由之地，许多玉溪本土的马帮商号应运而生，使得玉溪成为边疆云南开发历程里与内地及与东南亚关系的一个枢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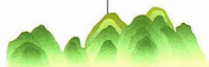
茶马古道通行的年代，是一个农村凋敝、列强叩关的年代，更是一个寻求出路、风云激荡的时代。在内困外迫的情势下，玉溪的回族、彝族、哈尼族和汉族等，不惧河溪纵横、山高林密、野兽出没、瘴疫流行、豪强阻碍和土匪拦劫，纷纷走出家门，向南跨过红河，穿越哀牢山、无量山，走上茶山，走出江外，走向东南亚和世界；向北则进入省会昆明，并以此为中心进入内地市场。这不仅开拓了

边疆、沿海及海外市场，也极大地带动了本地的就业和经济发展。

那时玉溪本地几乎家家纺织、村村经商，仅通海、河西坝子一年就可织布一百多万匹，其土布驰名省内外。相关的印染行业、手工业制造等行业也萌生、发展起来，贸易流通，对外交往频繁，玉溪形成了以城镇为核心的商贸网络，以茶马古道为主线的交通之纲。有资料显示，民国初期的1926年，玉溪地区仅通海、河西两县就有骡马八千余匹，四五十家马帮运输户，商业贸易一度兴盛。

显然，茶马古道为玉溪人提供了一个更广大的生存空间，开拓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玉溪人也为迤南路的开通和繁荣，为西南边疆的开拓、巩固和发展，为与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交流和友好往来，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中国云南等省区这些年提出要搞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玉溪的马帮商人就自觉自发地开始了。他们不惧险山恶水，跨过国界和省区界，与国际市场接轨，摸索出了一套商品经济的路子和规则，建立了稳定而高效的商业贸易及金融汇兑网络，并创造了在今天都令人咋舌的财富。这些马帮商人更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里，磨砺出不畏艰苦、坚守信誉、精诚合作、勇于创新、奋发图强的精神。很多年后，我仍在褚时健老人身上领略过这种精神。这些，都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和借鉴。



秘境之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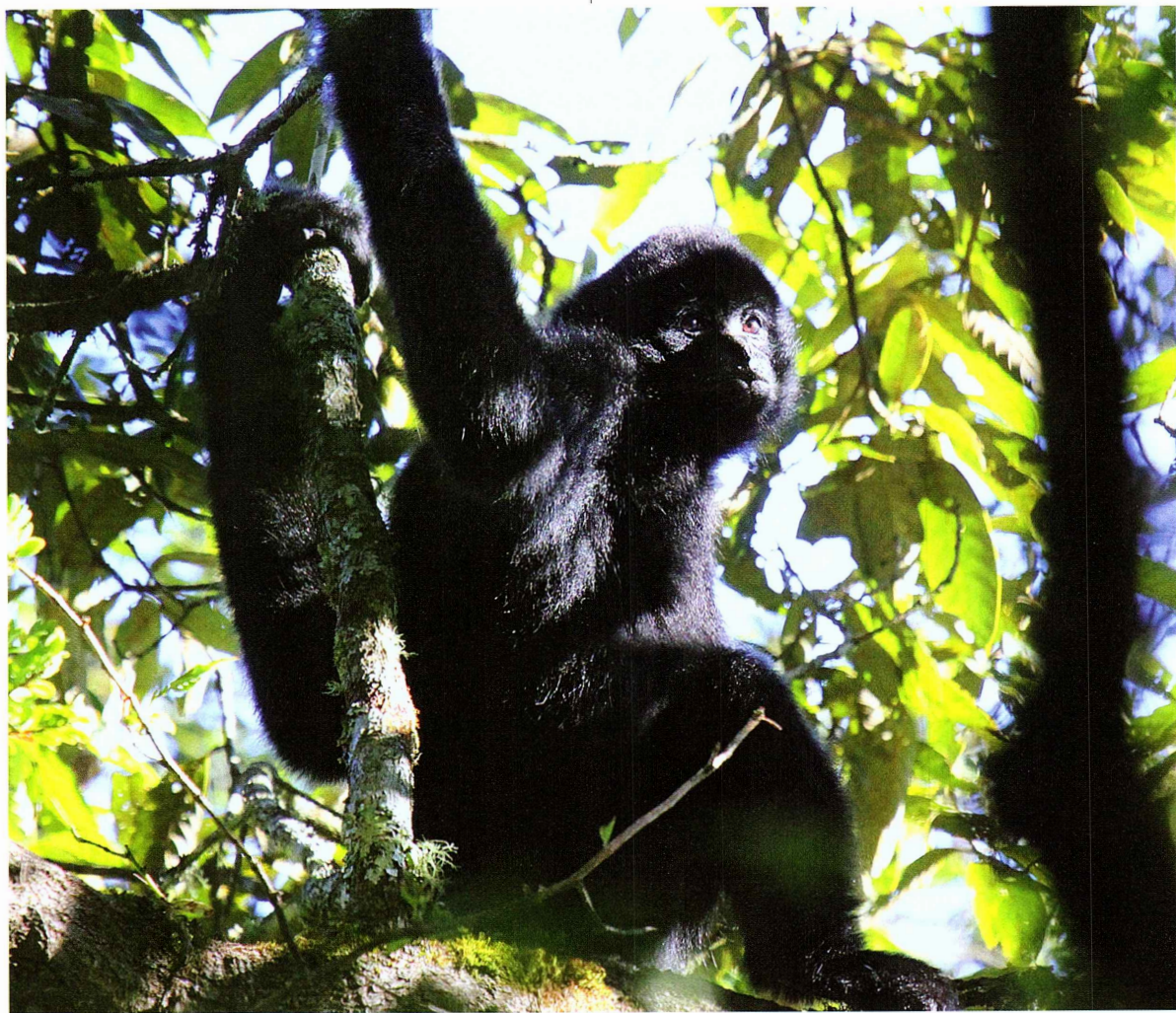
动植物王国

珍贵的物种基因库

撰文 何建安

摄影 李伟 等

斜贯云南亚热带中部500余公里的哀牢山山脉，处于东南亚热带季风、青藏高原寒流交汇处。这里森林密布，植被覆盖率达85.1%，在我国西南低纬度地区的高原山地中具有独特地位。这是一座珍贵而完整的天然物种基因库，是大量动物繁衍生息的家园和南北迁徙的走廊。





桫欏

哀牢山纵贯云南中部，是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的分界线，也是云南亚热带北部与亚热带南部的过渡地带。这里有着我国亚热带地区面积最大，并且以云南特有植物为优势的山地常绿阔叶林，它们与丰富的动物种群，构成了一个原始、和谐、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是一座珍贵的物种基因库。

哀牢山是完整的 亚热带生态系统典范

在哀牢山脉中北段上部，云贵高原、横断山和青藏高原南缘三大地理区域的结合部，建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哀牢山自然保护区。

中国最大的原始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区分布在此，保护区内植被类型多样，共分为8个植被型19个群系，其中高等植物约1486种，隶属207科，702属。属国家珍稀濒危保护动植物名录中二级保护植物的有水表树、银杏，三级保护植物有云南七叶树、翠柏、旱地油杉、林生芒果、红花木莲、景东翅子树、千果榄仁、红椿、蓖齿苏铁、任木等。另外，哀牢山中至今还保留着恐龙时代的活化石桫欏树、水青树、水杉等植物，其珍稀名贵堪称植物界一绝。

哀牢山自然保护区森林连片面积较大，原始性明显，且生境多样，因而栖息于森林内的动物较多，哀牢山的森林生态系统还维持着极为丰富的野生动物种类，

其中不乏珍贵稀有的种类，如黑长臂猿、绿孔雀、灰叶猴、云豹、金钱豹、金猫、大灵猫等。甚至还不断发现未识别的新动物种，目前在两栖类动物中已发现了多个新种，如哀牢髭蟾、景东齿蟾、高山掌突蟾、腹斑掌突蟾；在啮齿类动物中也发现了多个新种，如景东树鼠、猪尾鼠景东亚种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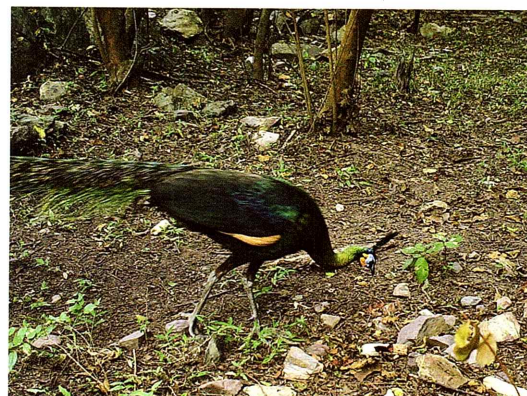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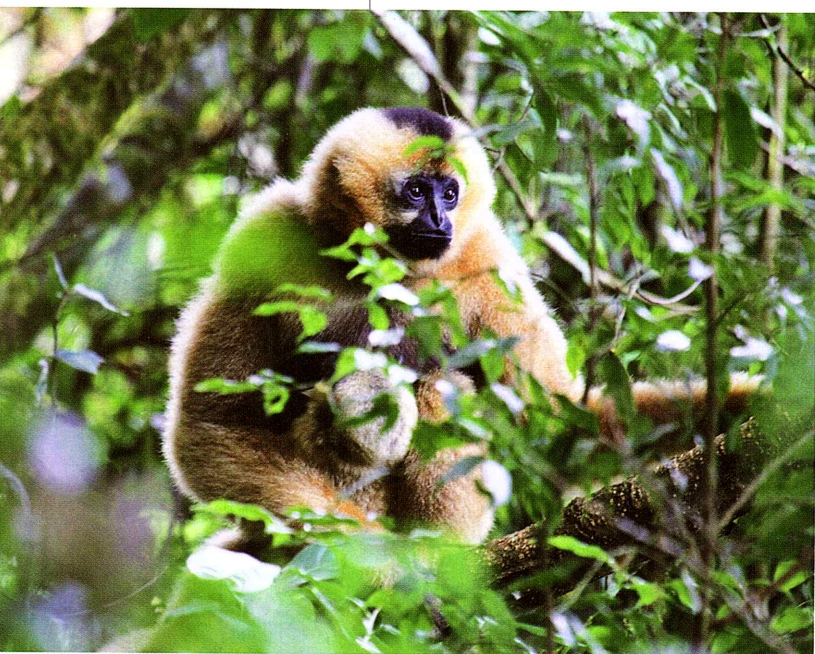
哀牢山是中国西南地区最重要的鸟类迁徙通道和越冬场所，要是赶在9、10月间来到哀牢山金山垭口、打雀山一带，便可以看到成千上万迁徙的鸟掠过天空的身影，甚至汇集成空中一道流动的河。就连平日里安静的山坳能迎来成百上千只家燕、金腰燕和白腰雨燕的大部队，飞鸟蔽日、啼鸣喧闹，场面蔚为壮观。2016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哀牢山共有鸟类462种，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43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分别为绿孔雀和黑颈长尾雉；国家二级保护鸟类包括高山兀鹫、原鸡、黄嘴角鸮、灰头鹦鹉等。

高山密林中隐藏着 濒危长臂猿的家园

一个杜鹃花盛开的时节，我和朋友们正在新平哀牢山平河的草甸上用早餐。

“哦——哦哦——哦——”一阵奇怪的叫声断断续续，由小到大，就像一股海潮从对面山上的密林中飘荡过来。“是长臂猿！”同行者中有人大声提醒着。大家纷

西黑冠长臂猿是中型长臂猿，主要栖息于东南亚热带雨林、季雨林和亚热带中山湿性阔叶林中，哀牢山自然保护区位列其中。雄性长臂猿，体毛全黑，头顶有短而直立的冠状簇毛。图中为雌性长臂猿，体背灰黄，头顶有棱形或多角形黑褐色冠斑。



纷放下碗筷，向对面的山上投去紧张的目光。密林中树影婆娑，我们终究没有见到它们的身影。

后来和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李国松副局长说起这次遭遇，才知道，这里的西黑冠长臂猿因种群稀少，加之生活在远离人烟、成片的茂密山林中，人们很少能亲眼目睹其身影，大多情况下只能听到它们的啼叫声。以往也有专家学者来监测站驻守一二十日，甚至听不到猿叫，想来我们此行真是幸运。

众所周知，长臂猿与人类有着亲缘关系，是研究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的重要材料，也是灵长类研究的重要课题对象。经有关专家考证，世界现存西黑冠长臂猿目前在全球的种群数量约为1100—1400只，其中在云南省境内分布约有1000—1300只，而哀牢山区就分布着一半以上

的种群数量。在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工程师方伟眼中，由于地理和气候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哀牢山形成了大片的原始森林，孕育了丰富多样的动植物资源，而这对于长臂猿的栖息和生存是至关重要的。

野生动植物保护国际（FFI）灵长类保护项目经理蒙秉波认为，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辖区，是全世界目前为止西黑冠长臂猿分布最为集中的区域，因此该区域的科研和保护价值可见一斑。

红河河谷是绿孔雀最后的避难之地

绿孔雀作为云南的代表性物种之一，早已成为云南的一种文化和象征符号。

不同于动物园常见的蓝孔雀，绿孔雀



“孔雀盈园，畜鸾皇只”，我们从屈原《楚辞》中初识孔雀；南朝“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的名句，让孔雀之名家家喻户晓。这些古人词赋里的孔雀，就是中国原生的绿孔雀，如今，这种冠有“中国百鸟之王”、“中国动物图腾”之名的绿孔雀，正在濒临灭绝，哀牢山正是它们最后的栖息地。摄影师告诉我们，因为数量稀少，现在能拍到绿孔雀照片的人已经不多。

是完完全全的本土种群。它头顶绿羽高耸，通体华丽，叫声清亮穿透山谷。雄性绿孔雀高大威猛，最漂亮的尾羽有两米多长，雌性绿孔雀虽然没有艳丽的尾巴，但也遍身华彩，“一身金翠画不得”。相比之下，雄性蓝孔雀的尾羽和体型都要小得多。

绿孔雀的华美高贵还在于它面颊上的一抹金色，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是多少人辗转寻觅的“百鸟之王”。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明代吕纪所绘《杏花孔雀图》中，杏花树下拖着长长的华丽尾羽、优雅回眸的正是绿孔雀。

在中国，绿孔雀生活在云南中部和南部疏落的热带季雨林中，核心分布区位于红河流域中上游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以及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这里有庇护它们的森林、提供食物的农田和荒

地、供它们饮水和玩耍的开阔的河漫滩，这里是绿孔雀最后的避难之地。2014年的调查显示，全中国的绿孔雀数量已不足500只。2017年5月，绿孔雀进入云南省生物物种红色名录，成为中国最濒危的物种之一。

亚历山大蒲柏曾有一句警世之言：“没有任何一个物种能孤立地存在于世界上。”长久以来，物种基因库对于整个民族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一直被低估，然而事实上，保护哀牢山，保护原始完整的物种基因库，就是保护我们自己。没有了解，就没有警觉；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为此在这里呼吁大家：请不要再剥夺这些濒危物种最后的家园！█



美好风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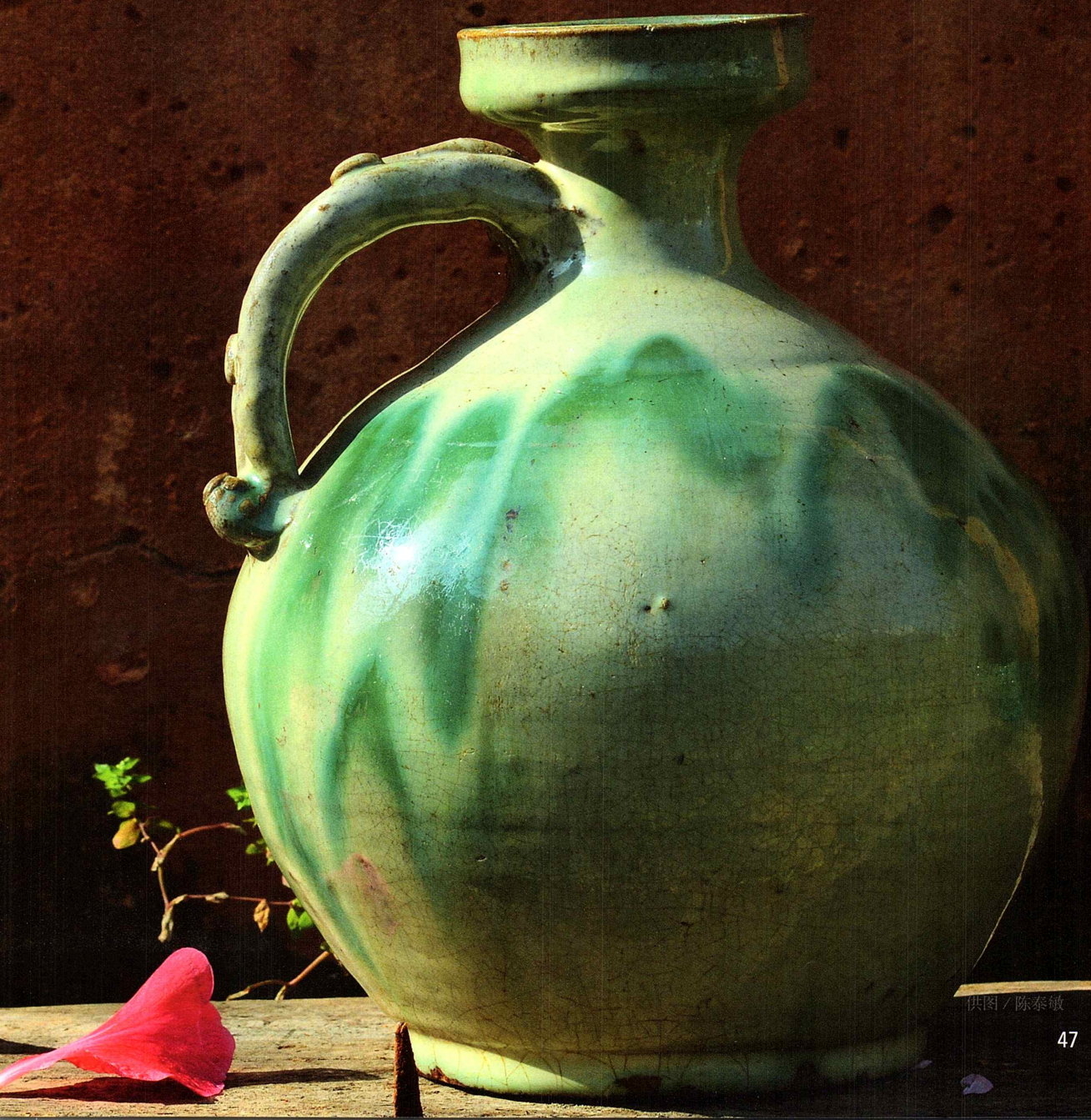
玉溪，这片多湖、多山、多民族的秘境之地，传承了远自滇国的古老基因，丰富多元的文化在历史进程中不断演进、变迁。

如今，那些独具风格的古歌、舞蹈、节庆、服饰、饮食，以及陶瓷、纺织、刺绣等工艺，恰如百花齐放，缤纷的色彩和芬芳已融入玉溪人的血脉，共同成为了这片红土地上的美好记忆。



玉溪风物

那些传世的美好





美好风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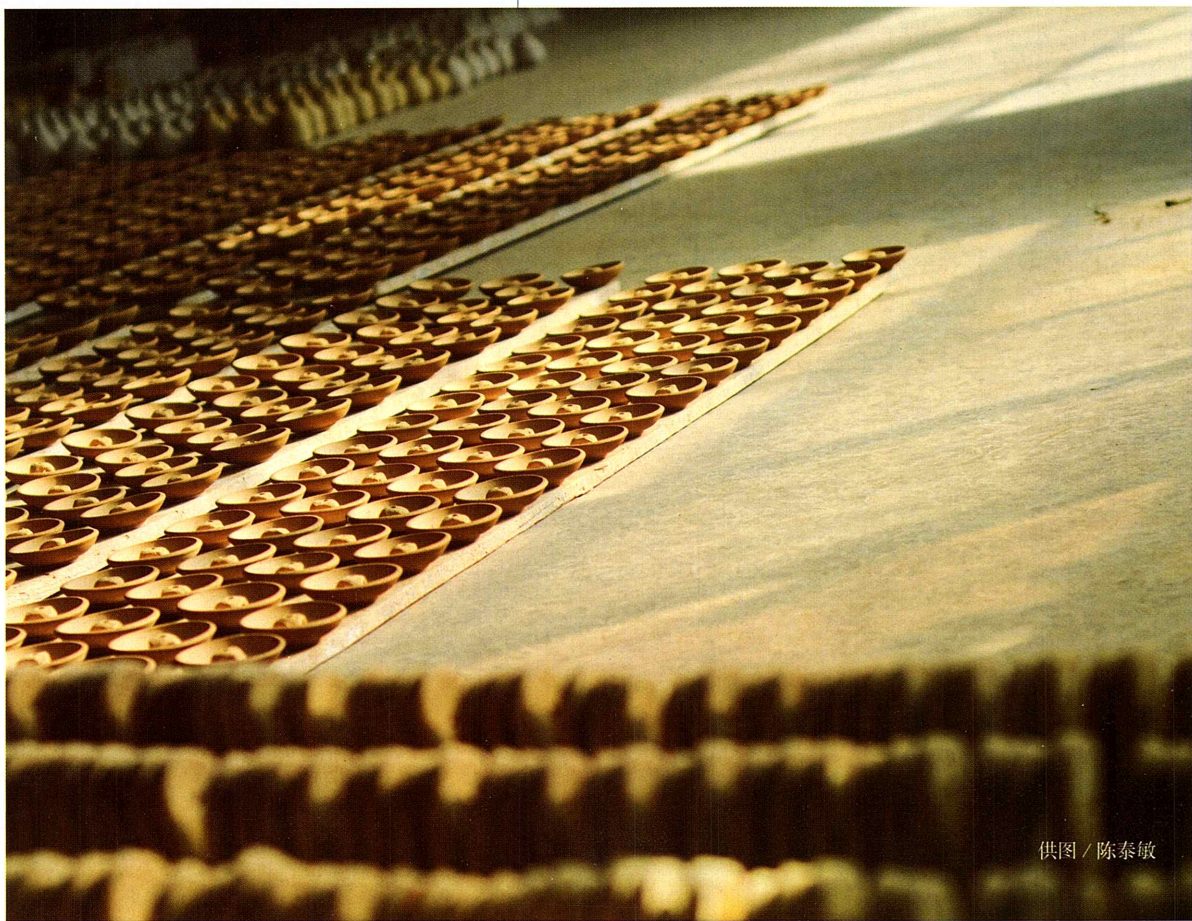
玉溪陶瓷

泥火烧制的世俗画卷

撰文 杨雪 陈泰敏

摄影 官朝弼 等

高原湖泊是生命的摇篮，孕育了从不停息的生命繁衍。早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玉溪“三湖”周边的先民已经开始制作精细陶器。而后，无论是在神秘古滇国，在南诏大理国，还是时至今日，这个有着神秘而坎坷身世的玉溪陶瓷，却总在一个个最恰当的时机涅槃重生。今天就让作者杨雪、陈泰敏共同为我们解读它的隐秘与惊艳回首。



供图 / 陈泰敏

陶瓷器皿的诞生

右图为陶瓷器皿制作的最初阶段。瓷土经过加水搅拌、揉捏之后，置于拉坯机的转盘上，通过瓷工娴熟的拉伸收放，形成了器皿的雏形，经过几道修正工序，瓷坯被修正得光洁整齐。

左图为晾晒中的瓷坯。晒瓷坪里，加工好的瓷坯摆放整齐，正在进行晾晒，等待进窑烧制。

供图 / 陈泰敏



玉溪大地色彩斑斓，从泥土里生长起来的陶瓷自带丰富的颜色！色彩，生就有着母亲大地的滋润、抚慰与揉捏，借着阳刚恣肆野火的狂热爱恋，这泥土呵，终有一天，有幸以陶瓷的形象灿然而生。淳朴粗笨的陶坯，从新石器时代一路跌跌撞撞走来，不断被呵护、被把玩、被炽烧、被碎裂，也曾被描青绘彩、供奉厅堂，也曾走南闯北、被弃之荒草，最终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迎来一个个辉煌的时期。

埋藏在玉溪“三湖”下的文明

上天赐予玉溪三个高原湖泊：抚仙湖、星云湖、杞麓湖，定然不会任其只是波光粼粼地独美于天地间，冥冥中托付其承载起生命的繁衍，成为文化的推手。

高原湖泊是生命的摇篮，孕育了从不停息的生命繁衍。从玉溪考古发现的成果判断，早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玉溪“三湖”周围创造了独具特

色的高原“贝丘遗址文化”，沿湖分布的杨山、海东、光坟头、螺蛳山、头咀山等几十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出土了大量陶器和石器。当年，“三湖”周围的原始先民已经开始制作比较精细的陶器。这些原始陶器种类丰富，兼具实用和装饰功能，如鸡形壶、多流杯、鸟形杯、角形器等，多是实用的生活器物，又兼顾艺术审美效果，体现了高超而独特的原始制陶技艺。

时至战国至西汉时期，曾经强大而又消失的神秘古滇国，在“三湖”边的李家山、金莲山、学山留下了大规模的古墓群，出土的青铜时代的文物，证明了滇国曾经灿烂的古文明。在出土的滇国墓葬文



三彩瓦凤凰 供图 / 陈泰敏



华宁陶 舒氏陶艺作品

华宁县宁州陶瓷历史悠久，有“陶乡”的美誉，其土质纯净，密度大，烧制的器皿质地细腻，坚实耐用，色泽协调，轻扣清脆悦耳。宁州陶瓷经过六百余年的发展，产品日趋完善。舒氏陶艺创办人舒文照在继承和发扬宁州陶瓷艺术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的实践经验和大胆的艺术创作，在有关专家的指导下，取当地得天独厚的陶土为主要原料，以独特的堆、雕、镂、刻、画、刮等技法，使其作品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独特的地方特色和古朴的艺术风格。



物中，陶器也占有很大比例，器型主要有罐、壶、釜等。杞麓湖边的通海县曾出土一件汉代的水田模型，代表了那个时代高超的陶器制作工艺。之后，东汉时期，陶器种类更为丰富，制作更为精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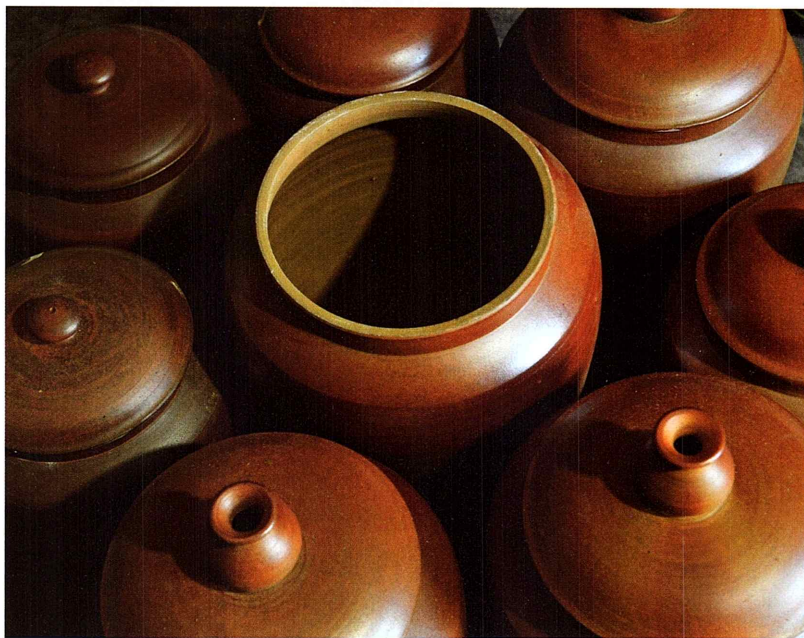
唐宋时期直至元代，正是云南的南诏大理国时期，受民族文化和佛教文化信仰的影响，云南盛行火葬，而火葬的器具大多数采用陶器。玉溪境内多地出土了许多陶质火葬罐，一种是无釉的灰陶、黑陶，一种是低温的酱釉陶和绿黄釉陶。生命终结在造型多样、装饰复杂的陶罐里，更生出几许艺术之美。大多数带盖的火葬罐，常以彩绘、堆塑、压印的莲花、十二生肖、花草等纹样为装饰，装饰性和审美性得到提升。

回首看来，陶器深埋泥土几千年不变的使命，只为注解滇中玉溪不断更迭的时代篇章。不经意间，它成为了载入史册里记录世俗生活最生动的那一页。

云南的“景德镇”

直到元末明初，玉溪陶瓷才真正崭露头角，并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一定的位置。

此时，若要与玉溪陶瓷文化来一个亲密接触，你得沉下身心，回溯到约700年前的元代。自元代以来，历经明、清、民国，玉溪陶瓷以其独特的文化质感，始终



不舍玉溪这片土地的恩赐，倔强地把火种默默地传承。直至今日，这片土地仍延续着泥与火的传奇。

元明时期，滇中玉溪经历了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随着当时大量的军屯、民屯，中原地区，特别是江南一带人口大量入滇，丰厚深远的中原文化也随之进入玉溪，奠定了玉溪汉文化的基石。

当年云南的蛮荒、偏远、落后，着实令远道而来、曾享有高度文明与富足的中原人士、江南人士心寒不已。携家带口、源源不断的入滇大军需要有坚韧不拔的变革决心，才能在这片希望的土地上扎根生存。虽然这里有着丰美的资源与广袤的土地，但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技艺精湛的工匠们最先用自己的手工艺活改变着眼前困顿的生活，为灰暗的生活涂抹一道道亮色。他们惊喜地发现当地

复烧玉溪窑青花 重塑玉溪窑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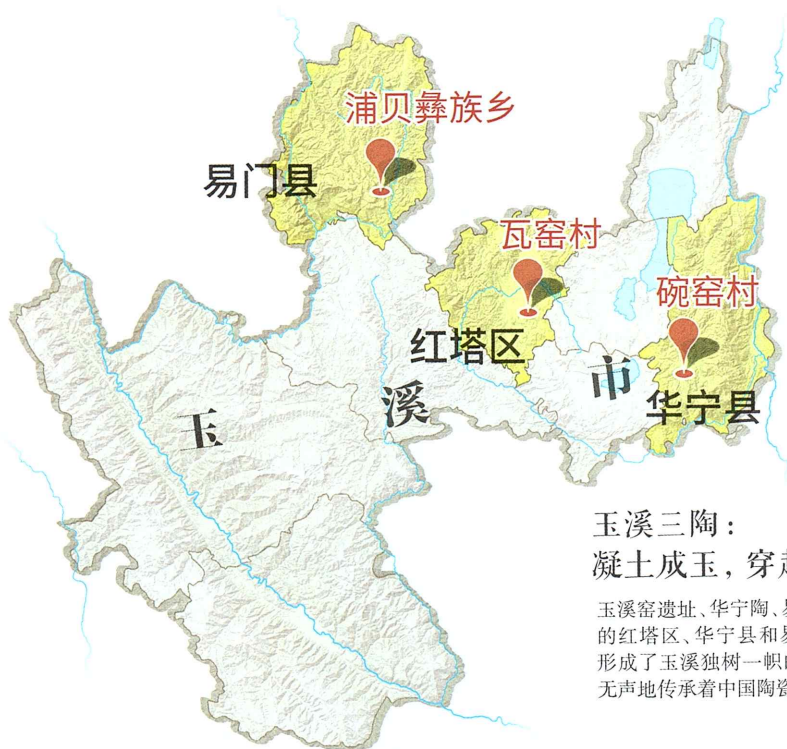
玉溪窑是明代景德镇窑以外生产青花瓷的重要窑场，始于宋元，衰于明朝，目前共发现三处窑址，均烧青釉和青花瓷器。为接续玉溪窑不灭的窑火，2013年，一群学者和民间工艺大师联合起来成功复烧玉溪青花瓷，传承了600年前玉溪窑的青花瓷烧制技艺，图中为复烧后的玉溪窑。



有着丰富的陶土资源，是制作日常所需陶器、瓷器的绝好原料。

他们仿照家乡的窑口，以土石砌起了龙窑，如家乡的一样高大坚固耐用；他们把玩泥土，将思乡的情愫和着泪水揉进泥土，成型为一个精美的器物，还是那些器型：罐、碟、盘、壶、碗、杯、瓶，一样的造型朴拙，线条简练，纹饰繁多；他

们纹饰的内容及表现手法与景德镇如出一辙：一定是纯正的青色，一定要描画上舞动的狮子、嬉戏的孩童、洛阳的牡丹、江南的山水庭院……他们把当时景德镇青花瓷器的烧制水平原封不动地搬到了玉溪窑里，烧制出代表着当时云南青花瓷器烧制最高水平的青花瓷。这一切的全心全意，只因那份难以割舍的故土情怀和对



玉溪三陶： 凝土成玉，穿越历史风烟

玉溪窑遗址、华宁陶、易门瓷分落在玉溪的红塔区、华宁县和易门县，三足鼎立，形成了玉溪独树一帜的陶瓷文化，悄然无声地传承着中国陶瓷的精髓。



玉溪窑与青花瓷

中国青花瓷色泽清新、纹饰素雅，体现了中国文化独特的美学风格，被称为中国的国瓷。上世纪60年代玉溪窑的发现，证明了云南在元明时期就生产青花瓷器，当地出土陶瓷标本的种类、造型、图案、工艺与景德镇青花有着相似之处，具有元代和明代的许多特点，总体上以明代的风格最为突出。玉溪窑是明代除景德镇窑以外生产青花瓷的重要窑场，主要烧制青釉和青花瓷器，已故著名陶瓷学者、故宫博物院陶瓷研究部主任冯先铭教授将江西景德镇、云南玉溪和浙江江山称为中国青花瓷器的三大产地。



眼前新世界的满心憧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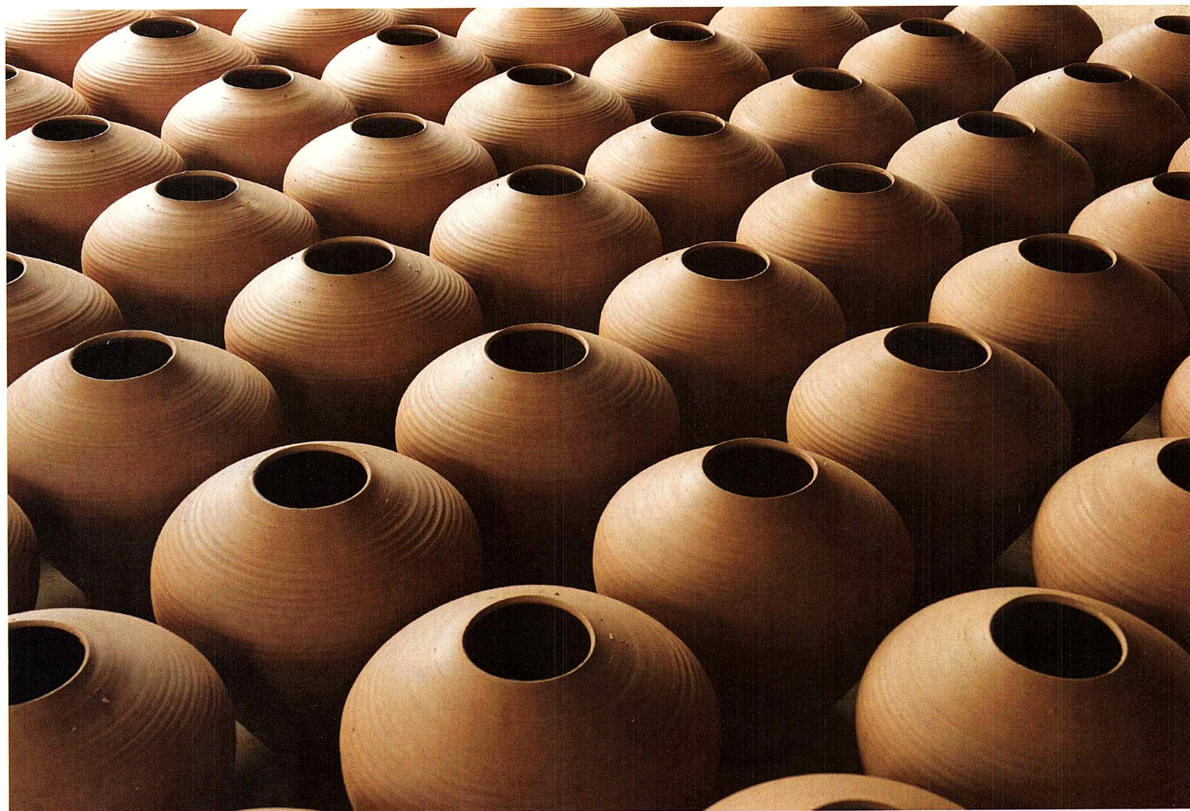
因为这些工匠们的思乡与坚守，在玉溪的土地上从此有了玉溪窑青花瓷，玉溪成为当时除了景德镇之外唯一烧制青花瓷的地方。在中国青花瓷的历史上，边陲玉溪是为数不多的可以与景德镇相提并论的名字：1962年，玉溪窑址被发现；1986年玉溪窑址正式考古发掘，进一步证明了玉溪窑的原理、建造方法与内地窑口相同；玉溪窑青花瓷造型、纹饰大多与江西景德镇元青花近似，说明玉溪窑源自内地，并受到内地窑口影响。玉溪窑成为中国除景德镇外最早烧造青花瓷的地区之一！

如果说中国陶瓷文化博大精深，是一

棵枝繁叶茂的大树，那么玉溪陶瓷就是一枝独秀、暗香盈袖的小花，盛开在玉溪山清水秀的大地上。

在玉溪，玉溪窑青花瓷、华宁陶、易门陶瓷形成了三足鼎立的陶瓷文化，六百年来，炉火纯青的工艺代代相传。2013年，玉溪青花瓷烧制技艺、华宁陶制作技艺、浦贝陶制作技艺同时入选为第三批云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从日常器物，到装饰物品，再到艺术作品，玉溪窑、华宁陶、易门陶凝土成玉，一脉相承又各具风采，以其优秀的技艺传统、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成为玉溪陶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图为玉溪窑出品的瓷罐正在进行坯体的晾晒干燥。

右图为位于瓦窑村的玉溪古窑遗址，其中三号龙窑已经辟为展室，该窑建于元末明初，窑头被毁，仅存窑身，长30米，窑底宽1.5米，窑的倾斜度为12度，利用自然坡度建窑，窑尾不设烟囱。窑壁使用土坯砌成，窑壁倾斜度为75度。窑底部着一层厚约1-5厘米的赭红色细沙层，沙层下有一层在高温下烧成的红烧土。出土的器物有碗、盘、瓶、罐等，窑具有支烧具、垫圈、支钉、印模等。

摄影 / 崔永红

边陲异彩玉溪窑

在红塔大道的尽头，位于红塔区瓦窑村的玉溪古窑遗址，一直静静地看着眼前车水马龙的繁华市景，悄然藏起了那段辉煌的荣光。

1960年，云南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葛季芳女士根据相关线索，在红塔区中心城区州城东南约两公里远的城郊瓦窑村囡囡山，找到了玉溪窑遗址。窑址虽然残破，但基本形状还看得出，再加上周边有大量瓷片堆积物，经过仔细查看，葛季芳发现平窑、古窑、上窑三处窑址，其中上窑已被那时还在烧制陶器的现代窑压住。三座窑的瓷片、窑具形制基本相同，初步判断年代可能始于元，终于明末清初，色釉和花纹某些方面类似越窑风格，也近似东南沿海青瓷。葛季芳撰写了《云南玉溪发现古瓷窑址》一文，就此揭开了覆盖在玉溪窑青花瓷上数百年的神秘面纱！

1965年9月，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



玉溪窑遗址



中国古瓷研究会会长、著名陶瓷考古学家冯先铭先生撰写的《新中国陶瓷考古的重要收获》一文，将玉溪窑的发现列为我国陶瓷考古重要收获之一，让玉溪窑有了明确和重要的定位。

1986年1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云南省博物馆、玉溪地区（现玉溪市）文化局、玉溪市（现红塔区）文化局组成联合发掘队，对玉溪古窑址进行考古发掘。经过两个多月的发掘，发现了3座残存龙窑，它们和中国其他地方的龙窑别无二致。

此次全面的考古发掘出大量残破瓷器，色釉有青花、青釉，纹饰有画花、印花、刻花，所绘纹饰有花草、蕉叶、鱼藻，器型有碗、盘、碟、杯、瓶、罐等，窑具有垫圈、平足台、匣钵、支钉、印模等。古瓷窑瓷片分布面积约18700平方米，其中古瓷窑面积最大约15000平方

米。出土瓷片、残瓷器、残窑具上万件，重约两吨。

令人振奋和欣喜的是，发掘进一步证明玉溪窑的原理、建造方法与内地窑口相同：龙窑是我国窑炉的一种形式，多建在江南地区坡地，最早发现于浙江上虞，为商代窑址。龙窑呈长条形，分窑头、窑床、窑尾三部分，依山坡而建，头低尾高，使火焰和热量由窑头至窑尾自然抽吸，装烧量大，节省燃料。因其火焰抽力大、升温快，装烧面积大、产量高，自商代至明清，南方多有砌筑。明代以前，南方各产瓷区如苏、浙、粤、闽、赣、湘等诸省均广泛采用，故有龙窑是“青瓷摇篮”的说法。

玉溪知名作家李琳先生曾撰文《边陲异彩：玉溪窑与玉溪元青花》。他认为，玉溪窑的发现、发掘和研究，证实明初云南钴土矿已用作青花瓷釉料。由于中国早期青花瓷窑址发现不多，玉溪窑对中国青花瓷起源



延续数百年的陶瓷如今在玉溪得到了复兴和发展，2016年玉溪市陶瓷及相关产业实现产值38.1亿元，共有制陶企业323户（含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7836人，陶瓷工艺门类齐全，涵盖艺术陶瓷、日用陶瓷、建筑陶瓷等多个种类。



三彩净水器



青花兰花纹碗



青釉印莲花纹盘残件

供图 / 陈泰敏

鸟形陶杯



和青花钴矿来源的研究还具有较大作用。

考古发现让世人对瓦窑村刮目相看，随着瓷片抖落的泥土，一段尘封了 600 多年的玉溪陶瓷历史，揭开面纱。玉溪古瓷窑的发现，不仅填补了云南古陶瓷研究的空白，还证明了云南也是早期生产青花瓷的地区之一，为云南瓷器起源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对探索云南瓷器生产历史和工艺技术具有重要作用。玉溪古窑址具有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为研究中国陶瓷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其中青花鱼藻纹玉壶春瓶，以其精美的造型、独特的工艺被故宫博物院收藏。其他瓷器和瓷片文物曾到英国、日本、美国等国巡回展览，古瓷窑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清代以后，玉溪窑的炉火时断时续，在当年古窑址上，现代工匠续上了炉火，但烧制的大都是生活用陶，名噪一时的青花瓷技艺失传了。

为接续玉溪窑不灭的窑火，2013 年 9

月，玉溪窑发展研究中心挂牌成立，以云南大学副教授吴

白雨为首的一群学者和民间工艺大师致力于恢复 600 年前玉溪窑青花瓷烧制技艺，开发出高附加值的瓷文化创意产品，成功复烧玉溪青花瓷。这一做法不仅传承了玉溪传统制陶工艺技术，更延续了玉溪窑淳朴优雅、朴实含蓄的审美风格，使沉睡数百年的玉溪窑青花瓷“复活”了！

眼前这些仿古造型的罐、碗、碟、盘，闪着幽幽的青蓝，历史的那抹辉煌再次张扬；而创意十足的时尚工艺品，带着古窑的灵魂与荣光，昂首走进百姓人家。

2017 年 10 月 31 日，玉溪陶瓷文化旅游产业创意园（玉溪青花街）项目正式



拉坯

拉坯是瓷器的锥形制作。制备好的泥料放在坯车上，用轮制成型方法制成坯件。拉坯是我国陶瓷器生产的传统方法，凡圆器琢器俱用拉坯方法成型。



上釉

施釉工艺是瓷器制作的一个工艺步骤，是指在成型的陶瓷坯体表面施以釉浆。主要有蘸釉、浇釉、刷釉等方法。图中是瓷工正在给罐体底部蘸釉。



成品

刚刚在窑里经历了高温烧制的玉溪窑瓷罐，温润的釉色已经显现出来。

开工。该项目位于红塔区凤凰街道瓦窑社区，毗邻红塔集团、红塔山、钱瓜山、玉溪古窑遗址等中心城区优质生态旅游文化资源，预计总投资5亿元，计划2018年5月建成开街。

在新时代，玉溪人对玉溪陶瓷文化旅游产业创意园（玉溪青花街）寄以厚望，希望它能秉承玉溪青花瓷传统历史文化，重塑“玉溪窑”文化品牌，挖掘历史文化元素，推进文化产业发展，完善玉溪文化旅游休闲目的地功能，提升玉溪城市竞争力。

凝土成玉华宁陶

夏日黄昏，走进华宁老街上的锦窑，老屋的窗棂透出淡黄的灯光，堂屋上三五好友围坐，主人拿出一套古朴的华宁陶质茶具，开始冲泡一壶普洱老树茶。伴着氤氲的茶雾，淅淅沥沥的雨帘，朦胧的意境，恍若隔世，那些与华宁陶三生三世的因缘，就这样铺展出一幅画卷，轻描淡写、水墨丹青，勾画出六百多年的制陶技艺。听老艺人讲华宁陶深邃厚重的历史，就像一次“偶遇”，就如眼前那些器型不一、釉色变幻莫测的华宁陶器物，每一个物件，都是一种情缘，不可复制，只有敬重。

华宁县是云南著名的产陶区，“新兴姑娘河西布，通海酱油禄丰醋，华宁陶器烧得绿”，这句当地广为传颂的民间谚语，就是数百年来对华宁陶器的最好评价。

在华宁县城北有座华盖山，华盖山下的碗窑村里有寺，名“慈云寺”，寺前是碗窑村专售陶器的市集，称为窑街，窑户在街上设立商铺，出售陶瓷制品，各地客商云集于此，收购陶瓷制品后又转售各地。清末滇越铁路建好后，碗窑村生产的陶瓷便可通过华宁县的盘溪火车站，北上



烧造时代：华宁碗窑村窑址

华宁陶的产地——碗窑村，这里有着古老的窑址，各色陶片遍地。同时，古老的技艺传承下来，大部分村民以制陶、烧陶为生，一座座窑口不断产出着精美的瓷器。

左图为七彩虹窑作品，右图为工人正在检查瓷器成品。



运到省城昆明再分销全省各地，或南下运到今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河口再转运到越南等东南亚国家。

每年农历二月八日至十五日，华宁当地会有一个隆重的祭祀活动：从事制陶工艺的窑工，都要到位于慈云寺里的窑神殿祭拜窑神爷，窑神殿的对面有一个神龛，供奉着碗窑村陶业创始人车朋的神位。乡人到窑神殿虔诚地奉祀，除了纪念车朋为光大陶业所做的贡献，更是祈求窑神保佑陶瓷生产在来年能够顺利如意。在这期间，全村的窑工聚在一起互相切磋制

陶技艺，交流生意经。寺里立有一块《重建慈云寺功德碑》，碑文记载有：“治北里许华盖山下，大明洪武年间，有车姓者，由江西景德镇来滇卜厂于此，为生计，继则汪氏、张氏、彭氏、高氏，以及范、刘、柯、杨诸姓，因亲及亲，因友及友接踵而至，逐萃处焉……”，记述了景德镇人车姓于明洪武年间到华宁开窑烧造的情形。当地村民几乎都是窑工，由车、汪、张、高、彭、杨等姓的窑户组成，从明初洪武年间开始陆续定居于此，世代以烧窑为生。碗窑村的名字由此而来。



结合文献记载来看，最迟在明初的洪武年间，景德镇的窑工车朋等人就来到华宁碗窑村烧制陶瓷。至明末清初，当地开始仿河南钧窑生产大量颜色釉陶瓷，并成为云南著名的陶瓷生产窑场。

清代开启了华宁陶的兴盛期，从存世的华宁釉陶来看，很多造型跟景德镇清代早中期造型相似，如各类陈设花瓶大多仿古铜器造型，普遍用耳来装饰，像螭耳、梅枝耳、竹枝耳等，再如瓶、罐盆、洗类陶器表面往往都有铺首装饰和浮雕龙纹、寿字纹。华宁烧造的三彩、月白釉、绿釉瓷器种类繁多，数量巨大，满足了云南当地的市场需求，又因其影响广泛而多次出现在文献记载中。清末民初，云南著名学者袁嘉谷曾在《移山移随笔》中提到：“吾滇陶器如宁州（华宁）、如易门、如建水，甚至日用之瓦甓粗器，则各州县均有之……”民国《新纂云南通志》记载：“陶器以建水、宁州（华宁）所产者为著名，有粗细两种，细者如花瓶、花盆、文具等，釉水式样、书画彩色均有可观。”

清代华宁名宦、著名书法家刘大绅曾有对联赞誉华宁陶：“宜古宜今彝鼎尊磐同述作，亦文亦质官哥柴定共流传”，把华宁陶与著名的官、哥、柴、定窑相提并论，更有乾隆赐字“陶塘于都”匾额悬于慈云寺，华宁陶一时声名大振。

碗窑村，这个跨越 600 多年、为陶而生的村落，往昔的繁华已被雨打风吹去，



华宁陶造型工艺

古龙窑艺人汪霄红在做陶坯造型。汪师傅从小跟父亲学做陶，掌握古龙窑烧陶的所有技术，前些年因做陶收入不多且很辛苦，曾转行去当保安，华宁陶兴起后，又重拾技艺专做柴烧龙窑，自己做坯自己烧窑，是碗窑村华宁陶的重要传人之一。

古月窑华宁陶作品

因为对华宁陶的喜爱，2008年胡文森和胡文杰兄弟俩从大理迁居到华宁，从学徒工开始学习华宁陶的制陶工艺。经过不断的努力，成立了自己的工坊“古月窑”，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在他们眼里，陶是有生命的，因而烧陶人并不可能完全掌控烧陶的过程，这种不可能掌控对他们来说充满了吸引力。摄影/施锦泉





釉色渲染的七彩之梦

华宁七彩虹窑陶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2年，董事长陈俊玮现为云南省工艺美术大师、云南省陶瓷工艺大师。公司长期致力于华宁纯天然原矿生物古釉的各类工艺陶的设计制作，不仅在器形设计和釉色配制方面不断创新，调整釉料配方比例和施釉方法，还在传统华宁陶绿白、酱、素的釉色基础上研发出了原生釉、孔雀蓝釉、绿釉、天目釉、金星釉、天青釉、豆青釉、茶叶末釉、紫金釉等多个独特而稳定的釉色，让华宁陶绽放出了七彩斑斓的视觉魅力，深受业内行家和消费者推崇。多年来，该公司共有30余件陶艺作品荣获国家级、省级工艺美术品金、银、铜奖。摄影/施锦泉

窑炉不再完整，热闹的窑街荡然无存，只留下古朴宁静的残垣断壁。走进碗窑村，仍能找寻到陶的印迹：老屋的土墙上嵌着五彩斑斓的陶片，废弃的装烧陶器的匣钵被用做砌墙、垒田埂的土石。许多匣钵上还模印着不同制陶家族的姓氏，见证了华宁陶曾经的辉煌。

华宁陶是独具特色的审美艺术品，更是承载丰富文化内涵的文化载体，见证了自明清以来云南社会生活的沧海桑田。华宁陶之美首先在其种类丰富、造型多变，实用功能与艺术审美的结合。华宁陶多是生活器皿，几乎广泛地运用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与粗茶淡饭相伴，在百姓生活

中成就它的光辉岁月。儿时我们曾捧着华宁陶烧制的土碗大口吃饭，父辈们用陶缸储酒，外婆用陶罐装咸菜，家堂上供着陶质的观音像，外婆每天虔诚地烧香磕头。华宁陶从未离开过我们的生活，并在我们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流转中老去，渐渐成为一种记忆里的生活。

华宁陶釉彩丰富细致、独树一帜，历史上有“官哥柴定共流传”的说法，意思是说，各家窑场都有自己秘不示人的神奇釉料配方，自古传男不传女，华宁制陶古法，却可以烧出中国众多名窑的釉彩质地。华宁陶著名的釉彩有月白、绿、蓝、青、酱、豆青、粉青、铜红（紫金）、黑、



黄以及玻璃釉等，所用的釉料主要有柴灰、白泥、玻璃、白沙等。窑工们只需在所有的釉中加入草木灰和各类金属矿物，就可以形成五彩斑斓的釉色。

华宁陶是一种高温釉陶，靠釉水色彩的变化和釉质的光泽、透明度各异来装饰陶器。华宁色釉陶展示给人们的是一个美不胜收的色彩世界，其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成为了云南陶瓷生产的又一高峰。

其五光十色、斑斓夺目的颜色釉，独树一帜：天青釉的淡雅，“雨过天青云破处”，让人想起宋代汝瓷的温婉；豆青釉的清亮，温润如玉，则有南宋龙泉青瓷的

神韵；茶叶末釉的古朴，深沉凝重，有唐人风范，极具古意，耐人寻味；月白釉的朴实无华，娴静淡泊，仿佛如水的月光在夜间静静流淌；孔雀蓝釉的神秘，美得惊心动魄，暗示着一种神秘的力量……除此之外，还有绿釉、酱釉、蓝釉、黑釉等上百种色釉，都有其不同的色阶，形成了异彩纷呈的颜色釉世界。

上世纪50年代，在北京举办的全国陶瓷展览会和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上，华宁陶展示了最具代表性的青釉和米黄釉、绿釉的盘、壶、罐一类生活用器，其良好的实用性和质朴优美的艺术风格，受到专家

锦窑华宁陶作品

三年前，同时拥有诗人、作家、陶艺家身份的锦窑陶业有限公司创始人邓红锦被评为云南省陶瓷工艺美术大师；作品《简》入选第二十三届法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会。她制作的陶器被业界誉为“文人陶”的代表。她尝试自然灰釉的现代表现，并沉迷于“落灰烧”，制作出了华丽古朴而又别具一格的陶器，其作品主要调性为“静谧·诗意·生息”。



学者的特别关注，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现在华宁的陶瓷产业发展欣欣向荣，51家制陶企业和作坊遍布县城各地，从业人员1700多人；建成各类陶窑140多座，全县制陶企业年产值突破5亿元。传统手工生产工艺得到充分挖掘与继承，新的工艺和新的产品不断涌现。

华宁陶器因为质地纯净细腻、坚实耐用、色泽晶莹性好等优势而广受青睐。产品主要销往全国各地，部分产品远销美国、日本、新加坡、泰国。华宁正逐步成为西南重要的建筑园林陶瓷、工艺美术陶瓷和生活日用陶瓷的产区。





碗——易门陶瓷的发端

易门“李忠碗窑”制作的单扣碗、双扣碗、马蹄碗、坏子青釉碗……都曾经是普通百姓见过、使用过的，这些式样不一的碗几乎成了世人对易门陶瓷的最初印象，也是易门如今红红火火的陶瓷业的发端。



历史风烟中催生的易门陶瓷

明末清初，位于玉溪西北一隅的易门县迎来了陶瓷的诞生。

易门陶瓷业如何起源，在书籍上没有任何记载，传说让细枝末叶的历史渐渐清晰：明末清初，李自成部下江西人李忠，兵败流落易门，在今易门县浦贝彝族乡一个叫浦贝的小村子，他发现蕴藏有丰富的瓷土资源。生活的困顿、前途的渺茫，让他怀想起曾在瓷都景德镇学过的瓷器工艺，放下坚刀利剑，重操旧业成为他当时唯一也是最好的选择：揉捏起细软的瓷土，建窑烧瓷，变他乡为故乡，在这个远离景德镇上千公里的穷乡僻壤，易门陶瓷就此诞生了，史称“李忠碗窑”。一块未经开垦的处女地，一位兵败的士兵，一个机缘巧合，成就了易门陶瓷绵延数百年，扬名不衰的美名。在易门，人们已经形成共识——李忠碗窑就是易门陶瓷的起源，如此算来，易门制陶业至今已有近400年的历史。

现在，我们只能从窑址残碎的瓷片中拼凑出当年李忠烧制瓷器的器型和纹饰：器型以碗、盘、杯、壶、碟等生活陶瓷为主，青花纹饰有牡丹纹、莲纹、古钱纹、小鸟纹，简单的线条、朴拙的笔法，可见当年工匠技艺大都不高，只停留在简单模仿江西景德镇



的烧制技术的阶段。但李忠在易门播下了陶瓷的火种，由此带动了当地人烧窑的热情，却意义非凡。

易门陶历经数代工匠的不断创新，技艺日渐精湛，调制出的青釉、白釉、黄釉等不同釉色，成为了易门陶的经典色。不同质地细腻的易门陶瓷沿袭了生活陶不变的宗旨，走入寻常人家，见惯人世悲欢离合。

至清乾隆年间，易门制陶业已在云南小有名气。窑户增至 20 多家，各家各户的产品也有明显分工，有专门做碗的，有做生活大杂件的，也有做香炉、花瓶、建筑用的兽头等工艺品的，这些工艺品畅销昆明、玉溪等地。

如果说，李忠来到易门，成就了当地的制陶工艺，那么在不同年代里，一次次到来的外地人，带给易门陶业的就是一次次技术的革新。

民国初年，易门陶迎来两位异乡人，来自昆明的范寿昌、范本荣父子。他们不仅带来了制陶的新技术和新工艺，运用到浦贝的碗窑里，还生产出了琉璃瓦、

兽头、宝鼎、花栏等庙宇建筑用陶，推动了易门陶瓷从家常日用品向建筑行业的发展。

1938 年，来自江苏宜兴的张姓陶瓷绘画艺人，利用当地的红石岩瓷泥与老人山的水晶石粉浆混合后，成功地试制出粗瓷瓦货，称“假瓷货”。他所制的白釉单扣碗、双扣碗、马蹄碗、坯子青釉碗等，外观洁白光滑，再绘上各式山水亭台、竹兰梅菊、飞禽走兽，真可谓可以假乱真的瓷器。由此，易门的陶，多了一个“瓷”，始称“易门陶瓷”。数百年来，因交通不便，易门陶瓷靠着人挑马驮的马帮行走在一条条通往昆明、楚雄、普洱的古道上，小心翼翼地传承着一方陶瓷文化。

新中国成立初，易门窑户已发展壮大到 50 多家，年产陶瓷 100 多万件。政府成立的陶瓷社，把单家独户的窑口集中起来，在浦贝碗窑的旧址上建“易门陶器厂”生产土陶制品，直至上世纪 70 年代，更名为“易门陶瓷厂”，名正言顺生产瓷器。上世纪末，随着企业的改制，易门陶瓷开始涉足建筑瓷。后者与工艺陶、

国营易门瓷厂是玉溪滇窑窑的前身，上世纪 60 年代末建厂，还得到了苏联专家的援助。在当年苏联专家建设的厂房里，至今还保留着一座倒焰窑。据玉溪滇窑窑老总吴兆华介绍，这座倒焰窑是 1970 年建成的，从江西景德镇调过来的李姓工程师设计，由本地杨姓的设计师主持建成，投入使用十多年后就闲置不用了，是目前云南境内保留最完整的倒焰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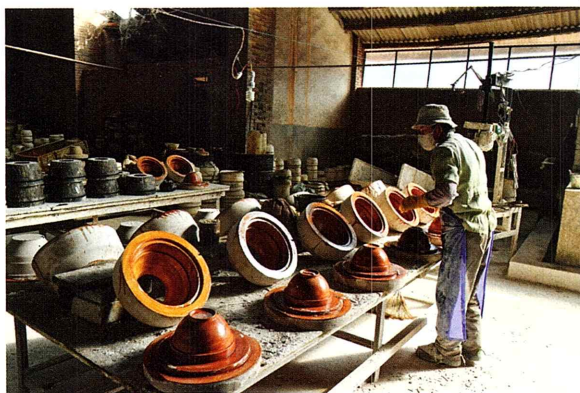




三彩鱼莲净水器

整个造型极为独特，净水碗为莲花造型，由三条跃起的鲤鱼用嘴托住莲花，鱼尾下是汹涌的波涛。整个陶制品用酱、绿、白三彩装饰，构思巧妙，制作精致，从陶塑中，我们看到了华宁陶制作的精致与文化的悠远。





玉溪澄窑的陶瓷虽没有景德镇官窑的白净美观、质地细腻，但它的造型、图案、釉色凸显了本土化、民族化、大众化的特征，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

生活用瓷三足鼎立，延续了其不断创新的神话。

易门陶瓷绵延四百多年得以扬名不衰，取决于当地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瓷土资源。凭借天时地利人和，易门陶瓷不断创新，从土陶到瓷器再到建筑装饰瓷，从一门手艺到一个产业，从一座窑到一座城，陶瓷成为了易门最独特的名片。如今，随着产业的壮大，陶瓷建材业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易门更成为云南最大的陶瓷建材生产基地。

玉溪是滇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成为滇中富饶之地，经济文化相对发达，在众多传统手工艺中，陶瓷独树一帜。生活是手工艺的源头活水，玉溪陶瓷，远离中土文化，偏安西南一隅，悄然无声地传承着中国陶瓷的精髓，连续不断地创造着自己的灿烂与辉煌，也坚定地沿着“生活陶”的轨迹不断塑造出令人惊喜、独具地域特色、人文情怀的陶瓷文化：“一头连着永恒的生活，一头连着同样永恒的精神！”■

手艺人：杨建云

易门县浦贝的陶制作技艺，自李忠在浦贝烧制陶器开始，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2013年，易门浦贝陶器制作技艺入选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传统技艺的传承人，杨建云于2015年12月创办了以传承易门浦贝陶器制作技艺为核心的传统手工艺家庭作坊。其内容仿玉溪澄元青花瓷，图纹绘画采用中国画、写意渲染等装饰手法，形成了李忠窑、浦贝陶特色品牌。



多彩玉溪

欢歌悦舞民族风



新平县境内的傣家村寨中，人们缤纷鲜艳的服饰色彩，完美地体现了花腰傣乐观、积极的民族性格。



多彩民族

因为错落起伏的立体地形以及历史的原因，云南形成了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特点。村寨与村寨连片聚居，既保存了各民族自己的语言与民俗文化，又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

滇中明珠——玉溪是具有云南特色的多民族、多山区地区。全市1.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住着汉族、彝族、哈尼族、傣族、回族、白族、蒙古族、苗族、拉祜族9个世居民族，他们的居住区域占全区总面积的60%以上。少数民族人口比例约占全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与云南全省少数民族所占比例相当。

玉溪的世居少数民族延续了各自的民族服饰、社会结构、生活习惯、道德规范、节庆礼俗等原汁原味的多彩民族文化，散发着与这片神奇、隐秘的土地相依相生的气息和隽永韵味。



多彩民族

哀牢行记

领略垂直分布的民族图谱

撰文 何建安

哀牢山是一幅立体的画卷，从山下的坝子水田到山上云雾缭绕的顶峰，多个民族聚居区域自然呈现出垂直分布的现象，恰如气候带和植被带沿着山体在不同海拔高度上的分布。一次行走，就能感受到别有趣味的多民族风情。



半山哈尼村寨

哈尼村寨位于山腰位置，村寨上方茂密葱郁的神寨林涵养水分，水流汇集成溪流，为哈尼人家提供纯净的生活用水，再向下流进一级级的梯田之中，养育着当地特产的红米稻和稻田里的鱼虾、鸭鹅。水流最终流到山下，汇进江河。这一“森林—村寨—梯田—江河”的生态结构被称为的“四素同构”，是人与自然高度协调的、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

七彩云南，是人们对于云南地貌、景观和民族文化的直观印象。在红河流淌过的哀牢山区，也同样呈现着多姿多彩的景观和地域文化。

如果能在冬春之际从空中俯瞰哀牢山，你会发现，这里简直是不同气候景观的微缩景区：从高山到河谷，寒带、温带、亚热带、热带气候依次排列。当山巅白雪纷飞的时候，红河谷地却炎热如夏，深刻地体现着“一山分四季，隔里不同天”。

同样，从空中透过缥缈云烟，你会更为惊讶地发现，在哀牢山不同海拔高度的阶梯上，活动着的是不同装束的民族：城镇和平坝居住着汉族，炎热的低山河谷住着壮族、傣族，高一点的半山区栖息着彝族、哈尼族，而生活在寒冷高山区的，则是苗族、瑶族……这种自然形成的民族居住地的垂直分布，好似与垂直分布的气候带相呼应，形成了独具特色哀牢山中的社会生态系统。

在这个初冬时节，我由哀牢山脚下开始，一路向上行走，感受并记录不同海拔高度下不同民族的生存、生活和生机。

河谷傣家：花腰银饰赶花街

据说，傣族是哀牢山区最早的居民，他们多居住在山下丰饶的红河河谷地区，同样生活在这一区域的还有壮族。

站在高处俯瞰，傣家的村庄和田地像巨大的绿宝石镶嵌在莽莽群山的脚底，这里年平均温度在 24℃ 左右，气候湿热，终年无霜，是天然的“温室”。河谷地带河流沟渠纵横，土地肥沃，人们以农业生产为生，田地里种植水稻、玉米、大豆、花生和蔬菜等作物，村寨周围果树茂盛，香蕉、菠萝、芒果、木瓜和甘蔗是这里随处可见的物产。

这一支的傣族也称花腰傣，因为最具特色和辨识度的，是这里傣族女子腰部束



花腰傣女子服饰



着的一条长长的花腰带。他们有着自己鲜明的文化特征，信仰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即世间万物都有灵魂，水有水灵、山有山灵、树有树灵、农作物也有其灵。人们的祭拜因此也变得多样起来。

与绝大部分傣族不同的是，花腰傣不过泼水节，他们最盛大的节日是每年两次的“赶花街”，分别在农历正月和五月，各地时间和形式略有不同。“赶花街”是利用农闲季节以文化形式进行社交、娱乐的活动，也是傣族青年男女相互认识，谈情说爱的节日。

元江和新平是花腰傣文化浓厚的地域，走在在戛洒、漠沙花腰傣乡，随处可见衣着华丽、雍容典雅的花腰傣女子走在田间地头，银铃声声，衣裙飘飘，鲜艳的色彩、繁复的饰品与葱郁的自然环境相映成趣。

花腰傣不但会铸铁器，大量使用银饰，还会烧制陶具，很多生活用品都用土

陶制成。土陶的制作从远古时代经过一代代人传袭下来，成为傣家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物件，并产生了戛洒土锅寨、曼蚌大寨这样以陶器制作工艺闻名的村庄。至今，这里的人们还在用古老的方式手工制作陶器。手工制作付出的是心血和时间，传承的是匠心和文化。

花腰傣妇女还擅长刺绣。女孩懂事起就看着母亲织布刺绣，从十三四岁开始系统地学习刺绣，一直绣到儿孙满堂，并代代传承下去。当地政府把绣娘们组织起来组建手工艺品开发协会，绣娘们通过一针一线为家庭增加收入，她们纯手工织的布、绣的绣片是当地最有特色的伴手礼及收藏品。

如今，如土陶、刺绣这些传统手工艺正面对着工业社会的冲击，面临着传承的危机。但它们也因为其独特鲜明的民族特色，而成为了这片土地和人们共同的记忆。



花腰傣稻烧陶

花腰傣稻烧陶的制作分为取土、晒土、舂土、筛土、和泥、成型、晾晒、烧制等步骤，成型阶段是用左手握一块圆形的鹅卵石，右手拿一块木板拍打泥团，将泥团拍打成所需要的形状，陶器上的端口用潮湿的布抛光，再用刻有木纹的木板拍打陶面，从而使陶器上显现出花纹。然后将制好的陶坯放置在阴凉处阴干，约两三天时间，阴干的陶坯用谷糠、稻草烧制就成了。制品主要有土锅、水壶、碗、水杯、储米器等，是傣族人家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具。



红河谷中的水汽循环

哀牢山群山在亿万年中被红河水系深度切割，使地貌呈现出“V”字形，险峻异常。这带来的是高下之间十几度的温差和立体的气候，水汽在低谷和高山之间形成了周而复始、循环无尽的生态系统。

半山哈尼：大山的雕塑师

哈尼族大多居住在红河南岸哀牢山海拔 800 至 2500 米的半山区。

在他们看来，半山是最适合居住的地方，气候四季如春，冬暖夏凉。往上高山区森林密布、气候寒冷，是狩猎的好去处；山下气候炎热潮湿，瘴疠流行，在旧时卫生条件差的情况下不适宜人的生存，但适合稻谷等庄稼生长。所以来自中国西北的彝族、哈尼族迁入云南后，选择在红河南岸哀牢山的半山居住。

在哀牢山，最为著名的就数哈尼梯田了。

站在半山坡上的哈尼族村寨，我举目四望，村后高山上生长着茂密的森林，村寨以下是万道梯田。高山森林、半山村寨和低山梯田以及贯穿其间的溪流，构成了哈尼族独特的“四位一体”生存空间和农业生态系统。在哈尼人看来，先有了森林，才有了溪流，祖先见到了水，就定居了下来。



花腰傣女子的银饰

层层叠叠那诺梯田

元江梯田主要集中在羊街、那诺两地；反映了哈尼族历史悠久的农耕文化，雄伟壮丽的梯田稻作景观与“十月年”、“黄饭节”、“苦扎扎节”等一系列民俗节日共同成为了民族特色的代表。右图为哈尼人正在收割水稻，哈尼族居住的上半山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年均气温在15摄氏度左右，全年日照1670小时，非常适宜水稻生长。



面对高山峡谷的生存空间，哈尼人创造出的一套垦种梯田的丰富经验。他们根据不同的地形、土质修堤筑埂，利用“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的自然条件，把终年不断的山泉溪涧，通过沟渠引进梯田。整个哈尼梯田就是一个涵养水源的宝库，其蓄水量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些中型水库，这是哈尼人民伟大的创举。没有哈尼梯田，就没有哈尼村寨，也就没有哈尼人。

在哀牢山区，几乎所有哈尼族居住的地方，都会见到埂回堤转、重重叠叠的梯田，天光云影的流转中，梯田水面变幻出不同的色彩，雄伟壮丽、气势磅礴。

这梯田景观也随着季节而变化，我到访时正值冬日，形状各异的大小梯田盛满清泉，田间并没有种植水稻，在明媚的阳光下，各处高低、形状不同的平整水面波光粼粼，要是到了3、4月间，秧苗会如绿毯般布满层层梯田，夏末秋初则是一片金黄，从而构成了一幅随季节变化、简朴秀美的山水画。

元江哈尼梯田尤以位于东南部羊街乡、那诺乡境内的连片梯田为代表，其核心区面积达9837亩。其中，羊街乡4467亩，分布于戈垵、坝木、垵霞；那诺乡5370亩，分布于红土坡、那诺、闷龙。



早在明代，徐光启就在《农政全书》将那诺哈尼梯田列入全国七大田制之一，称为“世外梯田”。

站在那诺梯田面前，看那近万亩的梯田从山脚一直延伸到山顶，鳞次栉比，一块块梯田连成一级级让人叹为观止的“天梯”。恰似梯田绣在山梁上，村庄镶嵌在梯田中，云海流动中，光影变化无穷，的确是美不胜收。

每年冬、春时节，都会有大批摄影师来到哀牢山，在梯田周边寻找合适的机位，等待极致的光线，记录这个层层叠叠世界美丽奇幻的景观。

要是能在梯田间行走，感受天光云影中移步换景的乐趣就更是美妙了。再要是能下田，和农人一起赶着耕牛、推着犁耙在泥水中耕田，那就更是无与伦比的体验了。

除了哈尼族、傣族等少数民族外，哀牢山还生活着大量的汉族，他们大多居住在城镇，都是外来的居民。从家谱、墓志和历史文献以及口头传说来看，汉族先祖进入哀牢山的方式有几种：唐代进攻南诏留下的部分士兵，明朝平滇后留戍官兵和“调北平南”的移民，清代入滇的官兵和清中叶后从湖南、两广进入的冶铜、淘金、经商者，以及民国“走江外”入

境落籍者等。他们给哀牢山区带来了中原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自己也成为了大山之中居民的一部分。

离开哀牢山的时候，我回头望去，那些垂直分布的民族仿佛带我游历过历史漫长的时光，他们在不同时期从各地迁徙而来，在大山之中、红河之畔定居下来，创造和沿袭着本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这些认真、努力生活的民族令人敬重，他们创造的文化也让人沉醉留恋。□

哈尼新娘

哈尼新娘装在胸前、帽檐部分有色彩鲜艳、样式繁复的刺绣，并配以大量银饰，与黑色底料形成强烈对比，华丽美观。摄影/罗涵





多彩民族

哈尼

时光酿就自然生存智慧

撰文 蔡传斌

随着层层叠叠的水田为世人所熟知和惊叹，梯田似乎就成了哈尼族形象的代言者，可关于这个在西南山地中生活繁衍的古老民族本身，人们却知之不多。这支崇拜自然，认为万物有灵的民族从西北一路迁徙而来，他们房屋里神秘的火塘闪烁着兴旺、神圣的火焰，《古歌》在哈尼族的历史空白处流传、昂玛突仪式年年不断、古老棕扇舞在村寨中舞动，豁达超脱的生死哲学世代流传……

在云南腹地哀牢山中段，面向红河谷沿线分布着成片大大小小、层层叠叠的哈尼梯田，这是哈尼族创造的广为世人所知、所向往的大地景观。而创造这片梯田的哈尼族，更是一部宏大、神秘又耐人寻味的书，充溢其间的时光往事、独特仪式和生死智慧，更令人着迷。

哈尼古歌：穿越时空的民族记忆

哈尼族是经历了多个历史时期的多次长途迁徙才来到了哀牢山。

公元前后，西北高原上游牧的氏羌族人开始向南迁移，这是一场长达数个世纪的流离、散落和重新凝聚的历程，最终散

落在中国西南地区包括川西、滇北以及滇中的山岭之间，演化成了今天的哈尼、彝、白、纳西、傈僳等多个少数民族。只是这场波澜壮阔的迁徙，在中原王朝的史籍里几乎无迹可寻，而在西南少数民族的史诗中，还掩藏着大量痕迹。

哈尼古歌《哈尼阿培聪坡坡》就记录着哈尼族祖先对于大迁徙的记忆。

迁徙没有尽头，每一次出发都是一次挣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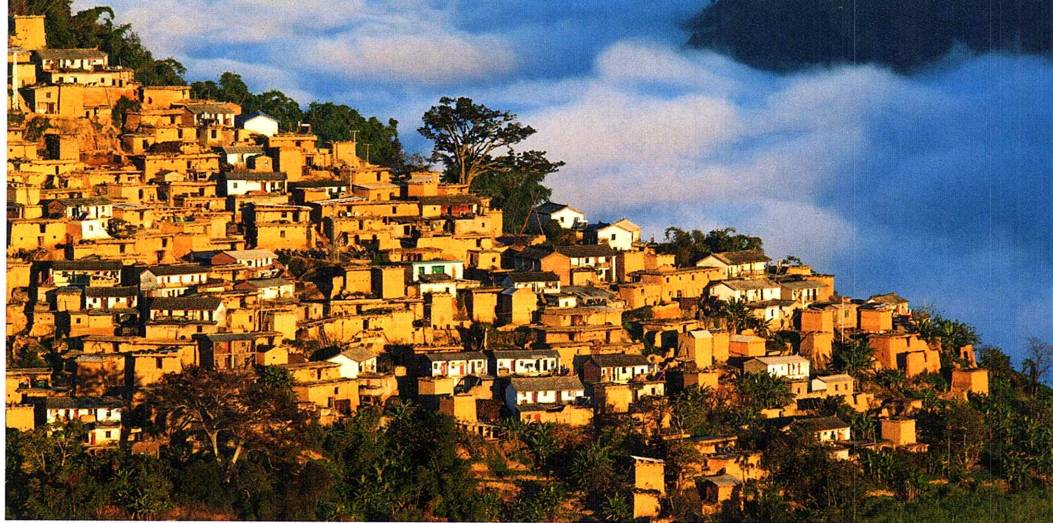
“不搬，硬是不搬 / 哈尼要守住自己的家园 / 不走，硬是不走 / 哈尼要护住祖先的坟场！”

但坚定的立场逐渐被软化——“哈尼人啊，怎能丢下座座大山 / 那里有先祖的尸骨埋藏 / 怎能丢下棵棵神树 / 哈尼人



现在中国的哈尼族主要分布于滇中—滇南地区，在古歌《哈尼阿培聪坡坡》记述中，哈尼族的祖先最早生活在遥远的“虎尼虎那”，然后南迁到水草丰美的“什里湖”边，后来由于自然灾害和战争，又经过“嘎鲁嘎则”、“惹罗普楚”迁徙到“诺马阿美”，在那里度过一段富足安宁的生活后，又由于战败不得不继续南迁，经过“色厄作娘”、“古哈密查”、“那妥”、“石七”等地，最后进入哀牢山区。哈尼族学者史军超通过长期的哈尼族社会调查及研究，对这些地名做出了初步解读。

哈尼族的分布与历史迁徙示意图



哈尼寨子布满哀牢山

村寨一般都是由有血缘关系的家庭聚居而成，常为三四十户，大的也有数百户，大小村寨交错，大寨四面围绕着星星点点的小村寨，正如《哈尼阿培聪坡坡》中所描述的：“大寨生出小寨，小寨生出新寨，大寨是小寨的阿哥，小寨是新寨的新娘，哈尼寨子布满哀牢山，像数不清的星星缀在天上。”创建村落时，茂密的森林、充足的水源、平缓肥沃的山梁等是垦殖梯田不可缺少的条件。

在那里祈求过吉祥 / 怎能丢下滚滚的诺江河啊，那滴滴河水是哈尼的血浆！”

终于，大迁徙还是到来了——“走吧，亲亲的女人 / 草结烧掉，来年还会转青 / 房子倒掉，石脚还会在地上……”

民族往事挥洒成为如此精美恢弘、感情饱满的史诗，一代代流传不息，成为了哈尼族人珍贵的记忆。

菜，他们说用柴火煮出的饭菜味道好，而且有神灵的庇佑。

哈尼火塘是哈尼族人与祖先、与神灵对话的地方，是家庭伦理、家族规则传承的重要场所，是维系一个个哈尼族家庭、一个个哈尼族村庄生生不息的纽带，是温暖的精神家园。



火塘：与神灵对话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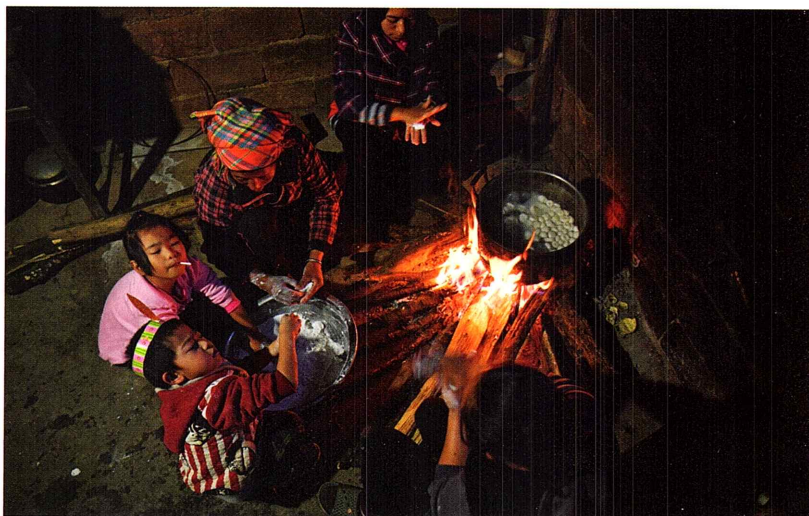
昂玛突：哈尼族最盛大的节日

这是一年中村寨里最忙碌、最隆重的

在哈尼族人看来，火是家庭的生命，只要火塘不熄灭，生活就有希望，所以必须保护火种长久不熄。哈尼族每家都有数个不同的火塘，火塘的火不仅要烟火不断，而且每个火塘的用处也不能弄混。

在哈尼族人的心灵深处，火塘与祖先、寨神林“昂玛阿波”都是神圣不可亵渎的。每逢节庆祭祀祖先时，各户都要用米饭、肉食和酒专门祭祀火塘。他们认为，家族的兴旺、族人的平安、生活的殷实与火种休戚相关，任何人都不准对火塘有任何不敬的行为。

现在，许多哈尼族人家中有电饭煲、电炒锅，但他们还是喜欢用火塘煮饭炒



哈尼人家的火塘

哈尼族创造的梯田—森林—水系—村寨“四素同构”生态系统，都与森林密不可分，必须顶礼膜拜。“昂玛突”三天的祭祀活动，一切都是在不同级别的“摩批”和“咪谷”的主持下，按照传统古老而原始的方式进行。每天的仪式完成后，族人们集中在一起兴高采烈地饮酒聚餐，沉浸在人神共乐的欢快之中。



一天。

晨雾还未散去，村里的碓房中就响起了舂糯米粑粑的“咚咚”声，这是祭祀中要用到的重要祭品。在这天共要举行三场祭祀：上午各家在自家的堂屋里祭献祖先；正午时分，村子里的男子们随着“咪谷”（昂玛突仪式的主祭者）去村寨上方的寨神林里祭祀地神咪松；下午则要举行最盛大的祭祀寨神昂玛的仪式。祭祀结束后，一场盛大的长街宴开始了，众人围坐长桌，享受着寨神赐予的福气，觥筹交错、其乐融融。

这是一场“昂玛突”仪式的片段。“昂玛突”是哈尼语，意为祭寨神，汉语称为“九祭献”，在云南的哈尼族以及境外的支系中，“昂玛突”都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标志性节日，一般在农历正月前后举行，为期3—7天。祭典期间，天上、地下、水里，所有哈尼族人信奉的鬼神都得到了祭祀。

元江浦贵村的“昂玛突”仪式尤有代表性，这里位于元江、红河、墨江结合部，大山环抱，交通极为不便，自古就是哈尼族聚居区。正是这种极端封闭的地理环境，使得古老的仪式得以系统地传承下来。

“昂玛突”通过庄严神圣的祭祀，企盼与大自然和睦相生。同时还向族人传播宗教文化、生殖文化、生产技能，把重要的农事活动演变成节日，是哈尼族别具特色的民俗活动。

梯田里“长”出来的棕扇舞

哈尼族棕扇舞是元江县最具特色和代表性的传统民间舞蹈之一，是根植于哈尼梯田文化的一种民族艺术。

棕树是哈尼山寨常见的树种，将棕树的棕叶剪成扇形就制成了土



生土长的道具。舞蹈中，女舞者双手持棕扇，男舞者双手持白毛巾，队形一般保持圆圈或半圆圈，动作轻盈柔和，多用脚部颤动，上身前倾后仰，起伏开胯，大臂小臂甩转，呈现出轻松自如、朴拙厚重的感觉，独特优美。

有专家认为，这种舞蹈的起源与狩猎采集生活和祭祀活动有关；也有专家认为，棕扇舞起源于哈尼族先民迁徙和梯田农耕稻作，是哈尼族先民在劳动生产和社

会生活中不断创作和延伸的文化积淀。目前，棕扇舞已经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莫搓搓：通达生死观引导的狂欢

在哈尼祖先看来，人死是正常的，活着的人就该快乐地活着。送走亡人之日，也就是创造新生命的开始。基于这种观念，一曲哀伤的挽歌演变成一个民族的集体狂欢。

“莫搓搓”为哈尼语，意即为死亡的老人跳舞。这既是一种舞蹈，也是哈尼族人特有的葬俗。当老者的生命结束时，莫搓搓，一场最隆重、最特别的葬礼即将要举行。

这是棕扇舞中独具特色的两人舞姿，体质和力量相当的两人，表演的动作极具平衡度。两人背对躺身拉开比武架势，即马步，相互往对方左弓步上躺下，右手举扇，左手拖或做原地跳落或做顺时针、逆时针方向跳转360°。

在哈尼人心中，鸡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灵气，成为辟邪除魔禳灾的必备物，是吉祥安康、幸福美满的象征。而小鸡则成了人与各种鬼神交往的重要媒介。左图就是棕扇舞中舞者模仿母鸡领着小鸡觅食。





全家族乃至全寨都沉浸在热烈的氛围中，大家身着新衣前来做客，丧家的妇女甚至要着节日盛装，穿戴必须盖过客人们。每天夜晚，本村和邻村男女青年们汇聚在丧家屋旁，吹拉弹唱，歌舞不停。平常，哈尼习俗严禁青年男女在公开场合演唱情歌。但此时，各种禁忌都被推翻，青年男女的欢爱是莫搓搓上最醒目的细节。它显然是一个暗示，暗示死亡所唤起的渴望——对于孕育新生命的渴望。生命的逝去只能由新生来补足，而一个人对于全民族最后所尽的一项义务，便是用他的死亡，对全族人作一次关于繁衍、新生的警示和提醒。

这场狂欢性的丧礼背后，展示出一种

今天，棕扇舞已经淡化了最初的祭祀功能，既可用于祭祀仪式又可用于节日庆典活动，即在祭祀、丧葬时歌舞，逢年过节、农事休闲时亦歌亦舞。上图中的《蚂蚁抢亲》是棕扇舞的尾声。哈尼认为蚂蚁能够提亲，人间的婚礼就是模仿蚂蚁而来。这段模仿蚂蚁的舞蹈是演员与观众共庆同乐的集体狂欢，从而将整个棕扇舞推向高潮。摄影/李卫东

让人深深陶醉、发人深省的生死观。

如果要到红河南岸的哀牢山作一次旅行，你可以暂时站在现代人的视野之外，透过古老的梯田，透过凝固的风景，透过这个民族的生活，去看看这个民族的精神，看看延续数千年的文化和信仰。也许，对于现代人，这样的旅行会是一种醍醐灌顶的体验。□



多彩民族

花腰傣

红河谷里的色彩传奇

撰文 蔡传斌

在红河流域的哀牢山河谷中，居住着古老的花腰傣。这支束着彩色腰带的傣族至今仍然较完整地保留着自己的传统文化，万物有灵的宗教信仰让他们对山林万物充满了崇敬，被荔枝树和酸角树环绕的“土掌房”中延续着古老的习俗，“赶花街”的盛会则让这支古老的民族在浪漫的气氛中繁衍生息，而别具一格的亮丽服饰使他们成为了红河谷里的彩色传奇。

哀牢山脚下，一支历史最悠久的傣族世代在红河河谷中临水而居。这支傣族的女子皆束一条色彩绚烂的腰带，因而被形象地称为“花腰傣”。

花腰傣保留着古老而传统的民俗文化，其饮食、民居、服饰、宗教等方面与外界熟知的居住在澜沧江流域的西双版纳、德宏等地区的傣族有着显著的区别。

花腰傣是哀牢山最早的居民之一

居住在中国境内红河流域的花腰傣大约有 15 万人，人口约占中国傣族人口的 13% 左右，其中以红河上游的新平、元江两个县最多，人口占红河流域傣族的一半以上。

红河流域中的傣族是最早进入哀牢山区域的民族之一，也有观点认为，花腰傣是遗留在哀牢山腹地的古滇国皇族或南诏王室后裔，因而保留了王族的华丽服饰。

在《汉书》、《水经注》中，红河被称为“濮水”，这是已知的红河最为古老的称谓，因濮人族群而得名。可以说，濮人是红河流域傣族的族源之一。

古代越人是红河流域傣族的另一个族源，这一族群最为世人所知的习俗莫过于“染齿文身”。在唐代樊绰所著的《蛮书》中记载了红河流域内的傣族情况，书中称为“茫蛮”，就有“染齿文身”的习俗。清嘉庆《临安府志》载：新平县傣族“临水而居”、“多以草药溅齿如墨”。直到今天，“染齿文身”的古老习俗在新平等地的傣族群众中、特别是中老年人中还能看到。

明清时期，红河流域内的傣族在史志上多称为“摆衣”或“摆夷”，相关生活习俗的记载大多与现代的傣族没有太大差别。

考察这一族群的历史源头，必须明确一个概念，可以引用傣族史研究专家江应梁的观点：“民族不是种族而是属于历史范畴的人们共同体，那就不能说今天的某族是古代某一时期的某一族。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任何一个族都不断和其他族发生着复杂的融合关系。”花腰傣就是这样在漫长的时光中，多个早期部族不断融合、演变而成的。

花腰盛装：穿在身上的艺术珍品

花腰傣完整保存了傣族先民的自然崇拜、祭祀、巫术、染齿、文身、服饰等原生型傣族文化。其中，女子的服饰鲜明体现了民族特色，也最具有视觉上的冲击力，其色彩之鲜艳缤纷、样式之华美秀丽、饰品之繁复雍容，的确蔚为大观。

花腰傣三个支系中，女子戴的竹编斗笠帽形状各不相同：傣雅的帽檐略翘、呈碟形，形似野生的鸡枞菌（左图）；傣洒的是色彩鲜艳、尖顶、边缘朝下的伞状蔑帽，帽檐边缘漆上两三寸宽的红漆，其他部分则全部漆成绿色（下图）；傣卡传统上使用汉族的草帽。





左上图中花腰傣姑娘手中的“秧箩”，是用精细的凤尾竹编制的小箩筐。糯米饭上一层层铺上肉、鱼、咸蛋等，用芭蕉叶包好放进秧箩里。赶摆花街，姑娘拿出秧箩饭亲手喂给心上人，小伙子若是接受，便是定情了。

左图是花腰傣的陶器制作。

按傣家人的说法，花腰傣包括傣雅、傣卡、傣洒三个支系。三个支系的服饰大体相似，花腰傣的男性服饰以黑色为主调，式样单一，而女性服饰则相对丰富多彩，她们均以彩带束腰，形成独特的“花腰”特征。

三个支系的服饰也有一些区别。傣洒的服饰多用红、绿色绸缎，腿部打白色绑腿。在色彩的搭配上，傣洒多用红、绿、黑等颜色，而傣雅、傣卡则以黑、红色调为主。漠沙傣雅的女子服饰是花腰傣服饰

中最有魅力的一款。她们头戴边缘翘起的笠帽——鸡枞帽，腰挎别致的小秧箩，短褂、长袖两件上衣和谐搭配，加之从领到胸镶满的银饰和各色布条镶边的手袖，整个上装仿佛是一件艳而不俗的艺术品。而下身着装更加别致，如彩虹般艳丽的层层裙摆微微上挺，把少女婀娜的身姿完美地呈现了出来。

花腰傣的女子服饰分为童装、盛装、成年装和老年装。童装讲求方便，没有银饰。盛装则是在赶集、节庆、婚丧等活动时穿，主要由头饰、衣、裙三部分组成，上面镶有大量的银泡等饰品。在成年出嫁之后，女子的服饰和头饰上便缺少了银饰，人们也以此来分辨姑娘是否已婚。老年装主要以黑色为主，简洁、朴素。

要做出“盛装”这种精美的服饰，需要花费花腰傣妇女大量的时间。从纺纱、织布、染布、织锦到挑花、缝衣，制作工序十分繁复。一套完整的花腰傣服饰，往往可以看出制作者或穿戴者勤劳、聪明、手巧的程度。一套“盛装”做下来通常需要一至三年的时间，因此价格十分昂贵。



花腰傣服饰



花腰傣服饰

花腰傣服饰是傣族对自然界美的认识反映。哀牢山的自然条件四季常春，溪水常流。花腰服饰以自织自染的藏青色的面料，点缀上雪亮的银饰和彩色的织锦，三种对立的颜色融合在一起，既与自然色彩和谐一致，又反映出深沉、热情、直爽的民族性格。花腰傣服饰的花腰带像一条美丽的彩虹，寄托着古老农耕民族对丰衣足食、和平祥和、美好生活的憧憬。

祭竜

在今天的花腰傣中，传统的原始宗教的主要活动仍然保留着，但主要是对自然的祭祀活动。这反映在每年仍然要进行两次大的祭竜活动。

原生态文化崇拜敬重自然力量

与其他地区的傣族相比，花腰傣没有受到南传上部座佛教文化影响，信奉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崇拜，是原生态文化特征最鲜明的体现。

在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戛洒镇，有着众多花腰傣古村落。旖旎的自然风光、浓郁的历史人文、淳朴的民族风情在这一区域完整呈现，处处透着神秘而迷人的风采。

每年农历二月第一个属牛日，是早稻返青、需要用水的时节，戛洒镇曼李村的傣洒人便开始祭竜树，祈求天降祥云，雨水丰沛，五谷丰登。

竜，在傣语中音“long”，意思为森林。傣族有这样一句祖训：“有林才有水，有水才有田，有田才有粮，有粮才有人。”他们认为：森林是父亲，大地是母亲，天地间谷子至高无上。因此，在建造村寨时，要先在水源丰富的地方选一片高大的森林，作为寨和勐的保护神——“寨神”和“勐神”的

居住场地，称为“竜曼竜勐”，即“寨神林”、“勐神林”（即竜林），之后才在周边平坦的地方建造村寨。

祭竜树仪式之中，盛装的白马（女巫师）在竜树下吟诵，感谢鬼神一年来的护佑，祈求保佑全寨的平安和丰收，糯米饭、烟筒、酒水、鸡肉、猪头等供品将供奉给竜树神。仪式之后，女孩、男孩们都会打扮一新，赶赴傣洒人最浪漫的节日——与情人相会花街。

有意思的是，祭竜与赶花街在同一天，这让祭竜这个庄严的节日以喜庆和浪漫收场。两个节日放在一起，学者们认为这寄托的是古老农耕民族的两大渴望——农业的丰收与种族的繁衍。□







人与自然的色彩和谐之美

花腰傣服饰色彩热烈奔放，是傣族中一个特殊的群体。花腰傣姑娘的服饰那独特的色彩造型给人以强烈的视觉美感。青布黑麻、五色缨穗、雪亮银泡、绚丽条纹……层层叠叠、古朴典雅、华而不俗，令人为之心醉。在哀牢山深绿浅绿之中，她们是一抹光芒熠熠的斑斓华彩。

摄影 / 张本聪

温润之城的山水传奇

撰文

蔡传斌

摄影

张本聪 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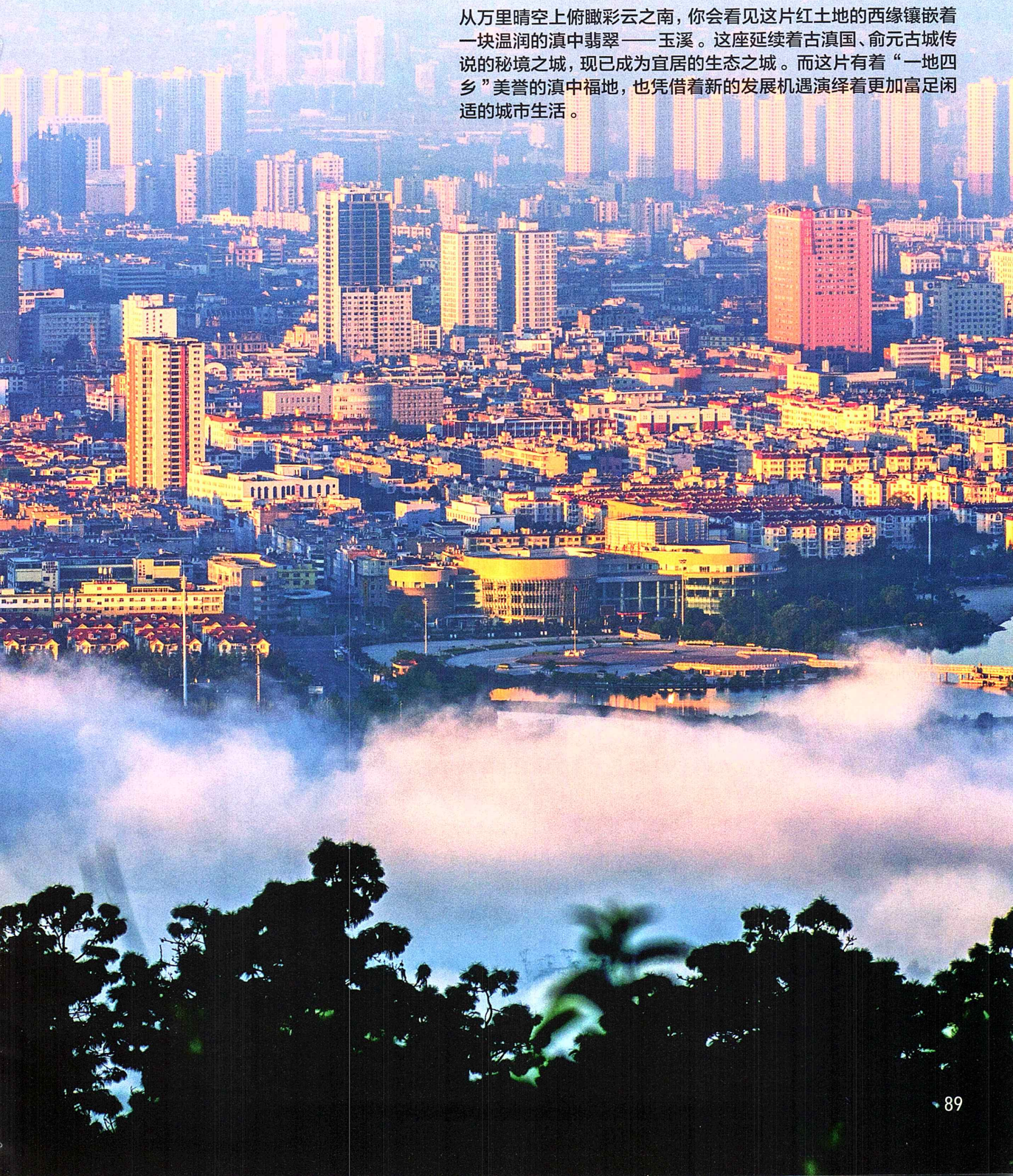
白云浮动的现代化新城

位于玉溪坝子中的抚仙湖附近区域，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温润宜人，日照和无霜期都很长，拥有星罗棋布的湖泊和发达的水系，自古就是人类繁衍生息的“宝地”。云雾缭绕之中，现代化城市里的一栋栋高楼被朝阳镀上了金色光芒。



城市掠影

从万里晴空上俯瞰彩云之南，你会看见这片红土地的西缘镶嵌着一块温润的滇中翡翠——玉溪。这座延续着古滇国、俞元古城传说的秘境之城，现已成为宜居的生态之城。而这片有着“一地四乡”美誉的滇中福地，也凭借着新的发展机遇演绎着更加富足闲适的城市生活。





山水之间的城市地理格局

在玉溪市的版图上，你的目光掠过抚仙湖、星云湖、杞麓湖，往西看，就落到了中心城区红塔区。红塔区是玉溪市委、市政府的所在地，全区土地面积共 1004 平方公里，地形为断陷盆地。这种小型盆地在中国西南地区俗称“坝子”，在多山的云南高原，坝子是最富庶的区域。红塔区四周为高山，高山之间 500 亩以上的大小坝子达 15 个，其中最大的是面积为 136 平方公里的玉溪坝子。玉溪坝子呈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棱形”，坝子的海拔在 1610 米至 1700 米之间。

“三湖”地区与玉溪坝子之间，横亘着一条在云南的地理上并不起眼，甚至在谷歌地图上都无法辨识清楚的山脉：夹雄山—祭天山山脉。这条山脉位于通海县、江川区、红塔区三县区交界处，南连通海境内之群山。夹雄山—祭天山山脉山势巍峨，总体呈东西走向。夹雄山西与

红塔区灵照山相连，延绵向东，连接祭天山，至江川区雄关乡政府西与其中部的老尖山相连，森林覆盖率较高。

夹雄山山脉是玉溪坝子与三湖地区的分水岭，山脉中向东流的河流大多汇入星云湖。星云湖位于江川坝子内，古称“星海”、“利水”，当地人也称“浪广海”、“江川海”。它通过一条长 5 米、宽 15 米至 20 米的人工隔河与我国第二深水湖泊——抚仙湖相连。抚仙湖和星云湖因流水相通、命运相连而被称为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中的“双子星座”。连接抚仙湖和星云湖的这条人工河是星云湖历史上唯一的出水口。巧合的是，抚仙湖也只有一个出水口，即位于湖东岸的海口河，抚仙湖湖水通过海口河注入南盘江。

夹雄山山脉中向西流的河流最终汇入玉溪大河。《大明一统志》称玉溪大河为“大溪”，认为它发源于夹雄山山脉，流经当时澄江府新兴州城的东北方，又有罗磨、奇梨两条溪水注入，而后流过今天玉溪市峨山彝族自治县，最后汇入曲江。

上图：玉溪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 18 摄氏度左右，四季如春，常年鲜花盛开、绿树葱郁。城市中的山丘上，满树繁花、妩媚明艳。



2008年，玉溪成功实施了抚仙湖—星云湖出流改道工程，使千百年来从星云湖注入抚仙湖的水开始倒流，成功实现保护抚仙湖、治理星云湖、改善流域灌溉条件、提供城市用水等多重目标，为我国湖泊治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思路。出流改道的引水经过人工湿地净化后，在出水口形成了高13米、长276米的人工大瀑布，水花跌宕、蔚为壮观。



曲江则在玉溪市华宁县盘溪镇三江口注入南盘江。《景泰云南图经志书》也称玉溪大河为“大溪”，有趣的是书中记载了这条“大溪”之上一座不复存在的“玉溪桥”。书上说：“（桥）所跨之溪，其水紫带，苍碧如玉，因此名桥。”从目前

已知史料来看，玉溪之名最早应始于此。不过，以“玉溪”命名一座城市却要晚得多，大约是民国6年（1917年）的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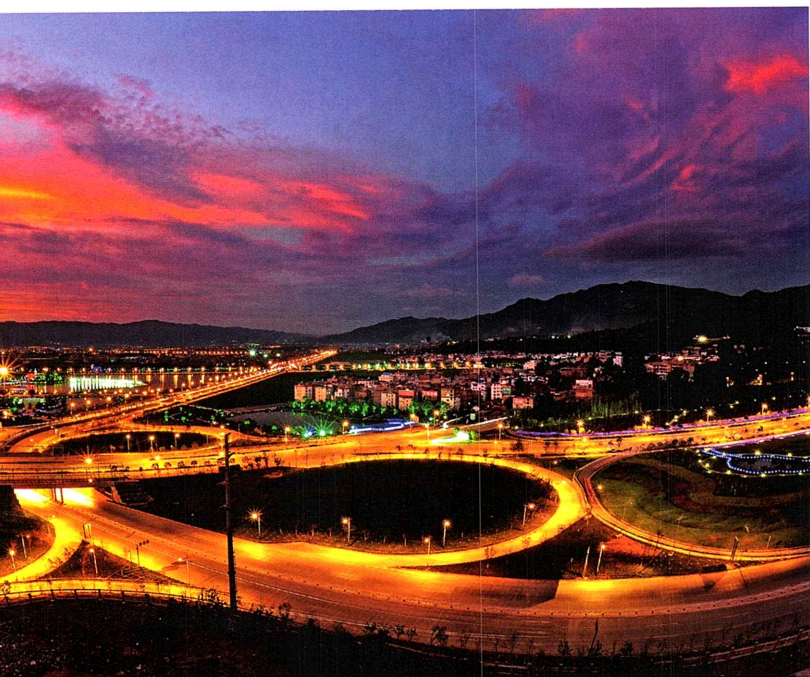
玉溪大河：碧玉清溪古今流

新中国成立前后，玉溪坝子的老百姓对玉溪大河可谓“爱恨有加”。它既是玉溪人的“母亲河”，玉溪坝子的万亩良田依赖玉溪大河的灌溉、滋养；同时它又是一条喜怒无常的害河，时而无水可供，时而洪水袭来，冲毁河堤，淹没村庄和田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玉溪大河的上游，距市区2.5公里的地方，一座为玉溪坝子提供灌溉用水，为玉溪城区提供饮用水的大型水库——东风水库建成了。随着玉溪城市规模的扩大、市民人口的增加，东风水库已经无法满足玉溪人的供水需求，玉溪大河也因缺少活水之源而变成了狭窄的沟渠。

面对如此复杂、严峻的形势，相关专家经过反复调查、研究、论证之后，于2003年底启动了两湖出流改道工程。经过4年多的建设，清澈透明的抚仙湖水倒流入星云湖，再经江川区与红塔区之间的通道引向玉溪中心城区，最终流入玉溪大河，形成了“三水归一”的奇观。这项“出流改道”工程是云南治理保护九大高原湖泊的重大工程，是抢救抚仙湖、星云湖的千秋工程，同时也是玉溪市委、市政府建设生态城市的重点工程。

霞光与灯光交映下的 城市路网

绯红的霞光与初亮的街灯在日落黄昏时燃亮了每一户玉溪市民回家的路。各级公路、桥梁和铁路连接着玉溪市的区县与四方州市，运输着丰厚的物资，也繁育出了现代化的都市和充满活力的地方经济。





甘棠箐旧石器遗址出土的木制品

云南江川甘棠箐旧石器遗址是云南省继元谋人遗址之后，发现的又一处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旷野遗址。这里最为重要的发现是用火遗迹和木制品，其中出土的木制品实物距今约一百万年，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木制品。

抚仙湖倒流之水改变了玉溪旧有的面貌，在玉溪市北面，一座宽 276 米、高 13 米极为壮观的人工瀑布出现在世人面前。这就是出流改道工程的出水口，清清湖水从这里进入玉溪坝子。湖水流过的地方，散布着草地、鲜花、绿树、琴声和欢歌笑语。这个占地 650 亩的两湖大瀑布公园是市民休闲、运动、娱乐的好去处。抚仙湖水继续流淌，在聂耳山下的草地、沙滩、树木间汇成了美丽的玉湖，湖畔就是聂耳文化广场。抚仙湖水流出玉湖，玉溪大河就有了一个活水源头，玉溪大河两岸还种下了成片的银杏树、柿子树，河上建起了兰溪桥，喜鹊、八哥、白鹭等消失多年的鸟类又重新回到了玉溪城的上空……

我国旧石器时代木器研究的空白，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木制品。遗址里发现了基本原样保存的用火遗迹，似篝火遗存，考古工作者称它为云南人最早的“火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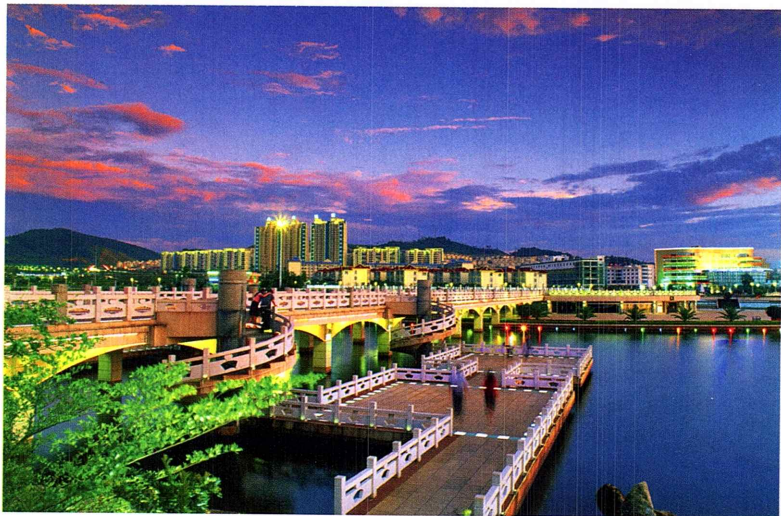
江川甘棠箐旧石器遗址是云南省继元谋人遗址之后发现的又一个非常重要的旧石器早期旷野遗址。遗址的发现、发掘和研究，为东亚地区古人类本地起源的学说提供了新的佐证，再次证明了滇中高原是人类起源的关键区域。

20 世纪 70 年代和 90 年代，在对江川区星云湖北岸的李家山古滇国青铜墓地进行过两次发掘后，专家推断玉溪的“三湖”地区可能曾是古滇国的统治中心。在庄蹻入滇，建立滇国以前，这块土地上已经孕育了成熟、发达的青铜文明。滇王很可

文脉绵长：时光中的玉溪记忆

2016 年，江川县撤县设区，玉溪一市辖两区，越过夹雄山脉，城区扩展到了高原湖泊区。而追溯玉溪的历史沿革，也得从这高原水乡说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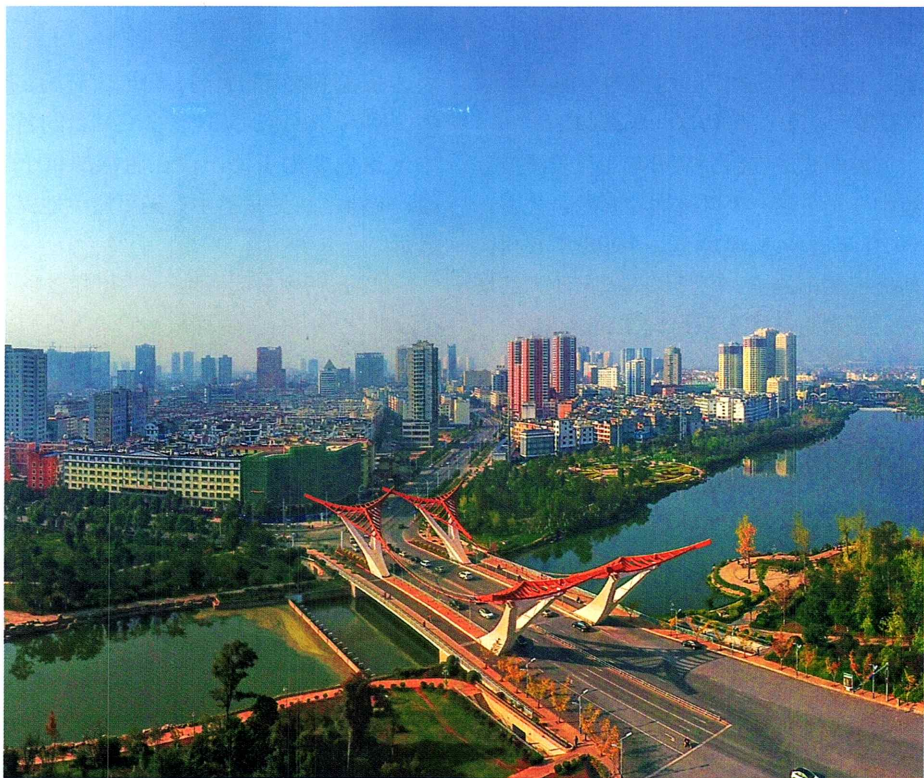
随着玉溪三湖（抚仙湖、星云湖、杞麓湖）地区考古工作的推进，旧石器时代玉溪古人类的神秘面纱也逐渐被揭开。2016 年 5 月，江川甘棠箐旧石器遗址入选“2015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专家在这个遗址中发现了 100 万年前古人类使用过的木制品——木矛，填补了



玉溪大河玉龙桥

玉溪，由于有一条穿城而过的玉溪大河而得名。玉溪大河“形似玉带，溪水清澈如碧玉”，河道中潺潺流淌的正是抚仙湖清澈的湖水。作为玉溪人民的母亲河，玉溪大河现在既是城市防御洪水的水利工程，同时也为中心城区生态治理提供了丰沛的水流。

摄影 / 郭建林



能最早在抚仙湖、星云湖一带建国，随后才向滇池周边发展。西汉统治延伸到云南后，滇王势力衰落，又退回星云湖沿岸，直至最终消亡。

公元前109年，汉武帝派兵平夜郎并设牂牁郡。夜郎降滇王后，设益州郡，这是中央政府在云南腹地设置郡县制实施管辖的开始。玉溪市在西汉王朝版图上分属益州、牂牁两个不同的郡，其中的澄江县、江川区、红塔区属于益州郡俞元县管辖。但郡县制在分裂、对峙的东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摇摆，这期间强大的爨氏部族开始在滇中、滇东地区崛起。据清道光《澄江府志·沿革》记载：今天的澄江、江川、红塔区等地，“梁为南宁州郡地，为爨瓚据”。不仅滇中，当时南中（云南大部，川黔一部）地区也都在爨氏统治之下，西汉起设立的郡县制，在南朝梁时，已经名存实亡。梁代以后，俞元县的名字就不再被史书记载，因为在中央政府看来，这些地区都已经“没于蛮”。

爨氏滇中霸主的地位在隋文帝时代终结，并分裂为东爨和西爨。此时，云

南又回到了中央政府的掌控之中，不过，“两爨”依旧有很强的实力。到了唐代初年，玉溪境内州县继续延用西汉以来的羁縻制。道光《澄江府志》上说唐朝在滇中地区“部落别置州郡，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号羁縻”。

唐朝期间，南诏在唐王朝的帮助下统一了六诏，并在玉溪的澄江、江川等地设河阳郡，在今红塔区设温富州。南诏灭亡后，通海节度使段思平从杞麓湖南岸走上了历史舞台，他于937年建立大理国。段思平对三十七部蛮心存感激，建国后对这些部落的贵族给予封赏，对其民众给予免除徭役的待遇，大理政权也因此受到这些部族长期拥护。

大理国被忽必烈统兵灭亡，元朝的行省制就此扎根在了云南。云南全省共设三十七路，在玉溪市境内的有临安路、元江路、澄江路。元亡明兴，取元朝行省制而代之的是云南布政使司，玉溪境内的各县区分属云南府、临安府、元江军民府、澄江府，其中今天的澄江县、江川区、红塔区属于澄江府。清代则基本沿用明代旧

聂耳音乐广场

聂耳音乐广场为纪念伟大人民音乐家、国歌曲作者聂耳而建立，由一湖、两线、一桥、四区组成。广场山顶立有聂耳演奏小提琴的铜像，园中的玉湖景色优美，两岸绿树成荫，各种水生植物遍布，迎宾桥横跨玉湖之上，连接两岸美景。



制。1917年，休纳县更名为玉溪县。以“玉溪”名城，可从这一年算起。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1月玉溪成立滇中专员公署，3月改称玉溪专员公署，1970年改称玉溪地区。1998年6日，地级玉溪市成立，原县级玉溪市改为红塔区。玉溪进入了日新月异的新时代。

宜居宜商：飞速发展的滇中福地

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古滇国最早的城镇，大理国么些蛮部族……这些古老神秘的历史汇集成了“高原水乡”迷人风光背后的文化特质。根植于明代屯田制度的花灯正是玉溪“土著文化”的代表，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花灯也是玉溪人剪不断的乡愁。

早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就开始广泛种植烟草的玉溪曾因其所生产的色泽金黄、芳香扑鼻的“大金圆”烟叶而声名远播。但真正为云南烟草赢得荣誉、带来经济利益的是红遍全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玉溪名牌香烟“红塔山”。

而位于玉溪老城北门街3号的聂耳祖宅是玉溪这座城市人杰地灵的确证。今天，聂耳与玉溪城的关系被玉溪人自豪地

表达在这座城市的街道、公园、广场、雕塑、剧院、书店、院校、公交站台的名字中。这也使得玉溪市民在生活的每个场景、城市的每处角落中都无可避免地提及聂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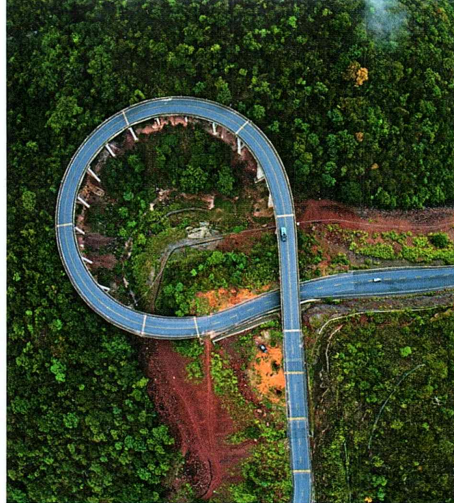
如今，“生命起源地”、“花灯之乡”、“云烟之乡”、“聂耳故乡”、“高原水乡”的美誉已成为新时代玉溪最有辨识度的个性化名片，它既是一种资源禀赋，也是一种文化软实力。除此之外，玉溪在区位、产业、基础、生态上都具有较好的优势。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玉溪将充分发挥玉溪国际大通道的优势，它北上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下通过泛亚铁路东线和中线、昆曼国际大通道、昆河高速公路连接海上丝绸之路，并可以同时从陆上沟通东南亚、南亚，通过中东连接欧洲、非洲。由此看来，玉溪完全可以肩负起“重要陆路通道关键点”的角色和作用。

近年来，按照“五纵两横七联”的高速公路网布局，玉溪正加快建设滇中环线高速弥勒—玉溪、玉溪—楚雄、武定—易门段，着力构建以晋宁—红塔、澄江—江川、江川—通海、大开门—夏洒、元江—蔓耗为骨架的高速公路网，加快推进玉磨铁路建设，全力做好昆玉铁路电气化扩能改造后续工作。



绿意簇拥高速路

从高空俯瞰，新三江高速公路上黑色的转弯道路在绿色大地上形成了圆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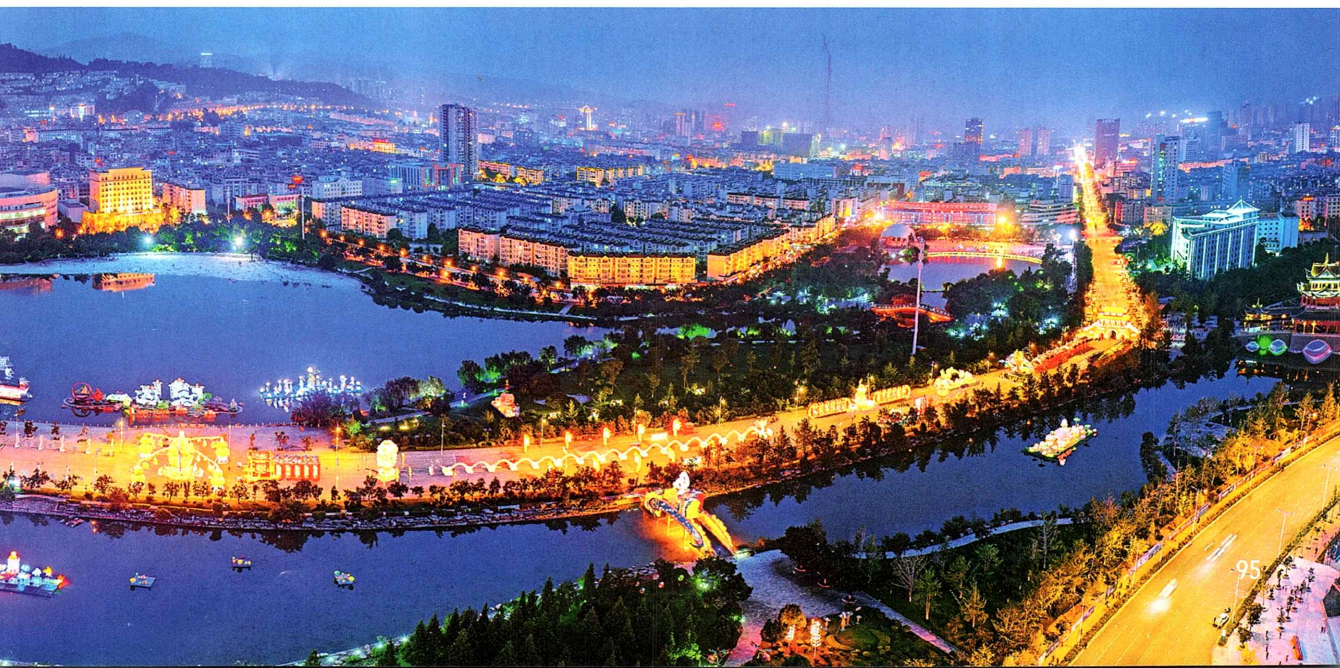


历史上，南方丝绸之路的主干线、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连接线的“步头路”就曾经穿越滇中的高原水乡。它起于四川宜宾，止于越南河内，并延伸至红河出海口。这条古道让滇中，特别是玉溪三湖地区成为云南上千年的历史中最为富庶的地区之一。

21 世纪，有“铁丝绸之路”之称的贯通欧亚的、泛亚铁路开始建设。泛亚欧铁路分为中、东两条线路，其东线玉蒙铁路、蒙河铁路已经建成通车，其中线经昆明与中南半岛相接，中线中国境内玉溪至磨憨的“玉磨铁路”，老挝境内磨丁至万象的“中老铁路”已经全线开工，泰国境内的“中泰铁路”（北部口岸廊开府，到首都曼谷及东部工业重镇罗勇府）也在 2017 年底动工。一旦中线三段铁路建成，

相连相通，昆明到曼谷就可以实现铁路直达。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地处祖国滇中高原水乡的玉溪也将迎来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无论你是初次到玉溪还是再次前往，都不要因为浮光掠影式的游玩而错过了这片秘境之城的安闲美好。你要在玉溪小住几天，尝一尝鲜美爽口的抚仙湖抗浪鱼，嚼几颗叫人沉醉的元江槟郎，喝一碗甜白酒，再买上几包酥脆的芝麻片；你要听一听老玉溪的花灯戏，看一出关索戏，再看一支哈尼族同胞庄重神秘的棕扇舞；当斜晖晕染在城市轮廓上时，你可以在聂耳山下、玉湖之滨走走停停，细细体味这座温润秘境的悠然之美。□





兰溪桥 摄影 / 张本聪



